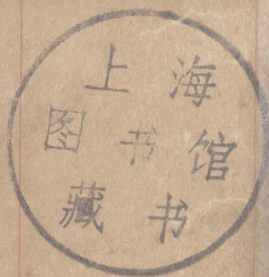


奇情小說

霜刃
珀石
血記

上海有正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443B

梟刃聖止計

(瘦鷗)

看官們在下喚做威爾福希頓。今年二十五歲英國人氏。仗着先人遺產。過這快樂日子。每年入息倒有二千磅。衣食自不必憂。然而吾也不喜歡學。那浪子行徑。涉足燈紅酒綠之場。便一口氣跑到奧克司福大學。醫孜孜向學。不久已得了個醫學士的學位。閒着沒事。往各處漫遊。了一趟。過了二年。倦遊歸來。回到倫敦。住在哀瑟克司街上。悠遊度日。只是那地方。却不甚潔淨。並且人煙寥落。青天白日。街上也幾乎沒有半個人影。比了倫敦大街上。鈿車似水。寶馬如雲的光景。真有天上人間之隔。吾住的那所屋子。一百年前。也有許多大人物。卜居其中。所以規模甚是宏大。那些天花板樓梯窗門之類。做得都很精緻。只是百年來。煙薰雨打。已弄得不成樣子。別說是英雄丰采。無從回溯。便是這一窗一門也。都有今昔之感。真教人無限低徊。咧如今吾便住在這第二層樓上一間房中。裏邊器具都全。大約是半世紀前的古物。尙堪勉強應用。吾也落得省一注錢。買新東西了。這所在雖是荒涼枯寂。却有一件

非常快意的事可以抵過吾的不快意原來那第三層樓上住着吾從前書院裏的一個老同學狄克達利吾和他兩下裏十分相得真是肝膽之交看官可是吾是個活潑潑地的青年爲甚不往熱鬧去處却趕到這荒涼無味的地方來居住咳說也可憐吾實是世界上畸零之人無父無母無伯無叔無兄無弟無姊無妹無親戚無朋友那知心着意的人除了吾家二十年老僕派苟夫人外要算這位義薄雲天的素心人狄克達利君他特地揀着這清靜之地研究文學吾爲了一切都要倚賴他因此便同着他住下吾爲甚麼要倚賴此君這其間倒也有一段悲痛的小歷史在原來吾當年得了醫學士學位以後漫遊意大利天天徘徊古蹟之間古宮古廟到處勾留摩挲斷碑殘碣研考從前的歷史一連幾月竟生起病來差不多三個月睡倒在弗老倫司一病顛連幸虧有兩個教堂裏的女教士周旋病榻之前非常體貼吾有時發熱的當兒看了他們一色的白帽淺藍衣頓時覺得心地一清無奈吾的病一天重似一天請了兩個意大利的大醫學家來診治他們却不住的搖頭說就

是生命可保。五官中終不免要損壞一官。這是無法挽回的。咳。看官那裏知道不幸。吾竟中了他們的話。兩個閃電似的眸子漸漸模糊起來。醫士們相顧束手。吾苦苦的求他們設法。也不過用了一種棕色小玻璃管裏的藥水。注在吾眼中。隔了幾天毫無效驗。後來來了一個羅馬著名的眼科醫生。那時吾但能隱約瞧見他的面龐。好似霧裏看花一般。他看了看吾兩眼。便連說難了。難了。兩來復後。吾從床上起來。可憐已成了一個盲人。青年幸福早已剝奪無餘。從此春花秋月山光水色都沒有。吾玩賞的分兒了。那時吾瞎了兩眼。孤苦無依。作客他鄉。終非久長之計。虧得那老友狄克達利君。已得了吾不幸的消息。慌忙趕到第老倫司來。帶吾回倫敦去。只是路上一切好風景都已付諸不見。天天在這黑暗之中。便是血紅的太陽照在吾眼前。也只算得一片深紅色的光罷了。不道吾雖不能見物。那眼兒的樣兒並沒改變。吾那老友說。吾雙眸仍和往時一模一樣。人家見了誰也知道是個瞎子呢。到得倫敦。就住在哀瑟克司街老屋之中。閉着兩眼。度這無聊的光陰。直是等死而已。看官。

你們明眼人真是無上的幸福沒事時高臥北窗看那許多離奇幻怪的小說好做一個消遣之法或是裘馬翩翩閑遊陌上好看那許多如花如玉的美人兒雖不能一親癡澤也自魂銷真個更有許多搨之不盡的天然風景儘你飽看可憐和吾們瞎子都沒緣分何等的寂寞何等的淒涼看官們若是把眼兒閉他五分鐘便知道瞎子的苦了幸而吾那老友竭力慰吾有暇時每來同吾談心把吾房裏的陳飾每天的新聞細細說來使吾快心但是他有時出去了有時在樓上研究他的文學吾獨擁斗室真好似老僧參禪只默數着時鐘的的之聲以自排遣好容易一點鐘一點鐘的捱過去到了後來吾纔想出一個方法來請拉姆培司盲人學校裏的一個教員用着凸字的書天天來教吾吾起初甚是乏味吾一個大學畢業生如今却暗中摸索學那小孩子讀這廿六個字母有甚麼趣味呢轉念一想這倒也是個消磨光陰的方法便忍耐着一心去學不久已能慢慢兒的讀書并且還能編一種精細的小籃過幾天手指越發活動了駒光飄瞥轉瞬間黑暗的冬天已漸漸過去只是吾

是個盲人。眼兒不見天日。任他八月裡明媚的秋光。和十二月。中黝黑的天容。都不干吾事。就是春日融和風景。清淑在他人。自然心曠神怡。吾只覺得一片黑幕橫在眼前罷了。有時吾也出去走走。不過人叢之中。不能安然而過。往往把狄克的臂兒當做手杖。閒步出門。呼吸清新空氣。吾們散步的地點。在惠司明司德橋和滑脫路橋之間。那幾處小花園裏。都有吾二人的足跡。狄克有時也帶吾到挨台而非平場的山惠奇俱樂部裏去用晚膳。那些部員倒都是非常和氣的人。很親熱的和吾握手。吾眼兒雖不能見聽這口吻。知道大半是文學界和美術家一流人物。用過晚膳。吾便靜靜的坐着聽他們說滑稽的話兒。講詼諧的小說。唱有趣的歌曲。心裏歡喜無量。這每夜烟香酒氣裏的片刻。實是吾後半世無聊生活中的賞心樂事。咧。吾同着狄克住在那哀瑟克司街老屋之中。已六月有餘。一天早晨。狄克到吾房裏來說。近日政府方派兵隊開赴印度西北部去平亂。吾已受每日電報館的委託。到那邊去做軍中通信員。吾一聽這消息。甚是欣慰。知道這軍中通信員一席。原是他平素

的志願。如今如願以償。自是快事。吾便說道。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喜信。你儘去就是了。狄克却放着莊嚴的聲音答道。親愛的老友。吾不能丟掉你。使你孤另另的等着。吾吾急道。吾也斷不肯聽你爲了吾一個廢人。錯過這好機會。狄克你儘管去。別顧前。瞻後的大約三個月後。吾們總能把臂了。狄克低聲道。或者不消三個月也未可知。老友。但是吾總不忍拋棄你。吾道。你儘去。你儘去。你去了。派荷夫人能夠照顧吾。況且光陰容易。三個月一瞥而過呢。狄克道。不是這般說。吾和你同處已慣了。萬萬不忍使你孤立無助。影隻形單。翹着頭一個月。一個月的老等。吾道。你儘放心。吾天天自能把讀書編籃兩件事兒消遣呢。看官。吾嘴裏雖是這樣說。心中却一百個不快。他輕輕一句話。於吾真好似當頭一個霹靂。失了他差不多。失了半條性命。他去之後。吾整日價昏昏沈沈的塊然獨處。有話也沒處去說。還有甚樂趣。然而吾斷不能爲了自己一人。敗壞人家的前程。因此吾立了一個決心。定要逼他去。狄克拗不過。吾勉強應允。三天後便離了。却林克老司往印度去了。他驪歌一唱。惹得吾滿

腔抑鬱。那幾本凸字的書已弄得厭煩。編那籃兒又編得指頭也痛了。派荷夫人見吾沒精打采。每於夜中燈光之下用着他模糊老眼讀小說給吾聽。無奈他字眼不清。很不容易領會。那書中的意義他讀得精神越高。吾聽得精神越低。幾乎要入睡鄉了。記得當初狄克未去的時候。每夜歸來必定帶著笑。喊吾道：老友老友快來聽吾說。今天俱樂部裏的新鮮新聞。如今這愉快欣悅的聲音已不能聽得了。有時沒事扶吾出去散步。他一壁走一壁喊道：吾的親愛的。留心着別跌了。如今這溫存體貼的聲音也已不聽得了。但是他待吾的情。吾總不能忘却。每一回想覺得他的溫柔敦厚。真世上少有人間難得。現在地北天南相思無極。大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之慨。盼望了好久。吾纔接到狄克一封信。千里來書如獲至寶。立刻請派荷夫人替吾讀將出來。但覺一片深情溢於詞表。咳。這也是吾威爾福希頓三生有幸。纔有這樣一個熱心的知己呢。春光易老。天氣一日熱似一日了。吾成日的在這狹窄的黑暗世界中。真個鬱伊欲死。每夜星月初上。晚風徐來。便同派荷夫人到堤上去散步。

一會。一面拿着一枝手杖。在這堆姆不爾花園和薩伏街中間的石路上。獨自行走。起初很是困難。走了十二步。便像方纔學步的小孩子。一般有搖搖欲墜之勢。不得不求派荷夫人的臂助。後來夜夜如此。稍稍純熟。這一條石路變了吾的練習場。幾來復後。不用人攙扶。已能走完這石路。遇了行人。也會不知不覺的避去。吾心裏十分滿足。想狄克一來。一定要驚異吾進步的神速呢。

第二章

倫敦八月。熱氣還未退。驕陽滿地。紅塵撲天。吾住着這哀瑟克司街老屋之中。更如處洪爐。那時印度西北依舊不靖。狄克橐筆軍中。還不能遄歸祖國。他的通信天天登在報上。處處傳誦。人人歡迎。狄克達利不久已名滿倫敦。了一天吾又出去散步。忽覺一隻手按在吾肩上。接着又是一陣笑。吾辨這笑聲。知道是老友歇特拉克弗納爾。從前曾做過優伶。歌衫舞扇。斷送年華。粉墨場上。倒也薄負。時名近來已入了山。惠奇俱樂部。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名人物。他和吾一同散步。了一會。一路上班。

荆道故談談說說甚是有興。第二夜又相逢。堤上携手同入酒家樓。喊了些威司克酒和幾樣肴饌。一陣子大嚼大嚼。洗盞對酌。夜正未央。喝過酒。又吸雪茄。吞雲吐霧。了一會。然後分手。狄克行後。算來只有此君能慰吾的寂寞而已。八月將盡。仍舊熱氣薰蒸。吾局處這如斗小室之中。很不耐受。便想往鄉間或海邊去避暑。一想。吾是個瞎子。雙目已盲。任是有甚麼好風景。也無從領略。鄉間海邊和這裏有甚分別。只須每夜到泰晤士河邊去吸些清氣。也是衛生之道。何必往別處去。多許多周折。因此上仍留在倫敦。不作他想。只於風清月白之夕。常同派苟夫人到泰晤士河邊的堤上徘徊。片刻有時。吾放着膽一人出去。晚風吹面。塵氛都消。無奈肉體上雖然舒服了精神。上總覺有無限的悲痛。無限的悽苦。此中所以然的道理。你們明眼人未必知道。只有吾們同病相憐的瞎子。或者知道呢。一夜是八月中旬的某夜。天氣酷熱。幾使人透不過氣來。派苟夫人略抱清恙。不能出門。八點半鐘時。吾便照常出去散步。雖在河邊。覺得呼吸也很困難。吾蹣跚獨行。把手杖點着前面一步一步的走。

去不覺已出了平日散步的地點。向那通往却林克老司火車站的路而去。起初但有一條路到了十字路口把吾迷住了。不知道吾這身子在那裏。儻然向前走。說不定要遇着意外的事。一時進退維谷。不知所措。木立街頭。想那四面的路徑。直等到聽得大鐘鏗鏘之聲。纔有些兒頭緒。知道這裏是白立奇街的一隅。向左過去是惠司明司德橋。向右過去是維多利亞街。吾想了半晌。決意向右邊走去。一會聽得賣報人喊賣報紙的聲音。知是議院街。這街上最是嘈雜。日夜的車馬奔騰。吾留心着脚下。好容易走了過去。再走上一箭多路。已是維多利亞街了。吾十分快意。想今天獨自一人。能殼走過這許多熱鬧的街市。一塵不驚。如入無人之境。可算得不是容易的事。吾心裏一高興。便只是向前走。自忖即使迷路。儘可坐一部街車回哀瑟克司街去。怕些甚麼。走了一會。早到了維多利亞火車站。記得那邊有好幾塊廣場。吾買着餘勇仍不住的望前去。不到百步。似乎在一條很幽靜的街上。四邊非常清靜。並無車輪馬蹄之聲。吾想這纔好了。好安安穩穩走吾的路了。不道正在得意之時。

斗聽得一聲高呼。吾已重重的撞倒在地。此身已在馬足之下。頭部的左面又被那馬兒踢了一脚。兩隻瞎眼前火星亂迸。頓時失了知覺。量去了多少時候。吾並不知道。大約有好幾個鐘頭。到得蘇醒回來。彷彿聽得一陣娓娓軟語。和羅裳綵繡之聲。又聞着一種似麝非麝似蘭非蘭的香味。吾好生奇怪。不知道身在何地。但覺頭裏突突的亂跳。痛不可當。以前的一切事都想不到。來久之久之。纔記得剛纔被馬車撞倒的事。想來此地定是醫院了。但是醫院之中那裏來的陣陣香味。看護之婦也未必著羅衣羅裳。這事真叫人太惑不解。聽那細語之聲。却又聽不清楚。伸手向四面一摸。幾乎要跳將起來。原來吾身上覆的是錦衾。身下襯的是繡褥。頭兒擱着的是緞枕。四周垂着的是羅帳。再摩挲那床架也光滑無倫。好似金鍍的啊。噫。這裏那裏是醫院。不要是美人兒的香閨麼。一按頭上。縛着一方手帕。和幾條綳帶。吾雖是瞎了眼。不能瞧見。却覺得近邊有人在着。便問道。吾在那裏。到底遇了怎麼一回事。一會聽得一個很粗澁的聲音答道。你被人家撞倒了。頭部已受了傷。吾看你眼兒

的。樣。子。很。奇。怪。可。能。見。物。麼。吾。道。不。能。見。物。吾。兩。眼。已。完。全。瞎。了。那。人。好。似。很。詫。異。的。說。道。已。完。全。瞎。了。麼。所。以。你。剛。纔。遇。這。意。外。了。吾。又。問。道。吾。究。竟。在。那。裏。請。你。見。告。那。人。答。道。你。不。必。恐。懼。自。然。在。朋。友。的。家。中。決。不。難。爲。你。的。吾。道。既。是。這。樣。說。這。裏。不。是。醫。院。麼。那。人。道。並。不。是。醫。院。吾。當。初。實。是。目。擊。你。的。事。因。此。起。了。一。點。惻。隱。之。心。決。意。替。你。盡。力。那。聲。音。極。其。低。弱。好。似。故。意。造。作。的。一。般。吾。道。感。激。之。至。只。是。大。名。可。能。見。告。麼。那。人。道。何。必。問。甚。麼。姓。名。你。的。名。兒。吾。已。在。你。名。片。匣。中。看。過。是。喚。做。威。爾。福。希。頓。住。址。在。哀。瑟。克。司。街。吾。道。不。錯。那。人。又。問。道。你。雙。目。失。明。有。幾。年。了。吾。道。屈。指。已。一。年。多。了。那。人。道。現。在。你。的。頭。如。何。痛。得。好。些。麼。接。着。有。一。隻。冰。冷。的。手。來。按。吾。的。額。吾。立。刻。舉。起。手。來。握。住。那。手。那。人。却。想。竭。力。的。擺。脫。吾。只。捉。住。了。不。放。覺。得。那。手。兒。宛。如。柔。黃。十。指。甚。很。纖。小。彷彿。是。美。人。兒。的。玉。葱。上。邊。還。戴。着。幾。個。指。環。腕。上。也。有。手。釧。細。而。且。軟。似。把。金。絲。做。成。這。東。西。很。爲。奇。怪。吾。至。此。纔。恍。然。大。悟。那。人。一。定。是。個。婦。人。了。吾。又。撫。他。的。玉。臂。却。雙。雙。裸。着。又。軟。又。嫩。有。如。粉。藕。吾。

雖然瞎了雙眸不能飽看美人摘粉搓酥的玉顏就是這暗中摸索已足使吾魂銷魄落掙扎着說道令娘吾雖不能一見芳容心裏却很感謝你的仁慈沒齒不忘此恩那婦人低呼一聲疾忙縮回他的玉手說道你那時遭這意外吾確是目擊的說時那聲音直好似春鶯乍囀吾從這聲音中辨出他定是一個玉蕊瓊英般的少婦看官吾這夜所遇的事真是奇妙不可思議吃了一驚却得把臂美人也好算是平生的大韻事呢停了一會吾便問道那時吾怎樣暈去的婦人道那時你正要從路的這邊到那邊去恰恰來了一部馬車立時把你撞到你便暈了過去吾的醫生已替你看過說傷勢還不甚重只須休息休息即有復原之望你此番在馬足下邊能覈保全生命過後思量也該自賀呢吾道吾只自賀今天遇着令娘很熱心的看護吾再造之恩一輩子忘不了的婦人道這些小事算得甚麼你且好好兒的休息幾點鐘身體就能復原了一到天明吾把馬車送你回家去吾道現在天還沒有亮麼婦人道天還沒有亮正在夜中咧吾這時心中忽然思潮湓涌身上氣力全無沈沈

欲睡不一會竟入黑甜深處覺得那隻冰冷柔軟的玉手還在吾額上等到一覺醒來那婦人已不知所往似乎吾近邊並沒甚麼人却從內室中悠悠揚揚送出一陣細語聲酒杯聲和開香檳酒瓶的聲音來門兒雖關着那聲甚是分明一會又聽得一個婦人說道吾早已告訴你他是一個瞎子你若不信試把這東西放在他眼前看他退縮也不退縮便明白了接着聽得男子說話的聲音只是不清楚一剎那間裏邊又寂靜無聲只有報時鐘滴滴之聲破這岑寂這一下子直把個吾弄得滿肚子疑雲疊疊不知道他們在那裏鬧甚麼把戲呢過了半嚮那門兒輕輕的開了那纖纖玉手又來按吾的額一壁曼聲說道你睡了一會可舒服些麼吾把肘兒撐着起來答道舒服得多了吾煩擾了令娘多時甚爲抱歉請吩咐尊紀替吾喚一部馬車從此告別了婦人道你何必如此性急小住爲佳此刻身體還很軟弱那能受得起風寒況且半夜三更頗不方便吾萬萬不放你回去快再休息一會不久便天亮了吾道多謝令娘的仁慈垂憐廢人無奈吾歸心如箭萬難再作勾留不得不辜

負令娘的盛意。婦人笑道：你不住的說吾仁慈，仁慈怎麼不想報答？吾你且慢走。吾有一件小事相煩，請你俯允。吾道：小可如能爲力，自然替令娘效勞。婦人道：並不是件難事，但要求你把大名寫在吾的生日簿上。（按此簿爲英人常備之物，專記友人之生日者）算是今夜一個小小紀念事兒便完了。吾道：只是小可是個盲人，不能寫好字，請令娘見恕。婦人道：你只須簽一個名字兒，不整齊，吾並不計較的。說時把一枝象牙柄的筆，放在吾右手中，又曼聲問道：你的生日是幾月幾號？吾笑道：七月二號，便是小可入世之日。婦人答應一聲，拉吾的右手到一本簿子上，吾胡亂簽了名。他拿了簿子，從吾手裏取了筆去，隱隱聽得羅裙貼地的聲，知道那美人兒蓮步珊珊已往室內去了。吾兀坐床上，思念美人，想他語聲，這般美妙，好似音樂一般，很是悅耳。玉容也必不同凡響，定能閉月羞花。聽他那嚶嚶珠喉，大約是個芳齡二十左右的女郎呢。一會吾重又躺下，細細聽着裏邊，又隱約有唧唧噥噥的聲音，若斷若續。吾正凝神細聽，驀地裏琴聲嘹亮，響遏行雲，從內室中送將出來，似彈着一

支。音。樂。家。喬。冰。氏。的。「安。但。德。司。泌。南。士。」調。這。琴。聲。一。起。吾。不。能。再。聞。那。細。語。之。聲。停。了。回。兒。却。聽。得。一。片。大。聲。響。始。而。玻。璃。破。碎。聲。婦。人。慘。呼。聲。既。而。訇。訇。一。聲。好。似。有。重。物。倒。在。地。上。霎。時。間。琴。聲。也。劃。然。停。止。了。送。出。一。個。男。子。狂。喊。的。聲。音。來。道。怎。麼。你。把。這。小。妮。子。殺。死。了。接。着。又。是。脚。步。往。來。聲。椅。子。傾。跌。聲。夾。着。氣。噓。噓。的。喘。息。聲。好。似。兩。個。人。在。那。裏。相。扭。的。樣。子。不。多。一。會。那。聲。音。益。發。近。了。已。進。了。吾。的。房。裏。來。只。把。吾。嚇。做。一。團。眼。前。但。有。一。片。黑。暗。一。些。兒。不。能。瞧。見。他。們。兩。人。却。打。得。個。不。亦。樂。乎。不。到。五。分。鐘。忽。聽。得。撲。刺。一。聲。又。喊。了。一。聲。啊。啣。斗。有。一。件。挺。大。的。東。西。壓。在。吾。身。上。吾。把。手。兒。一。捫。却。是。一。個。人。熱。溜。溜。的。血。染。了。吾。一。手。原。來。那。心。窩。上。早。吃。了。一。刀。了。

第三章

那。尸。體。壓。在。吾。身。上。幾。乎。使。吾。不。能。呼。吸。只。一。推。便。推。在。地。上。吾。一。骨。碌。坐。了。起。來。忽。又。聽。得。那。厚。厚。的。地。衣。上。有。很。輕。的。脚。步。聲。似。有。人。向。着。吾。走。來。那。人。又。像。是。個。

婦人因爲那腳步聲中隱隱有裙幅曳動的聲音。吾的聽神經本來極靈敏的。就是最微細的聲音也能聽得一明一白。數分鐘後那人已逼近吾了。喘息之聲依稀入耳。吾吃驚不小。想他殺了兩人還不夠。也要把吾做犧牲麼。要高聲呼救。那個舌兒却好像黏住在上齶。一時做聲不得。只覺一陣熱氣吹在吾頰上。又覺得數寸以外。有一件東西指着吾的面。知道那兇手正在那裏試吾眼兒。吾兀是一動也不動。像石人般坐着。那人試了半響。似已滿意。仍躡足悄然而去。一縷香味漸漸而遠。漸漸消散。吾恨不得立刻跳下床來。搶上去一把抓住他。轉念想吾是個盲人。手無寸鐵。怎能和他抵敵。不過白送一命。使這屋裏多一具屍體罷了。不如坐着再聽。還有甚麼聲息。沒有隔了兩分鐘。聽得按電鈕熄電燈的聲音。一會外邊又彭的一聲。那兇手已關着大門飄然去了。內外便寂然無聲。如入死鄉。除了這時鐘走動聲外。再也沒有第二個聲響。吾却依舊定神聽着。聽了好久。仍沒動靜。便翻身下床。伸着手向四邊一陣子亂摸。却摸着了那個先前倒在吾身上的人。這時他歎了一口氣。又顫

了。一。顫。纔。斷。氣。了。吾。再。把。兩。手。慢。慢。兒。的。撫。他。面。龐。覺。得。兩。頰。瘦。削。牙。床。骨。高。聳。嘴。上。留。着。兩。撇。菱。角。鬚。一。頭。柔。軟。的。頭。髮。厚。厚。的。分。在。兩。邊。身。上。穿。着。衣。服。裏。面。着。一。件。襯。衫。胸。前。有。一。個。單。飾。結。那。樣。兒。很。奇。怪。和。平。常。不。同。的。吾。便。摘。了。下。來。放。在。胸。口。袋。裏。想。將。來。於。這。死。人。身。上。的。事。或。者。有。些。頭。緒。再。探。他。外。衣。的。袋。兒。有。一。隻。銀。時。計。兩。個。金。磅。和。許。多。散。銀。但。是。並。沒。有。信。件。和。名。片。匣。之。類。一。面。袋。中。有。一。個。小。樣。的。鉛。筆。匣。吾。也。就。拿。了。一。壁。又。去。捫。他。的。心。早。已。不。跳。但。有。血。兒。混。汗。而。出。吾。檢。查。之。後。知。道。這。死。者。大。約。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少。年。吾。離。了。尸。體。又。向。着。內。室。摸。去。雖。然。兩。眼。已。瞎。也。覺。得。四。面。洞。黑。然。而。吾。們。瞎。眼。的。真。是。永。永。在。黑。暗。之。中。這。屋。裏。黑。暗。不。黑。暗。於。吾。有。甚。大。分。別。就。是。有。幾。千。百。盞。電。燈。照。耀。得。如。同。不。夜。之。城。也。不。能。瞧。見。甚。麼。呢。吾。扶。牆。摸。壁。的。過。去。很。不。容。易。器。具。狼。藉。滿。地。縱。橫。都。是。有。的。上。邊。覆。着。錦。緞。的。有。的。光。滑。異。當。鍍。著。金。的。手。指。觸。處。無。非。是。精。美。華。麗。的。東。西。吾。早。料。到。這。定。是。一。間。金。碧。輝。煌。的。大。容。堂。倫。敦。西。端。本。多。大。家。巨。闊。豪。士。貴。人。多。於。河。中。

之。鱗。遠。裏。的。主。人。或。者。也。是。其。中。之。一。未。可。知。的。吾。摸。了。多。時。纔。摸。到。了。那。通。內。室。的。門。誰。也。知。道。門。却。關。着。並。且。已。下。了。鎖。了。吾。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只。得。摸。了。回。來。一。面。想。方。纔。那。慘。呼。之。聲。分。明。是。那。個。看。護。吾。的。美。人。所。發。想。來。他。那。時。正。彈。着。洋。琴。高。唱。入。雲。兇。手。出。其。不。意。突。然。下。刀。倉。猝。不。及。抵。拒。便。倒。地。而。死。所。以。琴。聲。也。在。同。時。戛。然。而。止。那。兇。手。大。約。也。是。婦。人。走。動。時。裙。幅。之。聲。便。是。一。個。鐵。證。那。湊。在。吾。面。前。喘。息。微。微。瞧。吾。眼。兒。的。人。想。來。也。一。定。是。他。後。來。看。吾。真。個。是。瞎。子。斷。不。能。和。他。作。對。就。不。再。下。刀。鎖。了。這。內。室。的。門。取。鑰。匙。而。去。只。是。有。一。件。事。又。使。吾。疑。雲。疊。起。原。來。這。兇。手。去。時。吾。聞。着。的。一。縷。餘。香。直。和。那。時。時。把。玉。手。按。吾。額。的。美。人。兒。的。薈。澤。一。絲。無。二。美。人。兇。手。不。知。道。到。底。是。一。是。二。委。實。無。從。索。解。說。兇。手。定。是。婦。人。吾。又。不。敢。說。一。時。殺。兩。人。婦。人。未。必。有。這。膽。力。況。且。第。二。次。殺。那。男。子。時。直。把。他。推。在。吾。身。上。婦。人。也。未。必。有。這。膂。力。可。恨。吾。瞎。了。眼。不。能。飽。看。這。一。場。活。劇。此。中。奧。妙。總。參。不。破。呢。吾。想。了。好。一。會。又。伸。着。手。摸。索。這。客。堂。的。四。邊。後。邊。有。三。扇。長。窗。從。

天花板直達地板。一隅有一根石柱。上面立著一個大理石的跳舞女子半身像。這種石像。吾從前在意大利辟撒城的雕刻肆中。已數見不鮮。堂中也有幾隻玻璃面的桌子。大約裏頭陳列著古玩珍品之類。供人觀覽的。大火爐前。舖着一張虎皮。四個腳爪。還垂在四面。這許多東西。都和謀殺案沒甚關係。吾仍張著手不住的亂摸。手指却觸在一件東西上。微覺疼痛。原來是一把又狹又利。三面有鋒的刀。那刀口只薄薄的一片。作三角之形。刀尖更是銳利非常。吾手兒剛觸著。便知道是意大利中古時第老倫司城中所用的利刃。人家要害處一嬰其鋒。立刻就死。意大利人鑄刀。本是老斲輪。手到近世。越發進步。每日的新聞紙上。長篇累牘。幾乎都是謀殺案。叫人看了也咋舌呢。這刀兒的口約有九寸多長。頭尖如針。柄上纏著一種細絲。想來不是金絲。便是銀絲。吾一想這東西是禍水。袋裏已藏著那死人的鉛筆匣和他胸前的飾結。偷然再取了這個。定必惹起嫌疑。捉將官裏去。想到這裏。便丟掉了刀。再一路摸去。却又摸著了一扇門。這門並不下鎖。開出去即是街上。就把門開了。立

在那邊聽了一會了無一絲聲息。直是一個萬籟俱寂的境界。吾咳了一聲嗽也。沒動靜。只聽得吾的回聲。知道這客堂着實不小。吾一心想離開這殺人之地。愈速愈妙。不再勾留。只是手中沒有手杖。怎能行路。四邊一摸摸得了一柄雨傘。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拿了就走。心裡猛可的起了兩個主意思。吾出了這屋子之後。還是一脚回家去聽那謀殺案。自在發見呢。還是告個奮勇。把吾今夜所聞的一古腦兒去報告那警察署中人。這兩個主意交鬥胸中。兔起鶻落了。好幾分鐘。到末後第二個主意戰勝了。打定主意。走出門來。輕輕的把那門關了。從五級很闊的石階上。走將下去。手兒向前一摸。却圍着一帶鐵闌干。一個很大的石門樓。聳立門前。吾出了鐵闌。向左邊走去。走過了一條小路。又到一條長街上。雖不是四通八達的大路。却也其直如矢。走了一刻多鐘。並未遇看甚麼人。但聽得遠遠地。犬吠之聲。聲似豹。又斷斷續續。有街車。轆轤的聲音。吾信步向前。不覺到了一條曲曲折折的小街上。轉了幾個灣。知道已是倫敦的一條大街了。吾停着脚。側耳四聽。覺得空氣清新。長天似

將破曉。隱隱聽得脚步橐橐之聲。很像是巡夜的警察。吾元是把手杖敲着近邊的鐵闌。急急向那邊奔去。數分鐘後。已追着了那人。吾高聲問道。請見告你是不是警察。那人答道。吾便是警察。你豈是不能瞧見吾麼。吾道。不幸吾是個瞎子。一切都不能瞧見。吾此刻在甚麼地方。那人道。在博物院的外邊。吾大驚道。可是英國博物院麼。那人道。不是這裏。是南開新頓博物院。你要往那裏去。吾道。吾要告訴你一件事。兒。那人道。甚麼事。吾道。吾剛纔遇了一場大慘劇。兩個人都被人殺死了。那人欣然道。殺死了兩人。這命案在那裏發生的。吾道。在一間大廈裏說時。心裏不覺楞了一楞。想吾出來時。原是信步亂走。沒有一定的方向。那屋子在那裏。早已忘記得乾乾淨淨。連那街也模糊了。怎能再回到那邊去。一會那警察說道。但是這裏是個熱鬧所在。兇徒都不敢狡焉。思逞。因此數年來。從無謀殺案發現。簡直是黃金時代。安樂世界。連一滴血都不經見呢。咦。你衣上怎麼也染了許多血淋淋漓漓的。如今先把那事兒告吾。那屋子到底在那裏。吾道。這個吾却不知道。你看吾原是一個瞎子。百

物。都。不。能。見。連。那。屋。子。的。外。觀。也。不。會。分。明。若。要。叫。吾。回。到。那。邊。去。直。比。登。天。還。難。呢。警。察。道。這。慘。劇。開。幕。之。時。你。既。在。場。那。屋。子。在。甚。麼。所。在。諒。來。總。有。些。兒。記。得。看。官。吾。那。地。方。真。個。一。些。兒。不。記。得。了。方。纔。急。急。的。出。來。沒。想。到。做。個。記。號。此。刻。懊。悔。也。來。不。及。那。倫。敦。西。端。像。這。樣。門。前。有。門。樓。鐵。闌。的。屋。子。衡。宇。相。望。何。止。數。千。間。要。從。那。數。千。間。中。尋。出。這。一。門。來。談。何。容。易。這。件。事。恐。怕。永。無。水。落。石。出。之。日。咧。吾。便。答。道。那。屋。子。在。甚。麼。地。方。吾。實。在。忘。却。了。也。是。當。時。疏。忽。了。些。不。會。做。個。記。號。這。倫。敦。街。市。縱。橫。交。錯。好。似。蛛。網。如。今。叫。吾。往。那。裏。去。尋。啊。警。察。冷。笑。道。吾。做。了。巡。夜。的。警。察。已。十。八。寒。暑。有。趣。的。事。也。不。知。聽。了。多。少。今。夜。你。所。說。的。事。吾。却。聞。所。未。聞。呢。吾。道。吾。但。知。那。屋。子。非。常。宏。大。器。具。都。極。精。良。門。前。有。鐵。闌。千。和。石。門。樓。中。央。是。客。堂。兩。面。都。有。房。間。以。外。吾。不。知。道。了。警。察。道。單。是。這。幾。句。話。那。能。助。吾。像。這。樣。的。屋。子。到。處。都。是。恐。怕。踏。遍。了。倫。敦。城。也。找。他。不。出。你。既。然。不。能。領。吾。到。那。邊。去。又。何。必。氣。噓。噓。地。趕。來。和。吾。說。吾。看。你。身。上。沾。著。血。所。以。還。有。些。兒。相。信。不。然。要。當。你。是。說。

瘋話呢。吾道吾並不是瘋子。那謀殺案確是實事。因此吾趕來求你幫助。警察道：你必須把那屋子的所在地說明。吾然後能覈去踏勘。你既說得不明不白，叫吾從何下手呢。

第四章

吾很堅定的答道：你不妨帶吾到警察署去。讓吾親自把這事陳述於警察長之前。那警察道：你既不能把那命案發生的地點說出，見警長也沒用。吾道：報告是吾的責任。檢查是你們警署的責任。各盡其責。方是社會的幸。福。那警察斗的大聲問道：你手上那裏來的創痕。吾道：這是偶然被刀割破的。警察道：甚麼刀。吾道：便是那兇手殺人的兇器。警察道：兇手的兇器怎麼在你手裏。吾道：事後吾暗中搜索在那客堂的地板上拾得的那警察聽了，嘴裏做出一種荷荷之聲，似有不信之意。吾心中也已明白他看了吾衣上的血迹，手上的創痕，少不得要起疑了一會。他纔說道：只是你的頭被誰撞破的。吾便把夜中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如何迷了路如何走。

過一條街時被馬車撞倒如何暈去失了知覺如何醒來却躺在一隻華麗的床上。有一個素不相識的婦人在旁看護說罷那警察又冷笑了一聲吾急道你不信吾的話麼請你從速帶吾見警長去別虛擲這可貴的光陰了警察道這事未免太離奇了你既說確有其事却又不能指出那起事的地點很不容易使人相信呢吾道你不信自有有人會相信的你只快些兒領吾到警察署去便了那人便沒精打采的執了吾臂兒走過這條大街又過了好幾條曲曲折折的小街走了好久那警察忽開口道先生吾看你走路不大大方便遠遠正有一部馬車在着吾們坐了去好麼吾也覺得乏力便點頭道很好很好快喚他過來吾們上了車向着書院場警察署而去吾在車中便把那事兒原原本本的和那警察說了他十分注意吾說罷便道先生這樁命案真好算得不可思議人家聽了都要不信吾做了你便……吾道你做了吾便怎麼樣警察道便把這事瞞在鼓裏不告訴人等他自在暴露吾道無奈這命案發生之時吾偏偏在場若不前來報告使死的冤沉海底良心上總覺過不去

況且吾既非兇手。又不是同黨。心頭無事。光明磊落。何必鬼崇。崇畏首。畏尾。不敢出面。警察道。你的主意。果然不差。但是吾很不以為然。總以秘密為是。吾道。照你如此說來。吾該不聲不響的去。伏在家裏聽那謀殺案。永不破露。聽那殺人犯逍遙法外。麼警察笑道。何待你說。那殺人犯早已桃之夭夭了。只是他不殺你。煞是奇怪。真所謂強盜發善心呢。那車兒飛也似的跑了好久。纔停了。原來已到警察署前。那警察扶吾下了車。走上石階。却有一陣陣的柏油氣。送進鼻觀。吾向那警察道。你的站崗處和這警察署距離很不近呢。警察道。吾夜夜走慣了。倒也不覺得十分遠。吾道。這裏就是書院場麼。警察道。正是。說着。領吾走過一條長廊。吾道。這路兒怎麼如此長。你不是帶吾到監獄裏去麼。警察道。不是。不是。偷然帶你到監獄裏去。那鐵窗下的寂寞。生涯益發使你難堪呢。一壁說。一壁已走上了兩步石階。入到一間極大的屋中。大約是警察長的辦公室了。剛到裏邊。忽聽得一片腳步聲。接着有一個很粗的聲音問道。四百六十八號。有甚麼事。警察道。長官。這裏有一位先生要報告一件。

命案不過他是個雙目失明之人。警察長道：你拽隻椅子過來。請他坐了說。那警察就拉了吾的臂。到一隻大椅子前。吾坐了下來。說道：足下就是這裏的警察長麼？警察長道：正是。今日請你把姓名住址見告。吾如言說了。只聽得筆尖察察之聲。知道已落在簿上。警察長寫罷。又道：今天吾正忙得緊。時兒很有有限。不能久伴。請你把那事從速說來。吾道：昨夜吾在一家屋中遇了一樁驚心動魄的謀殺案。兩個人都遭了毒手。警察長道：那屋子在那裏？吾道：這個吾却說不出來。因為吾是個盲人。一些兒瞧不見。甚麼連那屋子的外觀也在模糊縹緲之中。出後又忘却做個記號。足下若要叫吾領到那邊去。只得謹謝不敏。咧警察長連連說道：奇怪。奇怪。那事的實情吾兀不明白。請你從頭說來。那死的又是怎麼樣人？吾道：死的是一男一女。警察長道：兩人是老是少？吾道：他們倆都是翩翩年少。事後吾檢查那男子彷彿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少年。那警察忽然插口道：這先生已不記得那慘劇發生之地小。可是在博物院外邊遇見他的那時。他身上血還未乾。咧警察長道：他頭上也似受着傷。

吾忙說道。吾先時被馬車撞倒。馬蹄恰踢在頭上。因此受了傷。當下裏便暈了過去。不省人事。醒來却在那奇怪的巨厦之中。警察長道。你身上可失去東西。沒有吾一摸袋。並不失去甚麼。兩個半索佛林（半索佛林合十先令）和許多散銀也依舊在着。吾的指兒。斗然間觸着了那飾結和鉛筆。匣心想這兩件東西是死者之物。吾可要交給他們麼。一會又想交了出來。定要惹他們嫌疑。不如藏着一面。便回他說不會失去。甚麼接着把那事從頭至尾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警察長執了筆。一一記起。纖屑無遺。記畢便道。那一男一女。定是墜在人家穀中。竟雙雙做了刀頭之鬼也。煞是可憐。那男子身上的事。你再能告吾一二麼。吾道其餘的事。吾心裏只一片空白。但約略知道他的外貌。警察長道。吾想這第二次被殺的男子。不要就是那先前高呼。怎麼你把這小妮子殺死了的那個人麼。吾道。吾倒不曾想到。想來那高呼和被殺的。定是一人。警察長道。這是無可疑的那凶手殺了女子。恐怕這秘密洩漏出去。所以再殺他滅口。吾道。但是他。不殺吾。有甚麼意思。警察長道。這其間自有緣。

故將來吾們或能知道呢。吾道：「此番可要到蘇格蘭場連絡麼？」警察長道：「吾還未定。然而這案子必須慎重。將事詳細檢查，使罪人難逃法網。你剛纔說那時有一個婦人很熱心的看護你，他的外貌，你可知道麼？」吾道：「美人玉貌，吾也無從省識。但他穿着夜服，腕上有一副又軟又細，似把金絲做成的手釧，好像非洲婦人所帶的。那警察長怪聲怪氣的喊道：『……怎麼說？』吾聽了這聲音，十分詫異，知道那手釧上定有奇怪的事。」警察長又道：「你還有甚麼事陳述？」沒有。吾道：「沒有了。」吾所知道的已盡。於是彼此半晌無語。吾但聽得羽筆察察之聲。一會警察長又道：「先生，你可能在這報告上簽個名麼？」說時，那警察早遞過一枝筆和一張大號紙來。吾坦然簽了名。警察長很滿意的說道：「很好。此刻吾要走了。請見恕。密司羅頓願你晨安。」吾便告辭了。走將出來。那警察又領着吾走過長廊，不到十二步，吾的臂兒、腿兒、斗的被。人抱住，動彈不得。吾大吃一驚，大呼道：「你們做甚麼來？快放吾去，却不聽得有人回答。吾沒命的想擺脫，究竟氣力有限。一些兒也不濟事。不一會已被他們縛了起來。」

擁到一個地方去。吾直似小孩子一般，只聽他們擺佈。這時吾心裏也雪亮，早知已進了惡人的圈套。那警察實是倫敦市上一個積竊那冒充警察長的也非善類。吾不幸自投羅網，生命已陷入危險之域。想着憂從中來，身體冷了半截，睜大了兩眼，也不見那陷吾之人。咳，看官，吾們瞎子真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一切既付諸不見，又失却抵抗之力。走到街上，就是受了小孩子的嘲笑玩弄，也只得隱忍而去。何況墜入這許多大奸巨猾之手，惟有聽天由命，束手待斃而已。停了回兒，吾便問這是甚麼地方，却不見回答。但聽得四邊有喁喁低語之聲，彷彿還有一個婦人在那裏隔了數分鐘，斗有兩個人過來拉着吾，從一扇狹窄的小門裏走將出去。走過七高八低的地板，在一條很長的石階上漸漸下去，鼻子裏忽聞着一種潮濕霉腐之氣，好似一間屋子久閉纔開的樣子，說也奇怪，耳中却又聽得流水潺潺的聲音，續續不止。吾到此纔大悟這裏一定是泰晤士河邊了。他們打算要把吾投諸清流之中，逐波臣而去。那謀殺案與吾同沉河底，永無發覺之日。這是不問可知的。吾便拚

着命竭力的擺脫。但是他們都是力大如牛的人。早把吾向前一推。吾只覺一個天旋地轉。好似從高處骨碌碌翻將下去。剎那間沒了知覺。人事不知。不知道過了幾個鐘頭。方始如夢初醒。覺得有一隻冰冷的手在吾額上。這當兒。吾臂上的縛已經解去。便即忙抓住那手兒。誰也知道却是一隻柔軟如綿的摻摻玉手。把左手向四邊一摸。知道吾正躺在一塊學確不平的大石上。右手中只緊緊的執着那美人手。五個指兒忽然間觸着一件東西。頓使吾喊了一百個奇怪。原來是一隻又細又軟似把金絲做成的手釧。更有縷縷幽香不斷的送入鼻觀。撲人欲醉。吾雖是高臥石上。此身也幾乎化了。身下之石這冰冷的纖手。這嬌嫩的玉腕。這怪特的手釧。這奇妙的薜澤。都證實他不是別人。確是昨夜溫存體貼細膩纏綿周旋病榻前的那個美人兒呢。吾錯愕了好久。纔請他把那宵來神秘不測的事兒解釋。一個明白。那美人只長吁了兩三聲。老大的不開口。吾雖苦苦的申請他。兀是沈吟無語。好似已變做了一個啞美人。

第五章

一會吾又說道請令娘見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吾好似在五里霧中呢那美人道你且立將起來看能穀走不能說時聲音曼妙絕倫和昨夜在那怪屋中所聞的正復相同聽了使人神往吾便掙扎着立了起來倚着他玉肩已能慢慢兒走動了那美人嬌喘細細曼聲呼道多謝上帝吾尋到了你這時潮水已汨汨而來晚了半點鐘吾可愛莫能助了吾道你說些甚麼吾很不明白美人道這裏潮水漲時直能淹沒屋頂到那時吾沒法救你了吾道這裏是甚麼地方那美人默然不語了半嚮纔道說也可憐這裏直好算一個公共的墳墓葬送在此的已不止一二人呢吾道這事兒越變越幻了真叫人無從捉摸吾彷彿先前在警察署中料不到却中了人家的詭計但不知道那和吾作對的人到底是誰你可能告訴吾麼美人道吾却不能告訴你吾道令娘是不是其中之一美人道或者也是的吾道像你這樣天仙化人為甚廁身宵小之中美人道此着你不必問吾也不知所答吾道昨夜吾在那屋中

承令娘加意將護銘感之。至此刻你可要拋着吾去麼？美人道：吾並未和你說過要拋你去。吾還要請你允許一件事。咧？吾道：允許甚麼事？那美人又默然不語了。半嚮透了一口氣說道：今天你被仇家丟在此地，委實萬分危險。只消潮水一來，便葬大魚之腹。若然沒吾你除了死字以外，再也沒有第二個希望呢。吾道：這個吾也知道。吾在這裏直好似鼠子關在一個小穴之中，潮水一到，性命難逃了。美人道：這是一個確切的譬喻，只是你可肯和吾聯盟麼？吾詫異道：聯盟麼？令娘爲甚麼要和吾一個瞎子聯盟？美人道：吾也知道你聽了吾的話，一定要咄咄稱怪。然而吾曾替你薄效微勞，諒來必不深拒的。吾道：那聯盟的條約如何？那美人略停了一停，說道：共有兩條。第一條便是對於昨夜的事，你須嚴守秘密，不許輕洩。一語被警署中人知道，吾聽了這話，心裡又不免起了一重疑雲。想難道安琪兒似的娟娟，此豈當真是那一刀殺兩人的兇手麼？難道這愷惻仁慈，昨夜不時把玉手按吾額的慈善家，當真是個罪惡滔天的女殺人犯麼？不然爲甚麼要和吾聯盟要求吾嚴守秘密呢？一面便

答道。但是這謀殺案。却非同小可。一時間。竟斷送了兩人。怎麼好不使警署裏知道。那美人。決然道。這個萬萬不能。萬萬不能。使他們知道。今天吾救你。確是一片好意。因爲見你是個雙目失明之人。獨往獨來。孤苦無依。便是鐵石人見了。也該起一點慈悲心。因此不避艱險。趕到這裡來救你。出險不道。你却要把昨夜的事。報告警署。使吾陷入險地。這可不是以怨報德麼。吾道。若然。吾允許了你。保守秘密。便怎樣。美人道。這件事。如蒙俞允。吾就要提議第二事了。吾道。甚麼事。不妨明白宣示。美人道。這事。吾知道你聽了。定要躊躇半响。必不肯立時允諾。然而這事。也是必要之點。必須求你。俞允。他說時。那嚶嚶嬌音中。似有懇切之意。那玉手搭在吾臂上也。微微顫動。在這百忙中。吾心田裏。又起了一種無謂的思潮。想這位姑娘。當然是國色天香。桃腮杏靨。定足壓倒羣芳。吾這兩眼。雖不能見。那不老成的腦子裏。却早已虛擬好一幅盡善盡美的美人圖。真好。好像吾往年在第老倫司辟底宮中所見大畫家范迭克氏的瑪麗亞聖像。咧。吾沈默了好久。纔道。你的話兒。很是不分明。請你從寔見告。美

人道第二事便是要求你允許吾做你的保護人不過吾的姓名不願宣布凡有甚麼信給你信末都署着之四字你得了信只照着信上所說的做去不必探求其故自尋煩惱一切事務守秘密你可能允許麼吾躊躇着答道吾準定允許你的要求也煞是奇怪使人莫名其妙到底於吾有利益麼美人道你放心吾既做了你的保護人自然盡保護之責就是吾或有信給你你儘可如言而行斷沒有一絲和法律抵觸的吾道但是這裏大非安全之地一會便要被這滾滾怒濤捲去了想來你一片佛心腸決不忍丟着吾去呢美人道吾斷無此心況且吾也要懇求你助吾一臂之力吾道可是經濟問題美人道不是不是並不關經濟問題那黃白物吾却不少儘夠揮霍但求你依吾那兩事不要中變就是了吾道只是吾和你從未謀面今番萍水相逢怎麼貿貿然聯起盟來美人道吾自己也覺得太造次然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吾道吾既允許了你保守昨夜的秘密今天的事該告吾一二美人道請你別多問百事總以沈默爲上吾急道不論怎樣總須告訴吾剛纔那屋子裏除了

你以外還有幾人。美人顫聲道：「不知道，不知道，請你別多問。以前一切事都忘了罷。忘了便是無上的幸福。其中實情千頭萬緒，你苦苦盤問人家也沒用呢。吾把手兒按在他香肩上說道：『你可能許吾撫你的面龐？』使吾知道你的外貌麼？他聽了一陣子，吃吃的笑，猶夷不答。吾促道：『吾們既決心相示，你是老是少，自該使吾知道。否則未免太見外了。』請你快許了。吾罷，他仍是不答。那柔荑只微微顫動。吾又道：『你須可憐見，吾是個盲人，不能見你，不得不以手代目，把你的玉貌印在腦海之中。』好知道這提携吾的是怎樣一個人。末後他纔道：『好好，吾允許你了。』吾得了玉人金諾，一親薈澤歡喜無量。立時舉起雙手，輕輕的撫他那個嬌滴滴的面龐。他一動也不動的立着，宛如一個石像。那櫻唇中却時時放出笑聲來。吾手指下覺得那玉膚冰肌異常溫軟，好似天鵝絨一般。檀口纖小如櫻桃，一點下頷微銳，睫毛頗長，粉頰嬌嫩。直可吹彈得破，一頭香雲整理得甚是光澤。照他的玉容想來，大約是個芳齡二十左右的美女。郎吾手兒不住的在他面上摩挲，興致勃勃。那美人猛可裡跳在一邊。

振着珠喉大呼道。你手上怎麼染着血。吾急道。歉道。吾忘了。恕罪。恕罪。手上不潔。吾自己並未知道。美人喘着說道。你把染着血的手來撫吾的面龐。直是玷辱吾了。吾道爲甚麼是玷辱你。他默然不答。一寸芳心。却已趨趨不止。吾也緘口無言。俯首沈思。只想這美人兒。到底是兇手。不是說是兇手。像他這樣。嬰嬰宛宛的見了刀光。也要驚碎芳心。別說是自己舉起刀來殺人。說不是兇手。又何必諱莫如深。百方的籠絡。吾替他守秘密。這其間豈不可疑麼。這時吾的心往復起落。只注在這問題上。便是今天所遇的危險。也不記得了。默然相對了一會。那美人開口道。吾的外貌。你已知道了。如今可肯贊同那兩件事麼。吾道。吾雖贊同了。你但是總有些懷疑。美人道。這也不足爲異。只爲你伶仃孤苦。到處無相助之人。所以吾立意和你訂交。做你的保護人。吾道。你抱着甚麼宗旨。美人道。這個須守秘密。不能告你。吾道。你和吾聯盟。可是爲你自己的利益麼。美人道。你吾都有利益。吾昨夜在那馬車下救你。今天在這河邊救你。好算得鞠躬盡瘁了。你若不替吾守秘密。吾却要陷入危險之地。受莫。

大的苦惱。吾道日後你給了吾信。吾照了你的話兒行事。你能否包吾不遇危險。美人道：你得了信。若不披露信中的秘密。若不追究寫信的人。吾便能包你不遇險事。吾道：只是吾衣上染着血頭部受着傷。倘然朋友們盤問起來。吾可要說給他們聽。麼。美人道：你只相機行事便了。不過在警署中人前萬不能洩漏一字。你須記着。吾們兩下裏悄然無語。但聽得怒潮拍拍之聲。水已升高了兩寸。吾所處的地方本是一個地窖子。那水兒從外邊灌將進來。霎時就沒逃處了。那美人便道：來來。吾們快些兒出這可怕之地。吾木立不動。心亂如麻。美人嬌嗔道：你爲甚立着不走。豈不信吾麼。吾道：吾信你的。并沒不信你的心。美人道：吾勸你別多疑。快贊同那條約。贊同了吾們。倆都有利益。你雖是瞎了眼。生到底比死好得多呢。吾道：吾若是不贊同你的條約。你便把吾丟在這裏不成。美人道：不得不如此。吾道：這個你未免太忍心了。美人道：你須原諒。吾實是爲境遇所迫。並非出於本心。你一知道其中實情。便恍然了。吾道：吾們既握手聯盟。你的芳名想來定肯見告。美人道：不必問問也。沒用。吾道：

何必如此鄭重你的名兒不妨告吾決不使第三人知道的美人道吾喚做哀特娜吾道你的姓總不肯見告麼美人道這個實是出於萬不得已吾正在人家壓力之下呢不一會那水兒來得越發快了吾兩膝已浸在水中那美人又道你還遲疑不決做甚快些兒逃罷吾今天的要求雖然奇特將來你總有一天要感謝吾呢說時一聲長歎扶着吾向地窖的對面走去一壁顫聲道你今天允許了吾他日斷不會懊悔的一壁提起吾手來放在他又燥又熱的櫻唇上輕輕的吻了一吻

第六章

這一個吻手禮來得突兀吾好生奇怪不覺呆呆的立着不動停了一會那美人兒忽地翩然而去却聽得他在上邊說道你好好兒的等在那裏吾來了這出路很不容易吾須得助你一臂咧接着又聽得一種鏗鏘之聲好似在那裏拔鐵橛子的一般轉瞬間那美人已在吾身旁這時河裏的潮水也不住的湧將進來美人急道吾領着你走快跟吾來說着執了吾的臂走到一礫石牆之下那邊已放着一步極狹

的梯子。他又道。你便從這上邊慢慢兒的上去。留心着別跌下來。當下裏吾便提着脚。把手兒攀住了牆上一種鐵釘似的東西。一步一步的上去。那美人却在下邊將護着。只是可憐。那楊柳腰肢已浸在森森碧波之中了。他依舊很熱心的喊道。當心別撞了頭上邊。有一個小穴。恰能容你的身子。你須好好兒的留心着。脚下別墜下來呢。吾伸手向頭上一摸。果然有一個方形的小穴。便把上半身伸了出去。頃刻間吾已在一片極平的地板上。那美人兒却珊珊來遲。還未出窖。過了數分鐘。又得聽一陣鏗鏘聲。知道那地窖頂上的小門已關了。那美人也早已立在吾旁邊。好似小鳥依人。吾便問這是甚麼所在。美人怫然道。你所遇的一切事。都須秘密。任你千方盤問。吾總不答。吾們只決心相示。吾母爾詐。爾母吾虞。已足了。說罷。攙著吾走上幾步階級。又走過了兩條極長的甬道。甬道盡處。已是街市了。這裏到底是倫敦的甚麼地方。仍未分明。耳中但聽得小火輪氣笛嗚嗚之聲。和工廠裏引擎走動的聲音。大約是泰晤士河邊無疑。那美人同吾聯着臂。忽忽而行。他羅裙上水兒兀是涔涔。

而滴也置之不顧轉了幾個灣便聞車轢轢馬蕭蕭異常熱鬧知道已到大街上一會面前有鈴鐸之聲似乎來了一部馬車那美人低聲道吾們須別了你記着今天吾們聯了盟各有利益日後你接到吾甚麼信只照着信上的話兒行事不必問那信的來處第一要着別使昨夜的事被警署知道切記切記吾道吾遵命便了美人又道吾既做了保護人日後你遇了甚麼危險的事吾自來做你的將伯吾也明知你的允許實出於強迫但是這事真相萬一有暴露之日你定能原諒吾一片苦心咧吾道將來這事果真有暴露之日麼美人道也未可必只是這裏耳目衆多不是講話之地吾們的衣服最容易惹人注意吾笑道今天別後吾一輩子忘不了你神秘不測不可思議的哀特娜呢美人道吾的命運都靠在你身上也那能忘你如今吾們分手了再會再會說着伸那隻柔荑般的纖手過來握吾的手握了久久纔扶吾上車又嬌呼一聲再會已掠燕似的飄然而去吾便吩咐那馬夫向哀瑟克司街去一面把背兒靠着垂頭沈思想吾夜來所遇之事怪怪奇奇真好似做了一場春

夢往昔吾也曾聽得過倫敦市上夜半的一切奇聞慘史不道昨夜也身入其境幾乎把性命送掉胡思亂想了一會覺得身體甚是疲乏便下車到一家酒店裏去喝一杯白蘭地休息了半點多鐘然後再登車贛程半路上吾開了頂上的一扇小窗問那馬夫吾在那裏上車的馬夫道先生上車的地方是白脫西亞市埃爾白街吾又問那扶吾上車的女郎是怎樣一個人馬夫道先生那位姑娘真是個天上神仙侶但看他鵝羽般的香雲秋水般的眼波已足勾魂攝魄呢吾道他確是一個美貌的女郎麼馬夫道他的玉貌真美麗無匹小人俗眼却是第一回瞧見如此的美人兒吾聽了遂不禁喟然長歎恨鰕生福薄錯過這絕世美人不能一看芳姿豈非憾事一會吾又道請你說得再詳細些吾很要知道他到底出落得怎樣美麗呢馬夫道小人三寸之舌怎能曲曲描摹出天仙化人的玉貌來只能約略說罷了他的雙波着實可愛不愧一泓秋水四字滿頭鬢髮如雲都帶着深褐色那玉顏却好似稚子天趣盎然不過吾看他的樣兒非常奇怪吾道奇怪些甚麼馬夫道那美人兒

好似落過水立色的羅裙已被水兒濕透並且沾着許多泥那樣子很窘面上却露出愉快之色雙輔含笑百媚橫生他和你握別之後也就坐了一輛馬車隨在後面走過埃爾白橋逕向奧格萊街而去到了那邊忽地停着車和一個人講話吾道那人是誰馬夫道彷彿是個婦人只爲相去過遠瞧得不大親切一會他們已轉往乞恩路吾便瞧不見了吾道你剛纔不是說那女郎的衣服很污穢麼馬夫道一些也不錯他的衣服比你的更加污穢真合着蒙西子以不潔的一句話兒先生你回家去後也須把身上的衣服喚洗衣的洗一洗咧吾心想這人所說的話確是句句着實幸虧吾衣上的血跡不曾入他的眼兒不然論不定又要落難了吾又道你看他的外狀可像是喬裝的麼馬夫道不像不像吾可以說定他不是喬裝就是在萬人叢中也能辨出他是個女郎呢吾道那美人兒身上可有甚麼特別之點足以使人注意的麼請你說與吾聽下回倘然再遇他時不致於不相識了馬夫道先生這個小可却未留心但知他是個丰姿綽約並世無兩的美人兒吾道下回你或遇見他

還能辨出他的玉貌不能。馬夫笑道：定能辨出。要知美人一入目，便刻在腦中，永遠不容易忘却的。吾也笑道：你這樣傾倒他，別是中了色迷了。馬夫道：並非吾從來遇見了顏如舜華的美女，郎都一例讚賞，不過今天所見的要算首屈一指呢。吾道：你的名兒喚做甚麼？馬夫道：小可喚做湯姆威司脫。六萬七千四百三十二號。吾的馬車常常停在哈特派克一隅的。吾便從名片匣中取出一張名片給他道：威司脫。日後你如遇見了那美人兒，能設法探出他是誰住在那裏，吾送你二十磅作爲酬勞。馬夫銳聲說道：二十個金磅的酬勞，好算得大手筆。小可定當張大了雙眼，整頓起全神，替先生從人海中剔出那美人兒來受上賞呢。吾道：這也是一件貿易，你一見了他，便去細細探聽，再來通知吾。吾立刻把二十磅放在你手中，決不食言。馬夫道：小可準定替先生盡力便了。吾道：剛纔那美人坐的那部馬車上的馬夫，你可認識麼？馬夫道：那馬夫很像吾們一個老友，喚做都蓋的，只是他身上不穿號衣，不是也不能說定。吾送先生到了府上，便去找他。先生要知道吾們做馬夫的，都把

號衣做目標。若然一換號衣。同道中人就難認識了。正說話間。覺得那路兒漸漸低下去。知道是哀瑟克司街了。數分鐘後。已到吾所住的屋子之前。就下了車。打發了馬夫。走將進去。漫步登樓。滿腔無限快樂。想那馬夫暮暮朝朝的往來倫敦市上。何處不去。況且還有那目的物二十個金磅。怎肯放手不多幾天。必能將得玉人消息來呢。吾上了樓。並不聞甚麼聲音。曉得派荷夫人不在家裏。便探囊取出一個鑰匙。開了那前廳的門進去。却聽得一個婦人驚呼之聲。吾不覺倒退了幾步。木立如痴。半晌說不出話兒來。

第七章

吾一聽得這一聲驚呼。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甚麼怪事來了。吾定了定神。高聲問道。這裏可是有一位客人在着麼。請把尊姓大名一一告知。小可那婦人却兀不回答。吾又道。快說快說。枉顧寒舍。究竟有甚事。一面胸中默念。那過去的二十四點鐘裏。已遇了許多不可解的事。疑雲萬疊。正未掃盡。不道歸來又遇了這奇怪。

的。不。速。客。真。教。人。摸。不。着。頭。腦。呢。吾。苦。苦。的。催。促。那。婦。人。只。噤。若。寒。蟬。一。響。也。不。響。吾。計。上。心。來。忙。向。着。一。扇。窗。的。所。在。撲。去。但。覺。一。縷。熱。氣。吹。在。吾。面。上。那。婦。人。早。擦。身。而。過。像。驚。鴻。般。奪。門。而。去。吾。不。覺。呆。了。一。呆。想。這。婦。人。鬼。鬼。崇。崇。的。到。底。是。個。甚。麼。路。數。倫。敦。市。上。原。多。妙。手。空。空。的。女。賊。眩。篋。之。術。出。神。入。化。不。亞。男。子。此。人。別。是。一。副。兒。的。麼。想。着。便。向。四。邊。一。摸。並。未。失。去。甚。麼。東。西。更。提。起。嗓。子。高。呼。派。苟。夫。人。也。不。見。回。答。但。聞。火。爐。架。上。的。時。鐘。的。的。作。響。遠。遠。地。又。聽。得。聖。克。利。門。但。痕。司。的。大。鐘。鏗。鏗。的。打。了。十。一。下。那。聲。音。甚。是。清。越。回。想。過。去。的。幾。點。鐘。中。吃。驚。不。小。兩。回。險。的。喪。了。性。命。誰。也。知。道。斜。刺。裏。跳。出。一。個。美。人。兒。哀。特。娜。來。神。出。鬼。沒。行。踪。詭。秘。益。發。使。人。不。解。吾。一。面。想。一。面。除。下。帽。兒。坐。在。一。隻。圈。手。椅。上。休。息。休。息。却。覺。得。頭。部。隱。隱。作。痛。額。上。更。是。火。熱。濕。衣。貼。着。肉。冰。冷。徹。骨。很。不。舒。服。就。立。了。起。來。入。到。臥。室。之。中。沐。浴。更。衣。費。了。好。些。時。候。派。苟。夫。人。還。未。回。來。好。生。奇。怪。他。往。時。不。大。出。門。不。過。有。時。到。斯。屈。恩。大。街。上。去。買。些。牛。肉。食。品。或。是。來。復。日。午。後。往。堪。新。頓。街。同。他。

女兒啜茗談談家常。此外蟄居屋中，足不出門限半步。今天一去不歸，豈非咄咄怪事麼？吾洗淨身子，穿好衣服，又換了頭上的綳帶，便在那幾間小室中往來摸索。只覺一切器物悉仍其舊，並無一件更動過。單單不見了那忠信仁慈溫柔敦厚的派。苟夫人吾很不耐煩，燃了一枝雪茄，坐在椅上，老等往事種種，却一一潮上心頭。想吾昨夜所遭的事，真奇絕怪絕。倫敦市上謀殺案本，是司空見慣，只是昨夜的案子要算是百年來第一奇案，恐怕那些大偵探家也無從下手。就是蘇格蘭場每年的紀事簿上不少命案，也無此離奇呢。吾正想入非非，斗聽得門上有鑰匙之聲。一會吾已聽得派苟夫人的聲音喊道：主人吾聽得你下鄉去了，難道又折回來了不成？吾詫異道：吾下鄉去誰告訴你的？夫人道：是你差來的一個婦人。吾道：一個婦人那婦人又是誰？派苟你別是頭腦昏亂麼？夫人道：主人吾頭腦並未昏亂一點鐘。那婦人來欺關見吾說你已往赫姆歇埃去探望叔父，一來復後纔能回來。因此特地差他來報信的。吾道：吾並不會差甚麼人來報信。那婦人是老是少？派苟夫人道：是

個中年婦人。吾道他身上的衣服。可端整麼。夫人道。他衣服。很是楚楚。說話時。口齒不甚清楚。像是外國人。他說。他是你叔母的好友。和你也。很相熟。你爲了叔父有病。決意往赫姆。歇埃。一行。吾說。主人何必。迫不及待。連行囊。和一切應用的東西。都不回來。取去。好不奇怪。那婦人聽了。便拿出一封信來。說是你的手筆。要把一切衣服。裝入行囊。從滑鐵盧。送至基督教堂。火車站。吾含著怒。說道。派荷。你豈。覷不破他的詐。僞麼。夫人道。當時。吾心中。也有些兒。疑惑。回他說。主人已。一夜不歸。來了。他却說。你正。和你叔母。竇倫夫人。在那裏。一塊兒。用晚膳。忽地。有一個。電報。到來。說。你的叔父。病了。請夫人。立刻。回去。你便也。伴著。一同去。喚他來。通知。吾一聲。咦。主人。你頭上。怎麼。受著傷。吾支吾道。這個。不打緊。吾偶然。不經心。跌了一交。所以。受了些兒。傷。一會。就平復了。說時。吾心裏。兀是想。那婦人。究竟是誰。怎麼。知道。吾的叔父。却爾。司竇蘭。勳爵。怎麼。知道。他住在。基督教堂。火車站的。附近。論不定。吾的家事。他也。知道得。一明一白。咧。吾又道。派荷。你素來。把細。此番。爲何。如此。疎忽。他的話。實是。句句。撒謊。

派荷夫人道。吾疏忽之罪。有口難辭。主人當真不曾差。甚麼人來。麼。吾道。吾並未差。甚麼人來。過這其間。一定有人在那裏搗鬼呢。夫人道。難道主人和那婦人也不相識麼。吾道。這奇怪的婦人。吾那裏相識他。可有名片留着。沒有夫人道。並沒甚麼名片留着。吾道。下次你或遇他時。能數辨得出麼。夫人道。主人這個倒說不定。因爲他面上遮着一個極厚的白面幕。把個玉容深深掩着。使人看不親切呢。吾道。他好端端的跑來撒一個謊。算是甚麼意思。夫人怏怏的答道。主人你既不知道。吾那能知道。吾道。他在這裏勾留了多少時候。夫人道。勾留了約摸有五分鐘。並且還求吾允許他參觀你的書室。和那凸字的書籍。吾道。你允許他麼。夫人道。吾情不能。却只得允許了。吾怒道。派荷你不得吾的允准。怎能自己作主。你是吾多年的老僕。這個也該知道的了。夫人道。主人請你見恕。則個那婦人却是好口才。加着衣冠楚楚。像是貴婦人模樣。吾未便固却呢。吾道。你記着。日後如有甚麼人來。千萬別許他們東闖西闖。闖入吾室。夫人道。主人之命。怎敢不依。今天的事。吾也深抱不安。吾道。那婦人。

幾時纔去的。夫人道：「後來吾到斯屈恩大街去買牛肉，他也就去了。吾道：「以後你不會見過他麼？」夫人道：「吾回來時在阿倫特爾街轉角處又遇見他，正同着一個城裏人也似的男子在那裏走，見了吾便向那男子說了幾句，那男子立時回過頭來對吾看了一眼。吾道：「吾剛纔在這裏所遇的婦人大約也一定是他了。」夫人大吃一驚道：「主人回來時這裏也有一個婦人在著麼？」吾道：「正是他見了吾就好似賊一般，一瞥而逝。想來那男子定在外邊等着，便一同去了。所以你回來遇見他們。」夫人道：「吾鎖緊了門出去的，他如何能覈進來？」吾道：「這是容易明白的事，他定然是預先把那另外備着一個鑰匙竊了去，趁你去買牛肉的當兒又回到這裏來，你去看那釘上的鑰匙還掛着麼？」派荷夫人答應一聲，跑去看那鑰匙，一會聽得他大呼道：「啊！主人，那鑰匙已不翼而飛了。」吾道：「果然不出吾所料，他和你所說的話都是遁辭，不過靠他爲進身之地，背地裡拿了那鑰匙去，等你出去之後再來搜索，看來這屋中必有一件東西是他的目的物，定要弄到了手，方始罷休。」吾們快四周檢查一遍，可遺

失了甚麼沒有夫人道主人以爲那婦人是個尋常的竊賊麼吾道目下還不能說定先搜一遍看失去甚麼纔能知道端的當下吾先把沾着血的衣服安置在臥室裏一個妥當之地然後同派苟夫人分頭細檢各物却並無一件移動並無一件遺失。

第八章

這白面幕的怪客一降臨吾滿肚子的疑雲愈積愈厚想來這婦人和昨夜的事總有些兒關係只是他爲甚麼要來搜索吾的屋子這疑團終打不破隨處檢查百無一失寫字桌抽斗裏放着的一切家譜文契之類也原封未動吾越想疑越疑越無頭緒想這婦人不要就是哀特娜麼吾的住址他既已知道吾們握別後差不多已有半點鐘吾又在酒店裏耽擱了半點多鐘這一點多鐘中他儘能先吾到此做這勾當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吾一肚子的疑惑仍是一肚子的疑惑絲毫未減那幕面婦人和哀特娜到底是一是二仍未解決不過那馬夫湯姆威司脫和派苟夫人

的話算是黑暗中一線光明。馬夫說哀特娜是韶顏稚齒。派荷夫人却說那婦人是個半老徐娘。這上邊畧有分別。馬夫的話自然決無錯誤。他在光天化日之下瞧得分明。然而要使面容變老並不是難事。那哀特娜即是幕面婦人也論不定呢。光陰疾如飛矢。日子容易過去。只是天氣依舊酷熱。日夜薰蒸。倫敦城中的紅塵萬丈。好似都遮在吾心上。撇不開去。每天早晨必定吩咐派荷夫人檢查各種新聞紙。看有沒。有。奇。怪。的。新。聞。無。奈。一。轉。瞬。又。是。數。日。仍。不。見。那。命。案。發。覺。的。消。息。那。夜。死。的。是。一。人。還。是。兩。人。吾。雖。在。場。至。今。不。會。明。白。那。先。前。的。慘。呼。之。聲。還。依。稀。在。吾。耳。邊。像。是。一。點。鐘。前。所。聞。的。這。聲。音。吾。永。遠。忘。不。了。永。遠。留。在。心。頭。但。是。吾。雖。是。千。思。萬。想。終。歸。無。用。既。不。能。通。報。警。署。又。未。便。告。知。朋。友。只。得。悶。在。自。己。肚。裡。聽。其。自。然。吾。天。天。獨。坐。斗。室。這。疑。案。時。時。在。吾。胸。中。往。來。排。之。不。去。兩。隻。瞎。眼。一。切。都。不。見。彷彿。只。見。一。片。刀。光。血。影。橫。在。面。前。呢。此。時。吾。却。微。聞。老。友。狄。克。的。消。息。聽。說。他。正。臥。病。阿。宮。汗。邊。疆。上。兩。月。中。還。不。克。回。國。未。病。之。前。吾。曾。接。到。他。一。封。信。寫。得。甚。為。懇。摯。略。

謂數月來囊筆沙場戎馬倥傯有時緬懷舊雨亦不免唱念家山破恨不生彩鳳雙飛之翼歸與老友把臂云云故人情重自足使人心感然吾心中總按捺不下那夜半的血案一日十二時無時不想派苟夫人看吾像有甚麼心事一般常常來盤問吾吾只含糊支吾過去一天又想起了那件血衣放在家中殊非萬全之道總要設法棄掉他纔好一夜趁着派苟夫人往他女兒家裏去便打了一個小包悄悄出門走到隄上向泰晤士河中一丟這實是一件冒險的事因爲那邊一入夜警察守得非常嚴密虧得吾命運不惡不會被他們發覺無事歸去過幾天後却聽得派苟夫人說有一張夜報上登着一段奇聞倫敦橋下忽發現一個小衣包已入水巡之手原來那衣上很有惹人注目之處蘇格蘭場已打算探出這衣服的主人那新聞的末一句又說警署中人對於此事頗守鎮靜態度吾想這倒不打緊那衣上並沒甚麼別的痕迹連衣店的名兒早被吾拆去袋裏也不留一物任憑偵探家怎樣大本領恐怕未必探得出呢第二天的夜報上又登着說那衣服上的斑斑血痕已經

驗。過。確。是。人。血。云。云。吾。遇。險。後。的。一。來。復。一。天。早。晨。忽。收。到。一。封。小。簡。寥寥。兩。行。用。打。字。機。打。成。派。荷。夫。人。替。吾。誦。讀。說。今。天。午。時。有。人。要。來。拜。訪。信。尾。明。明。白。白。簽。着。

AVELL 吾。知。道。這。一。封。書。不。消。說。定。是。從。哀。特。娜。那。邊。來。的。了。吾。得。了。這。玉。人。惠。臨。的。消。息。立。時。整。理。了。衣。冠。等。着。不。道。一。點。鐘。後。吾。竟。大。失。所。望。來。的。那。裏。是。個。美。人。兒。却。是。一。個。中。年。男。子。口。才。着。實。來。得。聽。他。口。音。大。約。是。個。美。國。人。吾。關。了。門。他。便。說。道。密。司。脫。布。頓。小。可。實。是。奉。女。友。之。命。而。來。足。下。剛。纔。不。是。接。到。一。封。署。着。LIVIA

名。兒。的。信。麼。吾。道。不。錯。不。知。你。老。降。臨。究。有。何。事。那。人。道。小。可。此。來。並。非。有。求。於。足。下。却。是。有。造。於。足。下。要。使。足。下。重。見。天。日。吾。道。你。老。可。是。醫。界。中。人。麼。那。人。道。小。可。是。個。眼。科。醫。生。名。乾。姆。司。姓。施。賴。特。吾。道。你。老。是。誰。差。來。的。達。克。透。道。喚。小。可。來。的。是。一。位。姑。娘。他。的。芳。名。吾。却。未。曾。知。道。吾。道。請。你。老。明。白。告。吾。他。爲。甚。爲。了。吾。如。此。關。切。達。克。透。道。那。姑。娘。說。足。下。是。他。的。知。友。代。請。醫。士。也。是。朋。友。間。平。常。的。事。不。足。爲。奇。的。他。喚。吾。來。便。是。要。一。看。足。下。的。眼。兒。足。下。可。能。見。允。麼。吾。想。這。真。是。一。件。無。

謂的事世界上幾個數一數二的眼科醫士都已看過吾的雙眼說是完全失望一個無名小卒未必有這回天手呢便漠然答道吾的眼兒已不可救藥不必再勞足下費神察驗療治徒費光陰而已達克透道足下須知兩隻眼兒直是上帝賜給人類的一件最寶貴的禮物足下正在年少有爲之時斷不肯死心塌地一輩子做盲人小可特來替你療治想來總歡迎的吾道吾却並無重覩天日的希望只等那撒手歸天之日一到吾畢生的事業便算完了實告先生那李波爾第拉愛勳爵米瑟姆博士和哈苟霍立台都已替吾瞧過說吾兩眼永無再見之期足下是醫界中人諒來也知道他們三大家的大名呢達克透道三位先生確是吾們眼科裏的先河小可聞名已久但是有時也要失敗不能着着成功小可自信於眼科一道略有些兒經驗治療法也和他們截然不同年來已有好幾個失明之人別人看了都說沒望沒望吾却一醫就得手的吾聽了幾乎要嗤之以鼻想這廝狂吹法螺竟敢抹煞那三個大家看他到底有多大本領便微笑說道先生果真能醫好小可的眼兒

麼。達克透道。如蒙足下見許。小可便當一試。吾道吾眼兒已被那三大家瞧過自己。早知道無望先生雖是多才也。未必能與造物抗衡。達克透道。大凡眼科醫生最容易誤事。略一大意。往往失敗。小可却有些把握。定能回復你的目光。要知雙目失明。委寔是人生最不幸的事。世上斷無此人瞎了眼。却不想使他重放光明呢。吾道吾未嘗不想再見天日。無奈用盡心力。毫無效驗。所以不願意再勞先生了。達克透道。足下的主意。却也不錯。那幾位大名鼎鼎的眼科大家都已回絕。像吾一個庸庸碌碌。無聲無臭的後生小子。有甚本領。你如今儘可當吾是個庸醫。等到醫好了。你纔知道吾是庸醫。不是庸醫。咧說時。嗤的笑了一聲。吾想這人如此不言大慚。好似拿得穩的。或者有些本領也。未可知。吾正要回答。他又道。請足下且到窗前。讓吾一瞧你的眼兒。吾答應着。走到窗前。他先把手指張開了。吾右邊的眼皮。注視了好一會。再撥開左眼皮。輕輕的觸了觸眼珠。吾這一痛非同小可。他却很得意的說道。照吾看來。你的眼兒只須畧用手術。便能放光。那三位大醫士怎麼如此粗心。竟錯得雷

同幾乎使你爲終身之累呢。吾大呼道：怎麼說你老真個能穀做出一件驚人事。恢復吾的眼光麼。達克透鎮定答道：足下如肯受吾治療兩三個來復以後還你仍是一個明眼人又能張大了雙眼再與世界相見了。吾聽了這話十分快樂。看來這達克透未必誇口定然是個國手。那黑暗世界的况味吾嘗得也夠了。此後果能醫好真是恩同再造。這大千世界的種種色相仍能收入眼底。豈不是後半生的大快事麼。便欣然說道：你老聽說引起吾無限興味但不知道何時方能着手治療。達克透道：明天如何。吾道治療時可有痛苦麼。達克透道：你放心。只微痛罷了。吾便勉強應允了。當下又問那哀特娜的事。達克透道：那姑娘的事吾也不知底細。但知他芳名喚做哀特娜。喚吾來的即是此君。足下豈有些不信任他麼。吾急道：並非並非。達克透道：那姑娘也曾和吾說足下很肯服從他的話兒。決不深拒的。吾禁不得他頻頻催促只得冒昧來了。吾道他可是要吾聽你一試麼。達克透道：他實是要足下一心一意的聽吾療治。一二來復後就見成效了。只是吾雖應允了他總有些遲疑不決。

心兒好似一個轆轤志不定。想哀特娜的盛意果然可感。吾回復了目光。日後還能瞻仰他的芳容。豈非幸事。然而這達克透來歷不明。不三不四的使人不無疑惑。吾沈思良久。末後纔道。吾如在醫士註冊簿上見了大名。便一準受你療治。達克透道。足下去檢查醫士註冊簿。是沒用的。吾道如此說來。那簿籍上可沒有你老的大名。麼。達克透道。吾無須註冊。況且平居也不大肯替人診治。所以那註冊簿上並無賤名。吾道。你老既非醫界中人。小可萬萬不願把這眼兒聽你胡弄。他輕輕笑了一笑。說道。足下真逼得吾山窮水盡了。不得不請出這個來做和事。老說着把一件東西向吾手中一塞。却是一張紙兒。

第九章

吾拏着那紙兒說道。這上邊說些甚麼。吾自己不能瞧呢。那達克透道。既是這樣。吾讀給你聽。如何。接着從吾手裏取了紙兒。放聲讀道。「威爾福希頓。幸君信任。此達克透施賴特聽彼治療母事。固却此爲吾第一次之要求。君其允之。哀佛爾白。AVERT」

「吾聽了還有些不信。便拿到廚房中請派苟夫入讀了一遍。知道他並非哄吾自
村。那美人兒既殷殷相勸。吾又何必深拒。就是這達克透沒有本領。吾也不妨聽他
一試好了。一生受用不盡不好也沒甚大害。瞎子仍是瞎子罷了。想到這裏就答應
下來。許他明天來替吾療治。達克透欣然道：「足下既見允了。切勿多疑。小可決於明
天午時便着手療治。吾道不論何時都好。吾恭候光臨。」達克透道：「吾同吾助手準定
明日午時十一點三十分到這裏來。吾這時很要探出他的住址來。便道不如吾到
府上來也好。」達克透柔聲答道：「這個却不能從命。小可並不懸壺倫敦布上。只耽擱
在一個旅館之中。足下不必多此跋涉了。吾們又閒談了一會。他纔興辭而去。第二
天嚮午時。那達克透果然帶了一個少年助手到來。一切預備停當。吾就坐在一隻
大圈手椅上。聽他們動手。那達克透却是個十分精細之人。看吾眼兒時一絲不苟。
非常慎重。至於那醫學上的種種作動。說來也無甚興味。看官們聽了。必定慊慊欲
睡。所以一概從略。一點鐘後。已經完事。兩眼上都縛了綳帶。事兒停當。達克透便和

他助手一同去了。每天午時施賴特必來一回。他每來一回。吾眼兒也覺得好一些。室中黑暗萬狀。那百葉窗天天垂著不許放起。又遮著厚厚的窗帷。毫沒一絲日光透進來。吾在黑暗中慣了的。倒不覺得甚麼。只苦了派荷夫人。整日價在洞黑之中。料理食物很爲艱難。因此上對於那達克透頗不滿意。那些生長鄉間的婦人。本不喜醫藥。這位老夫人更絕對的不贊成。不罵醫生是騙子。便說行醫是騙術。嘮叨個不休。吾但以一笑置之。三個來復中。只以靜坐爲生涯。把兩手放在衣服的下幅上。好容易捱過這一點鐘。一點鐘的寂寞光陰。幸虧兩個瞎眼。却日有轉機。那三大眼醫的話。竟有些不驗起來。這無名英雄倒著實是個能手。將來吾果真有重見天日之日。便忘不了那俠骨柔腸的美人兒的大恩呢。一天恰是來復日。施賴特又來了。照常的解下紮帶。把吾眼兒在一種阿脫路冰水中洗滌了一會。猛可的走到窗。前將窗帷揭開。把百葉窗放起。說也奇怪。竟有一縷陽光蕩漾眼前。這時吾幾乎要直跳起來。跳到天花板上。原來吾的眼睛果能清清楚楚的瞧了這一喜。直是入世。

以來第一件大喜事。生平從未經歷過。在這日光中。瞧見那個達克透。短小肥碩之軀。立在眼前。好似佛菩薩丈六金身。使人禁不住五體投地。蘇蘇膜拜。不覺雀躍大呼道。吾真能瞧了達克透。吾能見你的面。見那一道道的日光。見這百葉窗。達克透道。吾早和你說定。能得手如今。可信吾了。吾道。信你。信你佩服。佩服。吾從前有冒犯之處。務請你老見恕。達克透道。親愛的先生。別這麼說。但是你雖好了一些。尙須在黑暗中靜養幾天。眼光纔能一日強似一日。說罷。又放下了百葉窗。遮了窗帷。室中依然漆黑無光。吾非常感激。緊緊的握着他手。說道。你老此舉。真是生死人而肉白骨。吾須如何相報。達克透道。密司脫布頓。吾並不望你報答。此次未曾失敗。已萬分滿意的了。吾道。吾却有一事要問你老。吾們今番遇合。甚是離奇。全是那個喚做哀特娜的女郎。從中撮合他。到底是誰。你老可知道麼。達克透道。吾只和他相識。他一切事。吾一概不知道。吾道。他住在那裏。達克透道。這個吾却不能相告。抱歉之至。吾道。你老也替他守秘密麼。達克透道。確有此意。吾不打謊話。吾道。這真奇極。這真奇。

極達克透道。這個還不算奇。你雙目重明。纔算得奇怪。目下吾勸你切勿多言。別管閒事。關係兩眼不輕咧。吾諾諾連聲。向他謝了。又謝。他便告辭而去。吾心裏說不盡的快樂。想狄克回來。見吾兩眼睜睜。不知要怎樣欣悅。這時吾腦中也早已構成一幅火車站上相見握手的畫圖了。這一月中。每天午時。達克透施賴特仍來看吾。未嘗間斷。吾目光已覺強了許多。就是戴着灰色眼鏡。看出來也一目了然。和從前一模一樣。有時也居然出去散步。在斯屈恩大街人叢之中。已能一往直前。不怕被人撞倒了。那達克透却是一個恂恂君子。性質異常溫和。只是問他住址。總不肯回答。過幾天。吾眼光已完全回復。他絕跡不至。要去探聽。又無從探聽。來不知其所。自來去不知其所。自去真煞是奇怪呢。那時已交九月。新秋風光極其明媚。萬物都好。似含笑。向人。吾得意洋洋。準備着度吾第二個生命。端居多暇。便常常出外散步。有時到立區。莽和哈姆頓。高脫去看那綠田。碧樹。曲江。青溪。滿腔都填滿了快樂。有時到白拉頓去逗遛。一天在海邊立鐘。兩點鐘看了那白浪拍岸。怒濤排空。也足開拓。

胸懷六來復前的一個恨人。這時却身心俱適。各事都好。做各處都能去。好不自在。一天吾忽想着了幼時的嬉戲地。希頓梅納。說起這地方。丟克司培來附近的居民。沒一個不知道。吾橫豎長日無事。就去盤桓幾天。那蘆葱萬木叢中。起立着一所渠。渠夏屋金碧飄零也。已久。歷風霜。吾家世世卜居其中。後來吾父親一死。這屋子便入吾手。只是吾却不喜歡。株守故居。守一切都托了老僕白克斯德夫婦棄家遠遊。此番負笈歸來。便到屋中。各處巡視。一周舉目。却有風景不殊之感。兒時溫磨快樂的影事。不覺一一兜上心來。又入畫樓拜謁列祖列宗的遺像。只見衣冠烜赫。氣象莊嚴。令人肅然起敬。屈指吾離別故居。倏已七年。這長春籐繚繞蒙絡的老屋。年久塵封。百物黯然。無生氣。那日用器具。和一切懸掛之物。都已霉腐不堪。屬目。走到育嬰房中。却見許多玩具。縱橫羅列。使人記起髫齡時的光景。吾此時回首從前。也好似李迫。范維格爾。大夢初醒下山回家的一般。出了房。沿着一條小徑走去。兩旁老榆成行。亂翠撲天。放眼前望。遙見一灣綠水之前。立着那哈司非而禮拜堂。和那底

司積穀倉兩所。古屋宛如兩個白頭老翁相對話。舊點綴野景頗堪入畫。吾回頭看故居。很有依依不忍別之意。此屋原是吾祖先發祥之地。建築之時。恰值歷史上有名的丟克司培來大戰之後。吾家第一代老祖宗利却特希頓公也在這屋中披甲仗刀出去爲國宣力。帶着一艘戰艦抵禦西班牙海軍。豐功偉績彪炳青史。也算是吾布頓一姓的榮光。吾後生小子自應保守先人遺澤。傳之後世。萬不可使他墜入拍買人之手。聽儉荒作踐。吾回到倫敦。就吩咐木匠去修葺一過。又掃除了兩間屋子。預備吾歸省時下榻之需。這且按下不表。在下却有一件極有趣的事。要告訴看官們。原來吾眼光回復後。好像一個剛懂人事的小孩子。從這灰色眼鏡中。看出去。覺得世上一切東西。都色色新奇。光怪陸離。并且腦裏裝滿的。也都是新思想。這第二生命的樂趣。着實不淺。楮墨難以形容。不過那夜半的疑案。仍無頭緒。那奇怪的。美人仍沒端倪。不免令人悒悒。每逢無聊之時。沒法排遣。便和朋友們到山惠奇俱樂部。地文歇埃俱樂部。去飲酒行樂。然而歡場中紅燈綠酒。終不能使吾忘懷美人。

況且那美人實是吾的大恩人。三度相援厥功非小。便是結草銜環不足云報。當下吾就立了一個決心。上天下地定要尋到他。握着那一雙纖纖玉手。面致謝忱。

第十章

看官。吾眼兒好了。快樂自不必說。但是耿耿此心。總不能忘。那巨廈中夜深人靜時。的血案。每一回憶。輒驚懼交并。有時想起了那哀特娜。更覺轉側不安。想吾兩月來。直好似做了美人傀儡。紅粉奴隸。一切都聽他指揮。不敢違拗。這個實是當時聽了他黃鶯弄吭似的嬌音。執了他柔軟如綿的玉手。沒有鎮定工夫。今天合該失去自由。聽人擺佈。那彌天大案也。任他湮沒。不敢在人前漏出半個字兒來。一個堂堂好男兒。氣概不可一世。却隱隱被那盈盈女子所挾制。想來真可笑。又可憐。這念頭橫亘胸中。倏起倏落。忽上忽下。幾乎把吾身子包住。使吾透不過氣來。輾轉思維。總以不將那事報告警察為恨。然而要報告警察也沒有真憑實據。那事發生之地。又不知道在那裏。況且事隔兩月。那尸體早已不知所往。把甚麼做證據。這事兒離奇。

幻怪出人。意表人家聽了。也不信呢。這種心事。只增吾的煩悶。更有一事。使吾不快。原來吾視神經。雖已回復。聽神經。却失其靈敏。吾瞎眼時。就是針兒墜地。能穀聽得。分明。如今大聲入耳。却有些模糊。豐茲。嗇彼。也是世上一件憾事。咧。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吾雙眸重明之後。朋友們都非常欣慰。好似吾死了好久。又從墳墓中爬出來的一般。到處都竭誠歡迎。這時吾住在這哀瑟克司街上。覺得太寂寞。只爲了老友狄克之故。仍安心住下。不忍舍之而去。但是每夜總出外東奔西走。不耐家居。吾本是地文歌埃俱樂部部員。便時時到那邊去尋個消遣之法。十月中旬。許多朋友紛紛往吾。不能再呼朋嘯侶。鬱鬱寡歡。幸而有一個退職武官。喚做乾寧參將的。不時相見。甚是有興。他從前曾在羽林軍中供職。又隨蹕到過德景栢林奧京維也納。外交上却有些經驗。退職後。便同他妻女住在倫敦。過他蕭閒的歲月。吾常在聖乾姆司俱樂部裏。與他把臂十分浹洽。這位參將。倒是個趣人。他年雖老了。鬚髮星星。都白如霜雪。兩頰却紅似渥丹。文酒場中。朝暮勾留。不減少年時的興趣。一天黃

昏時候。他請吾在康華立司園中晚膳。他的夫人和女公子也在座。那時參將眼上戴着一個單眼鏡。短褂的襟上掛着一條青色帶。這便是意大利王所賜的勳章。他面上也流露出一種威武態度。一瞧便知道往時是個行伍中人。他夫人年在五十五左右。穿著一色的黑衣黑裳。周旋中節。舉止合禮。可知是老於交際社會和一般外交家的夫人往來慣了的。女公子芳名喚做南麗。也是一個活潑潑地的女郎。丰姿媚媚。衣飾富麗。和吾很投契。當年他父母在外國的時候。他却留在英倫讀書。畢業後便到維也納住了五年。然後回國。此刻他坐在吾左邊。軟語娓娓。賀吾盲目重明。再享人世的幸福。吾道謝不遑。再向右邊一瞧。却坐着一個美而豐的藍衣女郎。和一位白髮老夫人。參將忙介紹於吾。說一個是密司梅白爾安生。一個便是他母夫人。密昔司安生。那密司安生簡直是個絕世美人。玉貌便娟不同凡艷。一雙絕大的秋波不住的在綠雲鬟下偷偷盼吾。兩個香腮秀色可餐。那檀口很小。纖腰很細。真個是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有時聽了參將的滑稽話。便低鬟淺笑。微微的露出

兩行雪白。細的瓠犀。粉頸。縞膩。好似蠶。躋四周圍着一條極細的金鍊。當中一粒鑽石。放出萬道奇光。炫人目睛。玉葱上不戴約指。那柔夷自然潔白無比。像這樣一個美人兒。真所謂七寶裝成。難着手。百花相見。總低頭。便是那密洛司男女愛情的女神。也不過如是美艷了。密昔司安生坐在吾對面。談笑風生。甚有興致。女郎却是斜送橫波。瞧着吾。酥胸起伏。那鑽石之光。閃閃四射。一會纔來和吾們攀談。所談的都是梨園裏的瑣事。說得很有見地。幾乎使吾疑他。遮莫是個女伶。倫呢。這時吾坐在玉人之側。薌澤微聞。飽餐秀色。想吾有生以來。從沒見過這樣的美人。生平所見美人不少。也從來不曾像今天這般顛倒。想來想去。如入夢境。大家講了一會。又講到男女婚姻的問題。參將說。女子嫁夫。只爲他自己的將來。設想要達到他的目的。他夫人道。但是女子的目的和男子也有些不同。像那工業等等。在吾們女的一方面。不大重要。密昔司安生道。做妻的學問。該如何。密昔司乾甯道。自然該和他丈夫不相上下。兩下裏方能沆瀣一氣。密昔司安生道。此說吾很贊成。然而第一要着須。

有真愛情。若然結了婚。忽地冷如冰雪。面子上假意親密。心裏頭却各不相謀。兩人之間。好似分了疆界。你是你。吾是吾。這夫婦之道。就苦了他母親道。吾親愛的梅白爾。你這論調。倒是從五十歲老年人的口中說出來的呢。吾們聽了。都闕堂大笑。密司安生紅暈雙渦。芳心似乎亂了一會。纔道。阿母。這是女兒的一個意見。數年來。已見過好幾家夫婦。起初卿卿吾吾。比肩人好。到頭來。琴瑟不調。釵劈鈿分。所以未結婚時。彼此必須有堅固不拔。千古不移的真愛情。纔能結締同心白頭偕老。女兒此語。直是不刊之論。參將笑道。好個不刊之論。只是那男子的性質。好不好也。須注意麼。女郎半嚮不答。流波看了。吾一眼。疾忙注在地上。說道。吾以爲女子在這上邊。却。不。甚。注。意。只。看。那。男。子。有。軍。人。的。體。格。有。高。尚。的。態。度。生。着。一。雙。好。眼。睛。便。是。上。選。了。吾。微。笑。道。這。話。吾。不。以。爲。然。大。凡。男。女。相。悅。純。是。愛。情。上。的。作。用。至。於。外。貌。的。妍。媸。倒。不。大。在。意。只。是。彼。此。性。情。沒。有。不。注。意。的。密。司。安。生。嬌。然。笑。道。你。倒。是。個。過。來。人。這。話。兒。好。似。從。閱。歷。中。得。來。的。大。家。聽。了。又。大。笑。了。一。陣。密。司。乾。甯。插。口。道。吾。

知道密司脫希頓是個獨身主義者。女子社會裏未必歡迎他。這過來人三字豈不是擬不於倫。吾笑道確然確然。密司乾甯但是小可。雖不爲女子所喜。吾們同類中却並不厭棄。吾訂交恐後。咧叅將掀髯笑道妙妙。希頓定有一番有趣的話兒來了。威爾福吾的老友快說下去。吾們都側耳聽着呢。吾也笑道不敢不敢。這兩位女博士都是辯才無礙。一場舌戰。吾幾乎曳兵而走。從此只得緘口了。密司安生道看不出密司脫希頓倒是一個外交家。生着一張好利口。面上說得很好聽。其實在暗中。姍笑吾們呢說着。若有情若無情的對吾笑了一笑。吾早已方寸麻亂。靈魂兒飛去。半天一點鐘後。已經餐畢。那四位女客先到客堂中休息。吾和參將又喊了些法國酒相對而坐。一壁吸着煙。吾便把安生家的歷史問他。參將道那密昔司安生即是安生老將軍的夫人。將軍在十二年前物故。母女倆悲痛之餘。不願回國。就好幾年作客異邦。吾道他們的境遇尙好麼。參將道尙好。密昔司安生自己也有私產。儘夠度日。如今他們有一所屋子在提蒲爾頓。司吾道那梅白爾倒出落得着實美麗。參

將手兒把着杯。霎了霎眼。笑道。親愛的孩子。他確是倫敦城中。最美麗的女郎人家。一見他。芳容沒一個不傾倒。不知道將來是誰家有福兒。郎把這阿嬌貯之金屋呢。停了一會。吾們便丟掉雪茄。乾了酒杯。相將到客堂之中。密昔司乾甯便請密司安生彈洋琴給吾們聽。密司並不固却。姍姍的走上琴台。彈意大利音樂家波西尼氏的「蒲愛姆」一曲。一壁把玉笋尖彈着。一面振起珠喉。高唱聲音飛越響徹雲天。唱罷。餘音嫋嫋。還繞梁不絕。大家都交口讚賞。密司安生却向着吾走將過來。吾也恭維了幾句。他低頭一笑。含嬌不語。這時候已不早。分手之時到了。吾一百個不願意俯首親了一親。纖手扶他到馬車之中。那密昔司安生也已坐在那裏。女郎曼聲喊了一聲。晚安。那兩頭駿馬早拽着車兒直刺刺飛馳而去。吾回到客堂中。却見參將還在着。參將替吾穿上外衣。握着吾的手說道。威爾福。你吾已是老友。你能否聽吾一言。千萬別見氣。吾不知道他是甚麼意思。便答道。你有話兒。儘說。吾決不見氣的。參將道。今夜吾已看出你被那梅白爾安生的色迷住了。只是吾警告你。當心別

墜入情網之中自尋煩惱。吾急道：你說甚麼？吾委實不明白。參將道：吾老實和你說。你若娶日後快樂。若要日後安然無事，必須鐵打一個心，去向彼美。吾道：你說的好似啞謎兒，叫人怎能明白？參將道：好友，這是吾的忠告。別見氣，你回到家裏好好兒的想他。一想並且立一個決心，從此以後不再見他的面。你記着從此以後不當再見他的面。

第十一章

吾聽了參將的話，好生奇怪，苦苦的問他，他却緘口無言，再也不肯說明，只得快快的歸去。第二天午後，吾在外交家薈萃的聖乾姆司俱樂部裏遇他，又問起昨夜的話，他只含糊答道：親愛的老友，老夫只警戒你其餘的事，却不便明言。你滿口讚那女郎美麗，老夫並不責備你，但勸你別過分近他罷了。吾道：爲甚不可過分近他？參將道：太過分了，便要深入險地，不可自拔。吾道：那女郎可是有一個妒忌的情夫？麼？參將道：他並沒甚麼情夫。吾好說得定的。吾道：乾寧，請你把那理由明白見告。別只

是給啞謎兒。吾猜參將道。那理由已經約略告你。因爲吾不要見你回復眼光之後。再受一重磨難。再遇不如意事。所以諄諄忠告呢。吾道爲甚麼。吾和他締了交。便會遇不如意事。參將道。總之梅白爾安生。不是個好相識。你只能和他爲泛泛之交。萬不能過於親熱。就是你愛他。他也決不愛你。你若是跳不出這情網。斬不斷這情絲。來日大難方興。未艾。咧。吾道。這樣你說得透闢了。不過吾總有些不明白。參將柔聲答道。威爾福。吾實是關懷你的安樂。因此做你的當頭棒喝。吾也自恨昨夜千不是。萬不是。使你和他相見多。此牽纏這全是吾的過失。吾笑道。照你說來。那美人難道不成是個惡魔麼。乾寧吹皺一池春水。千卿底事。你只聽吾做去便了。參將道。你既如此固執。吾就聽你去。被惡魔播弄。吾道。你未免說得過分。愛上了一個女郎。未必便會落難呢。參將道。此次便是吾末次的忠告。你萬萬別把這情絲纏在他身上。最好和他沒有半點瓜葛。那女郎的行事。吾都知道得明明白白。可是你纔是初交。咧。吾聽的只一陣冷笑。想他既然說得那女郎不值一錢。昨夜又何必請他晚餐呢。一

壁想一壁冷冷的和他握別奔出俱樂部來怒氣填膺有許多說不出的煩惱想吾今天爲甚又遇了他聽他那一番不入耳之言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光陰颼颼吾想那女郎益切那玉貌珠喉片刻不能忘却吾原是個曾經滄海的人從前也曾流連情場總不像此番的如狂如醉記得當年在書院裡肄業的時候和一個做點心的庖人的女兒相愛兩下裏溫存纏綿了好久後來到奧克司福又愛上了喬治街絨布肆中一個酬應的女郎兩下裏又溫存纏綿了好久分手之後倒還容易排遣如今只一日不見已無限相思夢裏所見的是彼美醒後所想的仍是彼美好似萬千意念中都有了一個彼美在他昨夜所說的話也字字收在吾腦中彷彿收在一個留聲機裏的一般吾時時獨坐斗室吸着煙追味與玉人相對時的情景嚶嚶鶯聲依稀還在耳根似乎彼美立在吾旁邊咳看官吾一個很堅定的獨身主義家却變得如此情狂真非意料所及吾每日不耐坐在家裏便出去奔波踏遍這偌大倫敦城要見他一面珈館劇場處處經心把那罩着灰色眼鏡的眼兒向四座亂溜又在那

黎琴街奧克司福街高街堪新頓一帶往來亂串這十天中吾天天僕僕道上要從這人叢之中尋出那英英玉立的美人兒來誰知跑斷了腳骨依然不見吾繫春情短柳絲長怎當他隔花人遠天涯近他的住址吾雖知道只爲交情未深不敢冒昧造謁唐突玉人但望上天垂憐使吾在街上和他一見便萬幸了然而望眼將穿仍緣慳一面只使吾情急萬分定要見了他纔罷休參將的話也早已置之度外一天忽記起那夜曾聽得密昔司安生說他女兒是個皇家音樂院的學生吾便時時到那音樂院近邊去徘徊希望驀地相逢一見雲英顏色後來又去探聽一個閨人方知密司安生每逢來復二和來復五午後二點鐘必定到院上課第二天恰好是來復二午後吾便到推透屯街一隅的哈奴佛廣場附近等着只見許多美貌的少婦都携手進那音樂院去真個是鶯鶯列隊燕燕成行好看煞人無奈吾整頓全神分外留心等了兩個鐘頭仍不見彼姝亭亭倩影只索垂頭喪氣而歸這天夜裏却得了一封信那信封藍中帶着灰色好似律師所用之物見那郵印知道是從勞姆白

街郵政局送來的吾手戰心驚拆開一看只寥寥數字仍是打字機打成末尾潦潦草草簽着「E」一字那上邊說道「明日（即十月十四日）四時望至格洛斯夫諾門之園中坐於通往音樂台之小徑上之第三橋中以待」吾手裏拿着那信木立無語知道又有甚麼把戲來了那血案的影兒剎那間籠罩在吾心上不覺打了好幾個寒噤但是吾生性好奇決不肯以此自餒明天不妨往園中一行探其究竟那哀特娜是怎樣一個人可也逃不過吾的眼兒了一會又想着了那夜半慘死的少年汗毛頓時根根豎了起來他慘死的情形吾至今還未明白把個新聞紙翻遍終無一字那兇手竟能把如此大案輕輕隱起可見本領不小這哀特娜或者也是同黨吾若不依他的話兒行事說不定要和那不幸的少年同一運命呢這一夜吾那能安睡只輾轉床第把前後的事兒反覆想念末後便立定了主意不管他事兒危險不危險明天決意前去吾祖上原都是水手出身生長驚濤駭浪之間冒險慣了的小子不德不能繩祖武那冒險的性質却也不弱好似從娘胎裏帶來的一般

第十二章

原來那來的是一個絕色女郎。吾一看，早好似觸了電。這女郎不是那息息不忘的意中人。梅白爾安生是誰？只見他身上穿着一件深色布的衣服，頭上戴着一頂女帽，帽上圍着一條紅色帶，鮮明奪目。薄薄的幕面紗裏，隱約漏出如花玉面，豐艷如故。斌媚之中，却含莊嚴之色。見了吾，微現笑容，把那隻帶着手衣的纖手和吾相握。玉腕上的手釧，錚錚作響。吾定了神，說道：密司安生，吾們不料在這裏碰着，真好算得意外相逢。使人且驚且喜。密司安生笑道：吾也且驚且喜。吾道：那天一別，不道今日復有再見之期，小可真三生有幸了。這時吾見他手中執着一捲樂譜，便又說道：密司，可是回家去麼？女郎微笑道：正是。吾要走過這花園，阿母每不許吾走這裏。只是吾愛園中風景，可人常常違母命。咧。吾道：密司從音樂院中來麼？女郎道：是呀。前幾天吾偶撿人極拋荒了好些功課。如今正假充着勤勉的學生在那裏補習呢。說時又驪然而笑。吾道：密司每來復幾回到那音樂院裏去？女郎道：起初每來復兩回。

何的人豈不可笑。這午後天光晴朗。天氣炎熱。倫敦十月中每每冷熱不定。木葉還戀枝未脫。那頭上的樹陰恰好遮蔽日光。園中似乎很多塵埃。只是比了那車馬紛紜的街市好得多。空氣也比哀瑟克司街清新十倍。更有那蔚藍色的天容。黃金色的日光和碧綠的樹葉。都足使人開豁心胸。吾等了半點多鐘。仍不見有人到來。私念別是事兒變了。卦麼掏出時計一看。已四點四十分。吾等得好不耐煩。却見左近有一個人在那裏往來蹣跚。衣服不甚整潔。面色微黑。兩個眼兒却骨碌碌的偷瞧吾。吾倒有些兒疑惑起來。想這厮或者是他差來看吾的。也未可知。一會他自己便來了。誰知等了又等。總是青鸞信杳。這時斜陽已沉在堪新頓園中的樹後。其紅如血。吾去掉了末一枝紙煙的頭。沒精打采的立將起來。預備回去。想他今天不來踐約。一定又出了甚麼事。故不久必有信兒來通知吾。一面想。一面提了手杖。慢慢地向那格洛斯特夫諾門走去。剛到門前。前邊小徑曲處。條的來了一個黑影。不一會。吾已瞧得分明。立時目瞪口呆。好似一個泥塑的偶像。

生平。出生入死。何止一回。難道像吾這樣一個頂天立地大丈夫。怕那弱女子不成。就是刀鋸當前。鼎鑊在後。吾也決不裹足。不前。定要達到那目的地。況且那哀特娜的容貌。吾還在想像之中。目下眼兒能覘了。總要看他一個徹底。分明主意。既定倒覺得興致勃勃。第二天早晨。吾已非常性急。眼巴巴的盼望那四點鐘。立刻就到。一至午後三點鐘。吾就從斯屈恩大街坐了一部客車。到派克弄禮拜堂鐘鳴四下。已進格洛斯夫諾門的花園了。入到園中。向四下裡一望。近邊却並沒甚麼旁的人。只有一兩個遊手好閒之徒。踱來踱去。和兩三個人家的保姆。領着小孩子在那裏玩耍。吾便尋到了那通往音樂台的小徑。在第三隻椅上坐下。這地方着實不惡。不但風景如畫。並且幽蓊異常。近邊正有一株大栗樹。當頭綠葉成陰。垂垂下覆。彷彿一個天然的天幔。吾點上了一支紙烟。耐心等着。五分鐘後。瞧見一個婦人的影兒。走進園門。吾想這來的不要就是麼。近了一看。却是個老婦人。頭也不抬的走了過去。吾不覺失笑。心裏想。吾痴痴的坐在這裏。却等一個素未謀面。素不相識。不知誰

近來却沒有定規。吾道密司爲甚麼不喜歡坐馬車。却踽踽獨行。女郎道。吾喜歡流覽風景。坐著車兒。追風逐電似的。有甚興味。吾若去上課。一路回來。差不多要走過半個倫敦。從辟開特來演武場。到哈末斯密司。向右過瑟本太恩街。經堪新頓園。至白洛特路。又取道柏拉司旅館旁邊的小門。而出游目騁懷。倒也樂而忘倦。說着。把玉手作勢。一揮。那一雙秋波。盈盈如翦水。注着吾。煞是可愛。那時夕陽的餘光照他。倩影益發俊逸如仙。吾飽看玉人。不覺看得發呆。停了回兒。纔道。密司可能許小可伴着你一同走麼。女郎慨然答道。你儘可和吾同行。吾萬無拒絕之理。吾便替他拿了樂譜。比肩同行。向着梅格旬街走去。那澹黃的斜陽。烘托出美人玉容。更覺美艷無匹。使人心醉。使人魂銷。吾早把乾甯參將的警告。付諸九霄雲外了。吾們兩人在樹陰下。緩緩走着。樂意融融。夕照多情。也好像戀着美人。故故的把他末一道光。力穿枝葉。而出。照在那花朵似的。面上一頭香雲。受了日光也染做黃金之色。吾本非痴情的少年。然而盲目多時。受苦已經不淺。此刻又能瞧了。却見這美人兒。依依的。

在吾身旁。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也不覺心動。有些兒把握不住。別說是小可心動。就是看官們設身處地來做吾的替人。也不免要心動。咧吾們一壁走。一壁講。密司安生原是最愛音樂的。便把音樂上的心得。細細告吾。又評論那露西尼。麥生脫。惠納曼特霜。佛狄。波西尼。麥司卡尼。諸大音樂家的著作。分門別類。說得十分詳細。可知他於音樂一道。並非耳食之流。確是三折肱的了。吾素來也略解音樂。自資不凡。如今聽了這姑娘一番咳珠吐玉的偉論。不覺心折。直要拜他做師傅呢。吾們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已進了堪頓園。這園中。水木明瑟。風景清淑。但是遊人稀少。却怪倫敦人都喜於趨熱。鎮日價向十丈軟紅塵中討生活。冷落這名園不少。舉目一望。只見那血紅的斜陽。已漸漸落去。密司安生又講他居留外國時的狀況。會到過巴黎。維也納。柏林。諸名都。只是形形色色。總不及倫敦一半。所以此身雖在他鄉。心兒仍戀戀故土。時時想賦歸去來兮呢。吾道密司究竟是不是倫敦人。女郎道不好說是。真倫敦人。雖是生長此間。其實是個考克奈。按考克奈者。倫敦人被鄙夷之稱。

女郎以此自稱殆搃謙也。你可是倫敦人麼？吾答道：吾也不好算是倫敦人。從小在鄉間的女郎道：吾有一夜聽得參將說你從前是個盲人，可有沒有這事？吾回他確有這事。女郎把那點漆似的修目看了，吾好一會又道：這真可怕。吾們明眼人那裏知道瞎子的種種不便，虧得重放光明，真是幸事呢。吾道：吾眼光回復，其中也有一段奇事。倫敦城中三個有名的眼科大醫家都同聲回絕，說是無救的了。不道一天來了一人說能醫，吾的眼兒，吾便受他療治，果然着手成春。那知雙眼剛能清清楚楚的瞧物事，那達克透立刻絕跡不來，真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了。女郎道：奇怪，奇怪。他從此不再來看你麼？吾道：以後從未來過，也不受半點報酬，也不關照吾一聲。竟絕裾而去，連他的真姓名，吾也不會知道。咧，女郎道：真是咄咄怪事。吾今天纔信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那書上所載的，不過百分之一。像這種事也好算得一件。少有的奇事了。吾道：是呀。密司安生，吾自己想想也覺奇怪。人世幸福，自分早完全絕望的了。不道還有這一天能覩高瞻遠矚，重見日月之光，又使吾再和朋友們

握手言歡。廁身社會。就是密司變了。吾也不知要怎樣的感激。那大恩人呢。女郎道。自然感激無地。沒齒也不忘此恩。密司脫希頓。你今番盲目重明。直好似死後復活。重新做人。吾想世界上如能人人都過這第二生命。倒也是快事。咧說時。語聲中似含慨歎之意。吾道。密司也願像吾這樣。不幸然後再過第二個生命。麼女郎星眸注着吾。微喟道。吾人插足這煩惱世界處。都是愁城恨海。此生沒聊。誰不想再度來生。重新做人呢。這時一天。玫瑰色的暮霞已漸漸散盡。夜色徐上。吾們在大榆樹下也覺得天暗了。堪新頓街上的街燈。從樹葉疏處漏進光來。吾們倆走得很慢。且行且語。近邊也別無他人。寂靜異常。倫敦多樹的地方。不少總沒有像這裏幽蒨可愛。幾乎使人疑身在鄉間。聽得了街車隆隆之聲。方知在倫敦城中。吾默然不語了半晌。纔說道。密司安生。你芳年尙少。正是快樂之時。爲甚如此鬱鬱懷厭世之心。啊。女郎道。吾也不自知其所以然。但覺悠悠此心。終無舒暢之日。時時要想出世呢。吾道。密司。豈是經歷過很悲痛的事兒。麼。女郎低聲答道。一言難盡。不如意事。日常八九。

悲和痛愁恨攪在一處。闌入儂心。因此惻惻欲死。吾道密司安生。你年華錦瑟容華絕代。何必如此抑鬱憔悴了。粉紅顏。吾年紀比你大十歲。又經了許多患難。却並無出世之想。還在苦中求樂。密司安生。吾很憐惜你。你的往事大約不甚快樂。麼。女郎慘然道。那有快樂的事。吾實是世界上最不快樂的女子。吾道。吾們遇了甚麼不得意的事。總須竭力自遣。萬不可一意孤行。深入愁城。女郎道。這個吾也知道。所以在人前常把愉快之容掩這憂鬱之心。人家都道吾十分快樂。誰知吾正五中如割柔腸寸斷。啊。吾道。密司爲了心中不樂。想收拾了此生。再過來生。麼。密司究竟爲甚不樂。雖不曾明白。只是吾看你好像從前曾做過一件事。到如今忽地悔恨了。覺得世上一切都無是處。就起了一點厭世之心。女郎聽了。目光中立呈異狀。喘着說道。你這話好沒來由。吾並不悔恨。吾並不悔恨甚麼事。吾一看這光景。知道話兒說得太操切了。時倒圓不過來。便搭訕着說道。密司心上悒悒小可也。覺不快。如有需吾相助之處。請直言。無隱。女郎道。你真是個好心人。只是吾並沒甚麼事。並沒

甚麼事吾道吾總覺奇怪密司天人四圍都是祥雲瑞靄心上怎麼籠着慘霧愁雲你家庭之間可滿意麼女郎道十分滿意一家上下幾乎是吾做主人事事都能如意吾聽了這話知道他並非不滿於家庭然而女孩子家的心事也約略猜得出他感花濺淚對月興悲不是爲了期愆嫁杏便是爲了檀郎薄倖曾見許多豪門的千金生長綺羅叢裏那一件事不如意偏偏爲了一個情字受千般苦惱大都是男子無良棄舊憐新這一下子不知碎了天下多少痴情女子的芳心那男子對着新歡情話娓娓何等快樂那知他舊愛正獨坐蘭閨偷彈香淚何等的淒涼女子的心本來最是促狹裏邊既有了一人便不容易再把別人置之胸臆那些野草閒花迎新送舊慣了的原不足道至於愛情專一的女郎都是如此心中一切都無除了生他的父母以外只有這一個影兒裏的情郎彷彿當他是至尊無上的帝天時時要向他膜拜頂禮一日忽秋扇見捐自然百無聊賴春花秋月擲諸等閒美滿韶光無非羅剎昔日橫波目今成流淚泉到頭來只索爲情而死多情誤吾薄命憐儂豈非千

秋恨事死了。倒覺得四大皆空。無牽無掛。活着更是難堪。眼兒得意中人。被人奪了。去滿懷抑鬱。向誰訴去。心裏又不能忘情。花晨月夕。每想起從前相愛時的情景。胡天胡帝。憐吾憐卿。兩口兒或是閒步碧海之濱。拾翠楊柳之岸。絮語纏綿。指日盟心。或是携手花前。並肩月下。檀口香腮。泥郎厮搵。那時的情況。就是一個淒風苦雨的世界。萬物也好似帶着玫瑰之色。觸目都足賞心。如今只落得綠窗紅淚。一日二十四時中。都是斷腸傷心的境界。但把陳陳影事。獨自咀嚼。直至撒手歸天之日。還未忘却這種苦趣。如何受得那密司安生。或者也是情天失意之人。所以這樣。佗。祭無聊呢。話休絮煩。且說吾們兩人。又向前走了一會。彼此都默然無語。吾先開口問道。密司安生。到底爲了甚事。能否告吾一二。吾剛纔聽了你此生沒聊。恨不再度來生的話。很覺可怪呢。女郎道。吾躬不閱。你何必關心。吾急道。密司別說這話。小可和你交誼。雖淺。諒你也必齒吾於朋友之列。女郎曼聲答道。這個自然。吾倘然不當。你是朋友。也不許你伴着吾在一塊兒走了。吾道。既算是朋友。有事不妨相告。萬一應。

守秘密。吾準定不使別人知道。女郎決然道：這可不必阿儂命薄獨嘗這愁滋味。好了。吾道：密司安生，你嘴上雖說着愁，語聲中却含着樂意。這是甚麼道理？女郎道：密司脫希頓，你還不知道女子的心。他胸中不快，決不輕易流露於外。就是他的容貌，也有兩種：一種是真面，一種是帶着假面具。吾微笑道：你大約是帶着假面具。故意裝愁，不然像你碧玉年華，綠珠風貌，還愁些甚麼呢？女郎道：吾的愁只寸心自知也。不必使旁人知道。儘拚着一生和那厮守。吾停了脚，說道：密司安生，別說這傷心話。吾們的友誼，雖是今天起，始從此永無斬絕之時。吾希望以後或能再見密司別愁。黛慘翠咧，女郎微微搖首，好似有無限憂鬱的樣子。說道：吾們兩人的友誼，自能望他繼續下去，永不斬絕。只是要時時把臂，恐怕未必能穀。吾道：爲甚麼你剛纔不是說一切都能自己作主？壓女郎道：確有這話，不過覲面相逢，吾們須趁機會。吾道：請密司說明理由。女郎道：你別苦苦逼吾。總之時時相會，事千未便說。時仍向前走去。已到了通往高街的那門前。吾道：如此密司很不願意和吾做朋友。壓女郎微笑道：

並非並非你別把這話來抵制吾一路蒙你撫慰十分感激呢吾很失望的問道密司安生今天一別吾們從此無再見之期麼女郎瞧了吾一眼那眼光非常和藹柔聲說道果能永不相見吾們的友誼倒能根深蒂固了吾道小可如此曉曉密司定在那裏憎厭吾咧女郎道吾今夜又多了一個朋友正樂不可支那有憎厭之理吾道既承密司不棄許爲朋友如有事需小可相助小可定必效勞雖死無恤女郎道你真是一個佛心腸人使人心感你的話吾永永不忘鐫之心版呢密司脫希頓吾們一路談談說說不覺新月已上阿母正倚闥而望吾要坐着車兒回去了正在這當兒恰有一部空馬車走過女郎招了一招手又伸着那柔荑向吾吾道判袂之先吾給你一張名刺密司如有需吾之處只照着那名刺上的住址寫信與吾好了吾一壁說一壁便掬出一張名刺又從背心袋中拿了一枝小鉛筆到街燈下邊寫上住址女郎一響也不響悄悄地看着吾剛寫畢他忽地捉住吾的手高呼道你這個從那裏得來的給吾瞧瞧說着就從吾手中搶了那鉛筆去在燈光之下反覆細視顛

聲喊道呀是呀這定是他的這定是他的吾這時也斗的想着了前事原來這一枝小小金鉛筆便是八月某晚半夜裏從那不幸的少年身上取來的

第十三章

梅白爾安生拿了那鉛筆玉容失色玉軀亂顫顫巍巍的說道這個你從那裏得來的這一問倒使吾呆了一呆想吾已允許了哀特娜保守秘密怎能食言況且那夜半的血案甚是可駭吾又何必說將出來使美人芳心嚇破當下便打定主意只得撒一個謊了便支吾道這這是吾拾得的女郎道在甚麼地方拾得吾道吾瞎眼的時候暗中摸索偶然拾得這東西隨手放在身邊直到如今還不知道那失主是誰咧女郎喘着道這真奇怪了吾道密司倘然知道那失主吾儘可原璧奉趙女郎道這鉛筆吾從前好似已見過好幾次所以有些兒疑惑但是世上相同的東西也很多呢吾道這上邊刻着一行不可解的字密司可瞧見麼女郎道瞧見的吾也是見了這字疑那失主似是平生相識之人不過他筆上刻着的字並不像這一邊所刻

的說時把那筆還了。吾執着筆問道如此說這個不是你朋友的東西麼。女郎道。看來不是吾朋友之物。不過很相像的。吾粗看時兩枝直是一模一樣。細細一瞧。却有些不同。這一枝比吾朋友的那一枝舊得多。單看這刻着的字。便知是好幾年的東西了。吾道你朋友的筆在那裏失掉的女郎道。吾不知道。就是那筆兒失掉不。掉也在不可知之數。咧吾道你什麼一見那筆兒就知道是你朋友的東西。女郎道。因為這筆兒是吾贈他的信物。所以一瞧便知道。吾道那人可是密司的意中人麼。女郎不答。吾在這模糊的燈光之下。早瞧見他兩個梨渦上已起了兩朵紅雲。羞容可掬。急道吾要去了。家裏晚餐已備。阿母必定盼望着吾。吾要去了。再會罷。一壁便和吾握手。又把橫波和吾眼兒相接。吾道再會。今天和密司把臂多時。心裏甚是快樂。但望下次再見時。密司把笑靨向吾。別再蹙損春山呢。女郎嫣然微笑道。以後吾們儻然相遇。吾仍戴着這假面具好了。再會再會說罷。就提着羅裙上車而去。吾目送那車兒去後。便也打算坐了地下火車回家。沿着高街走到火車站上。買票上了。

火車一路上心如亂絲。想那女郎見了這鉛筆爲甚麼玉容頓時變色。這枝筆想來定是他朋友的東西。決非他人之物。世上同樣的筆果然不少。白明哈姆造筆廠裏造起筆來同式的總總有幾千枝幾萬枝。未必單造這一枝。只是筆上所刻的字都憑着自己主意斷沒相同的。他既說這是他送人的信物。那上邊刻着的字萬萬沒有不知道之理。他一看這字。早知道是所歡之物。只爲怕吾盤詰。後來又竭力的瞞過去。況且那少年的慘死。他也像知道這時。忽見他所歡的遺物。却在吾手中。自然吃驚不小。如今那兇案還未破露。兇手正逍遙法外。吾拿了這死者身上的東西。可不是做了個嫌疑犯。恐怕那美人兒也在那裏疑吾是兇手呢。吾越想心兒越亂。覺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好不難受。一會吾又想到了今天的事也煞是奇怪。那

FL 既吩咐吾在園中相待。他怎麼不來踐約。吾吸完了一打紙煙。看完了好幾張新聞紙。連那廣告都看遍。園中的遊人也沒一個不注意等了好久。仍不見人來。和吾會面。不道驀地裏又來了一件巧事。剛出得園門。恰好遇見那梅白爾安生。姍姍。

而來會逢其適。豈不可疑。難道這美人兒也。和那哀特娜有關的麼。但是聽他的話。似乎從音樂院散課回家。都從這園中走過。斷不能爲了。今天遇見他。便說和哀特娜有關。轉念想這梅白爾。不要就是哀特娜麼。然而他的聲音。他的柔荑。和哀特娜絕無相同之點。看他外貌。也和那馬夫湯姆威脫所說的不同。可知梅白爾和哀特娜明明。是兩人了。那車兒一路在道中過去。汽笛亂鳴。吾只默坐一隅。沈沈而思。一會又想到了乾甯參。將奇怪的忠告。說得梅白爾十分凶險。好似吾和他一握手。一交談。就陷入死地似的。問他是何理由。他又閉着嘴。不肯回答。這件事。可不是不可思議麼。更有那夜半的血案。要算是吾平生第一大疑團。迄今仍影響全無。吾每想起那時情景。不禁心驚膽落。自怪當初失策。不會報告警署。倒使那萬惡的殺人賊。倖逃法網。作天外飛鴻。死的含冤莫白。賈恨千古。吾想到這裏。往往懊恨。交並大有拔劍斫地之概。又恨自己。沒用隱隱地被那神鬼不測的女子。束縛着。奈何不得。他一封書來奉命。唯謹幾乎不能自由行動。那哀特娜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物。依

舊沒有探出半點。天天想破這疑團。這疑團却愈結愈固。好不慚愧。煞人念頭一轉。又想到了那可意人兒。梅白爾安生。這幾天來。吾何等羨慕。何等傾倒。一縷情絲。早牢牢的繚繞在那美人兒身上。吾將來若然不得此姝。還有甚樂趣。生在世上。必定要做了情字的犧牲。死而後已。回想剛纔比肩同行。綠陰絮語。彼美似無輕吾之意。他日好事。或能成就。也論不定。不過那一枝小鉛筆。直是斬斷吾情絲的利刃。他定要疑吾不是個正人。既有所疑。這鴛鴦譜便填不成了。想着自怨自艾。不置。

第十四章

過了幾天。吾仍不見那署着 AVEL 的信來。說明那天失約的理由。轉瞬間兩來復已經過去。總沒有消息。自然要疑梅白爾安生。定和那哀特娜有關的了。那天黃昏時候。在高街忽忽一別。吾心裏想從此以後。蓬山萬里。未必再有相見之日。不覺黯然神傷。一來復後。吾驀地裏和密司安生相逢。蓬特街上。據他說他母親抱病在床。因此獨自出來買些東西。吾便伴着他走了好幾家店肆。這天女郎很是愉快。玉鑿

含笑桃腮。生春那天的愁雲一掃而盡。全身穿着黑衣黑裳裝飾得並不濃艷。然而淡掃蛾眉。反覺綽約多姿。那天生麗質。自不可掩。女郎一路上談笑風生。看他樣兒似乎絕不疑吾吾伴了他一同上店買花買果。揀的都是最上品。貴賤倒在所不計。看他揮金如土。毫無吝色。吾或說他豪侈。他只微聳香肩而已。諸物既已備齊。便同他到白萊却特咖啡店小息。在一隻小桌子畔坐下。兩下裏抵掌而談。興致勃勃。發舉目四望。只見俊男美女坐滿了一堂。談笑晏晏。一會吾和他講述女子裝飾過於奢侈的事。女郎聽了。狀頗不適。笑着說道。你的話一些也不錯。吾們女子只在裝飾上做工。夫別的事。幾乎都丟之腦後。花冠文履。非精不用。玉鏡臺上。真拋撇。光陰不少。吾曾見許多婦人。爲了這裝飾上心中鬱鬱不樂。沒有展眉之時。好不可笑。吾微笑道。只是有的東西也少不得。譬如吾們男子家。不圍領圈。沒有胸飾。結跑將出去。便要被人瞧不起呢。女郎道。女子也是如此。倘然不束腰帶。不帶手套。不御頸飾。也要被人家笑。是小家數咧。吾道。不錯。這些東西自然也不可少。只須略爲擷節。別過於

奢侈就是了。這時已是五點鐘光景。夕陽將下。女郎便盈盈而起。和吾告別。一同出了咖啡店。到海麥甘脫街上。他的馬車已等在那裏。女郎笑着說道。密司脫希頓。吾今天戴着假面具。你看如何。吾笑道。密司生着這玉貌。簡直無往不宜。快樂時笑。渴生香。香櫻半啓。果然。斌媚便是愁。時修眉深顰。低鬟微歎。也自楚楚可憐。使人忍俊不禁。密司實是吾生平最可愛的膩友呢。女郎露着那編貝似的瓠齒。驪然道。虧你有這伶牙俐齒。一味的說好話。你看半樹夕陽。沈沈欲下。吾們再會罷。說時伸出那如蕘之手。向吾吾很熱心的把手兒和他握了一握。又脫帽鞠了一躬。女郎回頭一笑。上車向西而去。一來復中。吾不曾見女郎的面。便寫了一封信給他。紅箋纔去。倒立刻接到他回信。開緘細讀。歡喜無量。後來這秋光如畫中。吾時時得與玉人相見。兩人愛情也和秋潮共漲。日深一日。女郎從那夜在堪新頓街燈下。見了小鉛筆之後。便不再提起。好似故意在吾跟前隱諱的一般。吾的心倒也安了。有時吾出去散步。曾在哈特派克左近。好幾回遇見那馬夫湯姆威脫。他說到處留意。尙未遇見。

那美人兒。他那個同事喚做都蓋的。也說那天並沒甚麼美婦人坐他的馬車。吾聽了老大的不高興。只有一事却使吾釋然於懷。原來有一天吾故意的約了梅白爾出遊。使那馬夫瞧見。後來他和吾說。這女郎和那天所見的迥不相侔。便是眼角眉梢也截然不同。吾一聞這話。知道梅白爾是梅白爾。哀特娜是哀特娜了。此後吾時時同那女郎在一塊兒。他從音樂院裏回來。便伴着走過花園。有時在堪新頓園中僻靜之處。聯袂散步。有時一同上店買東西。又送他回家去。不過每次相會都嚴守秘密。雖嘗遍了情天風味。仍不敢漏洩春光呢。十二月某日。吾忽蒙密昔司安生折簡相邀。到他府上用膳。這一喜非同小可。就是稱王南面。也不過如是。逆料吾們兩人的情緣從此可望逐漸圓滿了。他們母女倆所住的屋子。却極其壯麗。一切陳飾。更是見所未見。倫敦西部吾許多朋友的居宅。要算這安生家爲第一。吾到了門前。就有一個又長又大態度莊嚴的閹人引導吾進去。密昔司安生竭誠歡迎。梅白爾也春風滿面。和吾接手。又把那黑如點漆的雙波頻頻。睽吾現出愉悅之色。吾舉目

一。瞧。只。見。他。身。上。穿。着。一。襲。珊。瑚。般。淺。紅。色。的。羅。衣。好。似。一。枝。海。棠。倚。風。自。笑。真。個。吾。見。猶。憐。那。時。座。上。却。有。一。男。一。女。兩。位。客。人。密。昔。司。安。生。殷。勤。介。紹。方。知。男。的。名。叫。赫。克。門。是。個。紅。髮。紅。鬚。非。常。醜。陋。的。人。女。的。喚。做。密。司。惠。爾。司。也。生。得。瘦。骨。如。柴。十。分。怕。人。那。男。子。見。了。吾。就。有。疑。吾。之。狀。吾。見。了。他。便。也。起。了。憎。他。之。意。只。看。他。的。外。貌。早。使。人。却。退。那。臉。兒。似。乎。腫。着。却。皺。紋。疊。疊。好。像。刻。着。一。條。條。的。深。槽。兩。隻。銅。鈴。般。的。賊。眼。一。堆。亂。草。似。的。紅。鬚。厚。厚。的。嘴。唇。粗。粗。的。頭。頸。左。頰。上。有。一。個。深。藍。色。的。癍。痕。看。去。益。發。可。怕。像。這。樣。的。醜。人。實。是。吾。生。平。第。一。回。見。過。咧。那。密。昔。司。安。生。替。吾。介。紹。的。當。兒。他。一。面。微。笑。鞠。躬。一。面。和。梅。白。爾。遞。一。個。眼。色。說。話。時。也。故。意。裝。着。上。流。社。會。中。人。的。態。度。只。是。狡。猾。之。狀。欲。蓋。彌。彰。吾。看。了。這。情。景。早。知。這。廝。不。是。個。好。相。識。吾。假。意。周。旋。了。一。會。餐。時。已。到。便。一。同。入。餐。室。去。分。賓。主。坐。下。梅。白。爾。坐。在。吾。的。旁。邊。對。面。坐。着。那。醜。男。子。和。瘦。婦。人。兩。口。兒。並。肩。而。坐。倒。是。天。生。一。對。原。來。那。密。司。惠。爾。司。出。落。得。也。着。實。奇。怪。花。顏。上。骨。節。嶮。嶮。一。根。根。的。好。似。山。嶺。起。伏。玉。

背直直的好似一塊木板芳齡多少却無從揣測講起話來那嬌音直和禮拜堂鐘聲一般嘹亮真有響遏行雲之致左臂上帶着許多手釧奇光璀璨耀人目睛右臂上的裝飾物更是匪夷所思掛著一串的磁豬啊玉象啊金心啊銀十字架啊銅鐘啊五光十色使人目不暇給這時陽光入室室中微覺炎熱那位姑娘便拿出扇兒微微扇着纖手甫動左右的玉臂上立時金聲玉振那手釧磁豬玉象金心銀十字架銅鐘一時都鏗鏗鏘鏘的響起來合着刀叉之聲好似意大利大音樂場奏甚麼奇妙的音樂密司惠爾司興復不淺越發聚精會神扇那扇兒使那兩臂上的樂器同一節拍沒有一絲參差無奈吾是個俗人那裏知道這雅人深致不覺厭煩起來看那密昔司安生却待他甚是親熱口口聲聲的喚他做親愛的十句話中差不多有九聲喚親愛的不想這位奇怪的女音樂家倒是安生家的上客喇密司惠爾司奏了一會樂也好似倦了便講他遊歷外國的事又和吾說他父親是德國人久居彼土他却住在英倫已歷有年所今年十二月中想往利維拉一遊藉蘇積悶梅白

爾聽了。就接口道。這事再好也。沒有吾想勸吾母親一同去小作勾留。這冬天的倫敦。最是沈悶。那能及得開痕司和那司兩處的可愛。吾問道。密司安生。你很熟悉。利維拉的情形。麼。梅白爾道。略有些兒。知道吾們母女倆曾在那邊度過四個冬天。那冬光的融和。恐怕踏遍歐羅巴州也尋不出第二個像這樣的地方呢。吾們又閒談了一會。餐罷。密昔司安生。密司惠爾司和梅白爾都往別室休息去了。吾和赫克門相對坐著。一面吸雪茄。一面談話。他面貌雖醜。口才却不凡。吾們兩下裏吞雲吐霧。頗覺舒服。那赫克門先開口問道。那司的情形。足下可知道。一二麼。吾道。這三年來。小可都在那邊過冬。風土人情。雖不甚熟悉。也略有所知。赫克門道。葬脫卡路。足下可到過。沒有。吾笑道。怎肯不去。不論甚麼人到了那司。總要到葬脫卡路去。走遭呼盧喝雉。丟他幾個路易。小可也未能免俗呢。赫克門道。你命運如何。吾微笑道。命運總算不惡。一年冬間。吾買贏了五千法郎。兩年來也百戰百勝。從未輸過。所以買棹歸來。袋中往往裝得滿滿的。赫克門道。可賀。可賀。吾但不知交了甚麼惡運。年年做。

了。個。百。戰。百。勝。的。反。題。兩。脚。一。入。博。場。便。一。敗。塗。地。了。吾。們。講。了。半。點。多。鐘。赫。克。門。口。講。指。畫。只。談。着。賭。經。看。他。一。腦。門。子。是。個。老。作。家。呢。停。了。回。兒。纔。各。自。丟。掉。雪。茄。一。同。入。到。客。廳。之。中。密。昔。司。安。生。和。那。兩。位。姑。娘。早。等。在。那。裏。這。客。廳。很。爲。爽。塏。裝。飾。得。也。窮。極。富。麗。畫。棟。珠。簾。錦。天。繡。地。令。人。看。了。咋。舌。天。花。板。上。垂。下。二。盞。大。燈。在。那。綢。做。的。燈。罩。下。邊。放。出。綠。幽。幽。的。光。來。照。徹。四。隅。那。大。洋。琴。前。坐。着。梅。白。爾。宛。轉。而。歌。在。這。燈。光。下。瞧。見。他。香。雲。上。簪。着。一。粒。金。剛。石。光。芒。四。射。吾。入。時。但。見。梅。白。爾。迴。眸。一。笑。似。表。歡。迎。之。意。當。下。吾。把。眼。兒。向。四。面。一。望。幾。乎。連。呼。吸。都。停。止。誰。也。料。到。這。絕。世。美。人。燕。息。之。處。卽。是。那。夜。半。的。血。案。發。生。之。地。

第十五章

梅。白。爾。彈。罷。了。琴。便。從。琴。臺。上。回。轉。頭。來。笑。着。問。道。你。們。兩。人。在。那。邊。嘮。嘮。叨。叨。的。說。些。甚。麼。吾。坐。在。他。身。旁。的。一。隻。圈。手。椅。上。答。道。吾。們。也。講。得。不。多。一。刻。密。司。脫。赫。克。門。正。在。那。裏。和。吾。談。賭。經。呢。梅。白。爾。立。刻。轉。身。向。着。赫。克。門。歡。呼。道。密。司。脫。赫。克。

門。請。你。再。說。一。遍。吾。們。一。到。利。維。拉。也。能。逢。場。作。戲。了。密。昔。司。安。生。忙。道。吾。親。愛。的。梅。白。爾。你。女。孩。兒。家。冰。清。玉。潔。怎。能。廁。身。賭。博。場。中。况。且。吾。平。生。也。最。不。喜。歡。賭。博。的。梅。白。爾。道。吾。却。以。爲。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玩。意。兒。吾。道。贏。時。方。有。趣。輸。時。也。覺。乏。味。呢。梅。白。爾。道。這。是。一。定。的。道。理。說。着。又。向。赫。克。門。要。求。說。出。賭。裏。的。經。絡。來。赫。克。門。不。便。固。却。就。滔滔。滾。滾。的。說。將。出。來。吾。却。並。不。留。意。只。呆。呆。的。坐。着。心。裏。兀。是。揣摩。這。屋。子。覺。得。一。切。都。和。吾。從。前。瞎。眼。時。手。指。觸。着。的。一。模。一。樣。東。西。也。並。未。更。動。仍。在。原。處。器。具。上。大。半。塗。着。金。覆。着。華。麗。的。錦。緞。地。上。鋪。着。厚。厚。的。地。衣。人。走。時。也。不。聞。脚。步。之。聲。一。面。有。三。扇。長。窗。從。天。花。板。直。達。地。板。都。把。極。厚。的。錦。帷。遮。住。室。中。又。有。兩。三。隻。玻。璃。面。的。桌。子。下。邊。陳。列。着。許。多。珍。貴。的。東。西。其。中。也。有。幾。件。中。國。奇。異。的。象。牙。雕。刻。物。鬼。斧。神。工。確。是。希。世。之。珍。火。爐。前。有。一。張。虎。皮。那。頭。和。脚。爪。依。舊。留。著。吾。的。近。邊。有。一。隻。很。大。的。睡。榻。錦。衾。角。枕。無。不。精。緻。絕。倫。中。間。却。釘。著。一。個。絲。製。的。椅。被。這。榻。大。約。便。是。吾。當。日。偃。臥。之。處。吾。閉。著。兩。眼。俯。首。沈。思。霎。時。間。覺。得。頭。

暈了。便又開眼一瞧。只見火爐架上立著一架鍍金的大鐘。那鐘擺是一個女郎在樹下宕秋千的的之聲也。和那夜所聽得的一樣。往時的情景一時都湧上心來。彷彿聽得物事傾倒聲。婦人叫喊聲。內室中男子慘呼聲。裙幅綵聲。和兇手下刀聲。聲聲入耳。一一分明。愉快間又覺得那死人的血兒熱溜溜的濺在吾手上。心頭歷歷好似昨天的事。這時梅白爾忽地又把那玉手彈起琴來。吾一聽得這琴聲悠悠揚纔出了這迷離恍惚的境界。兩眼還只是注著那睡榻連身體也一動不動。幾幾乎要化做石人了。停了回兒。趁著梅白爾彈得高興。偷偷的立了起來。坐到那榻上去。慢慢兒把那椅被拆開。這事却不大容易。拆了十分鐘。方始得手。那琴聲驚地裏戛然而止。吾便假意讚了幾句。梅白爾面上仍裝做沒事人一般。一會梅白爾又同赫克門合彈那琴。密司惠爾司閒著沒事。便摩著那臂上的玉象金心。來和吾攀談。吾慌忙支吾了過去。轉身過來。揭起椅被一瞧。那下邊的繡褥上清清楚楚有一個深紫色的痕迹。不是血痕。是甚麼。這一驚非小。好在大家都不注意。忙悄悄地把椅

被放在原處。立起身來。歛的又見了一物。一根黑大理石的柱石上。立着一個跳舞女子半身像。神態如生。一望而知是意大利美術家的得意之作。這石像那夜吾也曾摩挲過的。客廳的一端。有幾扇小門。都把青色毛絨的門簾掩着。這門兒就是那夜哀特娜頻番出入通往內室的。吾探了半嚮。已十得八九知道這裏定是暗殺案發生之地。便又回來坐在那圈手椅上。低着頭追想往事。梅白爾忽從琴台上盈盈而起。把妙目盼着吾。說道：密司脫希頓。你覺得身上不舒服麼？吾笑道：爲甚麼？梅白爾道：吾看你面色已泛得白白的。到底爲了甚事？吾道：沒有甚麼。不過剛纔微覺頭痛。如今已好了。吾說時。把眼兒注着那青色毛絨的門簾。恨不得立刻闖進內室一觀究竟。梅白爾那裏知道吾的意思。只流波。吾又隨手掏出一方絞綉羅巾。輕掩唇櫻。一陣陣香氣馥郁。撲人欲醉。記得那哀特娜身上的薺澤。也是如此。他一壁和吾講話。一壁搖着那大羽扇。一舉一動。都斌媚生姿。看他的人格也不卑下。兼着周立葉的熱心。海倫的誠實。伊瑟白爾的高潔。佛奧拉的溫柔。包歇的智慧。四德俱備。

好算是一個完全的美人兒。吾眼中所見美人不少。像這梅白爾安生。直能冠蓋羣芳了。第二天恰是梅白爾上音樂院的日子。吾便問他明天可要伴着同行。梅白爾道你真是個好心人。只是屢次拋撇你寶貴的光陰也覺過意不去呢。吾道密司不必說這話。吾得與天仙人聯袂同行。已是三生有幸了。梅白爾微笑道。明天吾要和母親訪客人去。或者不到哈奴佛廣場也未可知。吾非常失望的說道。如此吾們明天不能相見。麼。梅白爾道未必能覩相見。這幾天吾行踪不定。咧。吾道密司如有暇時務必寫信通知吾。梅白爾微笑道。吾敬遵台命。就是只是吾們倆每次相會仍須守着秘密。別被人家知道纔好。吾應允了一會。梅白爾又講起市上最近出版的小說。有許多吾都不會看過。連名兒也不知道。聽他的話。似乎在小說上很有經驗。吾笑道。不想密司倒是個女小說家呢。梅白爾道。豈敢。豈敢。不過吾喜歡看小說。英法的小說。曾看過不少。有的小說從頭至尾。字字趣味橫生。使人看了百回不厭。方是上乘有的小說看了一遍便味如嚼蠟。使人懨懨欲睡。這就是下乘了。吾聽了

點頭稱是。吾的心却只是注意內室。想此中定有秘密。那夜的血案。或能探出。二。無奈。吾初次上門。怎能買買。然爲入幕之賓。況且到處亂闖。不免啓人疑心。只得靜候機會罷了。此時那鍍金的大鐘已鏗鏘打了十一下。廳裏別的鐘也同時叮叮噹噹的響起。密昔司安生手裏拏看一本書。忽然看了他女兒一眼。說道。親愛的梅白爾。吾的眼鏡忘在書室之中。你可能替吾去取來麼。吾一想機會到了。便跳起來向梅白爾道。密司安生。吾代你去取。如何。梅白爾起初不允。末後纔道。這書室就在裏面。吾母親的眼鏡在那寫字桌上。只是把你當做奴僕看待。殊非待客之道。吾喚阿奴爾特去取好了。吾急道。不必不必。吾去取。吾去取。說著飛步奔進內室。

第十六章

這內室比那客廳略爲小些。一隅疊着許多書籍。一隅有幾把安樂椅。一隻工作檯。和一架大洋琴。這洋琴便是那夜有人在上邊彈着喬賓氏的「安但德司泌南土」調的。放眼四望。只見地上的地衣。和一切器具。都已敝舊不堪。書上也堆着厚厚的

塵埃。似乎多時不曾翻過的一般。看這光景好似這書室久已無人經心。萬不及別室裏的富麗豪華。吾跑到那紅木寫字桌旁一瞧。果然看見那眼鏡端端正正的放在一個吸墨水紙墊的旁邊。便取在手中。又向四邊察看了一番。正想走將出來。忽見近門一個書架上。放着一本小小的手冊。拈起一看。原來是那誕日簿。便揭了開來。面上也並沒主人的姓名。裏邊却寫着許多人名。吾即忙翻到七月二號。吾的一頁上一瞧。但見一片空白。並不見威爾福希頓字樣。吾手中執着那小冊子細細思量。難道那夜不曾簽上名兒麼。只是吾那夜明明白白簽過名。想來這裏定是另有一本誕日簿。咧。想着。重又檢查了一會。一切東西無不分外留心。只見大洋琴旁。散着幾本樂譜。那喬賓氏的「安但德」調也在其中。不過簿面早已撕去一半。湊在燈光下子細看時。那一半上仍留着一星血痕。隱約可辨。這時耽擱時候已經不少。恐怕他們起疑。就取了那眼鏡。三脚兩步的到客廳來。授給了密昔司安生。又走到梅白爾身旁。和他訂再見之期。梅白爾道。吾們明天萬萬不能相見。吾只得寫信與

你了。吾道剛纔你母親和吾說禮拜六夜你在惠爾士親王劇場中包着一個包廂。他也約吾一同去。梅白爾聽了。星眸中現出愉悅之色。欣然道：「你也惠然肯來，再好沒有。只是到了那時，千萬別爽約呢。」吾道：「吾得親玉人薈澤，直是不可多得的事。既承寵召，那肯爽約。」梅白爾道：「如此很好。」吾母親可曾約你禮拜六用晚膳麼？」吾道也：「曾約吾。但是禮拜六以前能否再見密司一面？」梅白爾道：「怕不能從命，只能在禮拜六夜間把臂暢叙了。」吾道：「前幾禮拜中，吾每逢和密司一同走過花園，斜陽影裏握手言歡，常常自以爲平生最快意的事。」梅白爾道：「吾也有此心理，無奈這個禮拜裏不能如願。」咧吾道：「這裏近邊有一個伯爵邸的博覽會，密司可到過沒有？」梅白爾道：「那博覽會裏却沒有吾的踪跡。這兩年來，吾只去過一回。去時恰在夜間，花園中電光花影，很爲美觀。」吾道：「那邊更有許多山景的油畫也着實可觀，也有畫着阿爾泊司山的，也有畫着比利尼司山的，也有畫着落機山的，也有畫着阿脫拉司山的，山上有的染着藍色，有的染着灰色，有的染着紫色，有的山頂上染着白色，算是積雪。」

似的畫得逼真。雖是畫在紙上，却和真的一樣，沒甚分別。真所謂巧奪天工了。梅白爾嫣然微笑，慢慢兒的扇那扇兒，說道：「吾住在這屋子裏，算來已有兩個年頭。那大油畫，却不會見識過，不及你眼福好呢。」吾口中含糊答應，心裏想他們母女住在此間，既已兩年，那謀殺案，却是二三月前的事，不知道他們究竟知情不知情。吾時時想把這心事告知梅白爾，只怕唐突美人，不大妥當，祇得勉強耐住。然而吾的心總絕不疑他愛他的心，曾不稍冷。依舊當他像女神一般看待，好似吾將來的命運也操在他手掌之中。正愛之不暇，還有甚疑心不多一刻。密司惠爾司的馬車來了。密司惠爾司便叮叮噹噹的響着兩臂，和主人告別，上車而去。吾和赫克門又休息了十分鐘，纔起身告辭。那僕人阿奴爾特却早已預備好威斯克酒和蘇打水，便又回到餐室中，喝了個盡興，喝罷，梅白爾替吾披上外衣，彼此握了一握手，就同赫克門相將而出。這夜月色如銀，明星燦然，空氣也很清新。吾們轉了一個灣，向左走去。一看那路牌，方知是甘爾斯登路。想來吾那天被馬車撞倒在地，也定在這路角上。回

頭一瞧。却見那安生家餐室的窗。正對着這裏。所以那哀特娜說他親見吾被馬車撞倒了。吾一壁走。一壁想。今天被吾發見這兇案發生之地。真是意想不到。剎那間。腦中便麻亂起來。赫克門瞧着吾說道。吾看你好似有甚麼心事。一般。可是在那裏思想。那梅白爾的美貌。麼。吾搖頭答道。並非並非。吾正在這裏想別的事。請你見恕。赫克門道。吾却要問你對於梅白爾的意見如何。你想他究竟是個美女子麼。吾道不消說。自然是個美女子。他的玉貌最惹人憐愛的。赫克門道。他也是個彈琴的能手。吾道。一彈三唱。他確能算得名家。赫克門道。像他這樣的美人兒。須得一個如意郎君作配。纔是美滿。因緣。但是吾却聽得他還沒有意中人。咧。吾道。他當真還不曾和人訂婚麼。赫克門道。當真不曾訂甚麼婚。情海中。有時雖小起風波。然而都轉眼就平的。吾道。那一個幸運兒。娶了他一輩子的艷福。真不淺呢。赫克門道。像這樣一個安琪兒似的美人。那一個不想一親薈澤。亘耐他目空一世。並沒可意的人。憑他那些游蜂浪蝶。如狂如醉。他連正眼都不瞧一瞧呢。吾此刻忽想着了。那夜半慘死

的少年。似乎是梅白爾的意中人。便問道。他從前也有過情人。你可知道麼。赫克門道。吾不知道。大約他那時正作客。異邦還未回國。咧。吾道。你在外國。就和他家相識麼。赫克門道。吾不時在包和利維拉和他們相遇。所以彼此很相熟的了。吾道。他們母女好似都喜歡作樂。吾看密昔司安生。雖然兩鬢已斑。興致却和他女兒一樣高呢。赫克門笑道。確是如此。密昔司安生年將六十。看他及時行樂。興會淋漓。却像是一個三十許人。咧。吾們一路沿着第爾哈姆街走去。吾又把梅白爾的情人問他。他只一味敷衍。不肯回答。笑着道。說親愛的朋友。吾看你倒是個多情。人。偷然時時和梅白爾把臂。也不免墜入情網呢。吾也笑道。你可是和吾說笑麼。吾和梅白爾締交未久。心裏都如一片白紙。咧。赫克門道。但是吾要警告你。你若愛上了梅白爾。前途便有無限的危險。你可留心着。吾道。這是甚麼緣故。難道一愛了他。就墜入危險之域麼。赫克門瞧了吾一眼。道。確有危險。你兩脚剛入情愛之國。那危險便罩在你身上了。那時吾們已到了乞爾西亞市的王街。只見許多高大的屋子。矗立黑暗之中。赫

克門立定了說道。吾就住在這裏。你何不到吾家裏去坐一會。喝一杯威斯克。然後乘車回斯屈恩德大街去不遲。這裏近邊施籠廣場上。夜車很多的。吾探懷取出時計一看。已過一點鐘。便道。恐怕時候太晚了。赫克門一疊連聲的說道。不打緊。不打緊。親愛的朋友。快跟吾來。喝一杯酒回去不妨事呢。說時。拉着吾到一所巨厦之前。走上石階。只見兩面都有鐵闌圍着。赫克門進了門。入到廳裏。取了一盞小手燈。引吾到一間會客室中。這屋子很小。一切器具上都遮着毛絨。從前大約是深紅色的。不過如今已退了色。又被蛀蟲蛀得不像樣兒。那地衣上也七穿八洞。一個個被紙煙頭燒破似的。看這種光景。知道那主人是個不顧家的人。所以弄到這步田地呢。赫克門進了會客室。便脫去外衣。去掉帽子。曳過一隻柳條編成的安樂椅。喚吾坐了。纔從碗櫃中取出一瓶威斯克酒。兩瓶蘇打水來。攪和在一處。倒了兩杯。又從烟盒裏拿了兩枝雪茄。把一枝授給了吾。各自吸着。赫克門擎着酒杯。欣然說道。吾但望以後吾們仍得常常相見。像今天一樣。親愛的朋友。今天吾忠告你的話。不可忘。

却此後千萬別在梅白爾跟前浪用愛情自陷於危險之地吾聽了兀是奇怪想他怎麼也和乾甯參將一鼻孔出氣一樣的勸吾別愛梅白爾難不成他們都是吾這情敵麼便笑道你爲甚不住的勸吾別愛梅白爾你不勸吾吾也未必會愛他呢赫克門默然不答慢慢兒的吸着雪茄烟在這霧迷漫中瞧見他面龐上微微帶着笑容吾也吸着雪茄俯首不語吸了一會覺得舌尖上倏的一痛好像被極尖利的針刺的一般吾疾忙從口中取了出來細細察看大呼道你瞧你瞧你的雪茄裏可是藏着針的麼說着把那雪茄遞給了赫克門赫克門取在手中翻來覆去的看了好一會纔說道這個真不可思議了雪茄裏怎麼有起針來過了幾分鐘吾忽覺身上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背脊骨上頓時冰冷腦中却熱如火燒那舌兒漸漲漸大漲滿了。一口吾跳起來高聲喊道啊喲吾的上帝吾中毒了赫克門呵呵笑道你在那裏說瘋話咧吾聽這聲音好似已在遠處他那個醜臉上早現出一副惡魔相來睜着那銅鈴般的眼兒瞧着吾吾但覺目眩神昏四肢都冰冷徹骨兩眼模糊不能見物

那赫克門的醜臉漸漸在紅光中沒去。吾到此纔知道中了那惡賊奴赫克門的詭計。他有意把那毒針放在雪茄裏謀殺吾。可恨吾當時不察如今悔之晚了。便狂呼一聲一個天旋地轉撲的倒在地。

第十七章

看官。吾那時吸了那毒雪茄之後便跌倒在地不省人事。自分此生已完全絕望的了。誰也料到今天依舊一息尚存又能執着筆草這奇奇怪怪不可思議的小說。替看官們做個消遣品呢。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吾倒地的當兒好似在夢裏的一般。兩眼前也好像遮着黑幕。一切都付諸不見。但見那赫克門惡狠狠的醜臉搖晃面前。又聽得他磔磔的笑聲在耳邊蕩漾不絕。心裏一恨拚命的向赫克門撲去。接着但覺當頭一棒便立時失了知覺。昏昏沈沈的不知經了多少時候。等到張開眼來却見那太陽照在地衣之上。一道道黃金色的光中塵埃亂飛。想昨夜暈時正是兩點鐘。到如今算起來已有十二個鐘頭了。一摸頭上早起了個大疙瘩。微微作痛。皮上

雖略有些兒血傷勢還不甚重。這時那陽光正對着吾。使吾眼兒生癢。只得閉了攏來。似睡非睡的休息了好一會。再張開眼來。頭已好了一些。知覺也漸漸回復了。覺得吾這身體正躺在地衣上邊。爬起來向四面一瞧。這所在似乎從前不曾到過。真個如在夢中。記得吾被害之地。在赫克門那間齷齪偏窄的會客室。這裏却是一所華美富麗的大客廳。一面有兩扇長窗。窗外是一片草地。四邊綠樹鬱鬱高可參天。萬綠叢中更有一叢兩叢的玫瑰花。紅得可憐。草地的對面彷彿有一個婦人的倩影。穿着一套縞素的衣服。輕盈可愛。再舉目望這客廳。則見一切器具都是黑檀木做成。上邊鑲着金。鮮明照眼。似乎是法蘭西的東西。吾的旁邊有一架大洋琴。琴前的椅上放着一頂婦人的草冠。看這帽兒知道那主人定然是個美艷絕倫的女子。廳的四面圍着喀路來的錦屏。又有阿爾奇亞司來的小咖啡桌。木雕的聖母馬利亞像。意大利的石像。和法蘭西的油畫。簡直是個物品陳列所。更有一物却非常不可思議。原來吾面前有一隻白大理石雕成的美人臂。那纖纖柔荑。直和真的一樣。

好像從石像上斷下來的。吾走將過去。想一觀究竟。只見近邊的一根柱石上立着一個大理石的第麗痕女神像。已斷了一臂。那地上的臂兒明明是這上邊的。吾立在廳的中央。呆呆的瞧着四面。覺得一切都已改觀。外衣和帽兒早不知所往。一看下身的褲兒也好似不是昨夜所穿的。吾呆了半晌。眼兒忽地注在牆上電鈴的象牙紐上。便走上去按了一按。按時却並不聽得鈴聲。知道這屋子定然不小。過了幾分鐘。纔聽得外邊有脚步之聲。門兒開處。有一個白髮的老僕走將進來。問道。先生按電鈴的。可是你麼。吾答道。是吾這裏。是甚麼地方。請你見告。那老人對吾端詳了好久。突然衝到吾面前。喊道。先生。你頭上怎麼受了傷。血兒濺滿了一頭呢。說時。那灰色的臉已泛了白。張開了嘴。兀是看着吾。吾道。不錯。吾頭上確已受了傷。不知道這裏是個甚麼。所在。你。可能見告麼。老人並不回答。飛也似的跑了出去。一面跑一面大聲呼喊。好像中了魔發了狂的一般。數分鐘後。他纔同着一個三十歲左右黑髮長身衣履齊整的少年進來。少年見了吾。就快快的說道。親愛的先生。遇了怎麼。

一。回。事。吾。道。吾。的。頭。兒。受。了。傷。這。便。是。被。那。醜。臉。的。惡。奴。赫。克。門。所。害。的。如。今。他。在。那。裏。少。年。道。赫。克。門。赫。克。門。是。誰。吾。道。你。別。假。惺。惺。裝。做。不。知。道。那。惡。奴。昨。夜。想。殺。吾。呢。吾。若。告。到。當。官。告。他。一。個。謀。殺。之。罪。怕。他。不。捉。將。官。裏。去。少。年。道。你。的。話。吾。已。明。白。了。吾。道。那。人。喚。做。赫。克。門。想。來。你。未。必。是。他。的。同。謀。你。若。和。他。同。惡。相。濟。便。也。不。能。逃。法。網。呢。少。年。道。他。要。謀。殺。你。可。是。在。這。屋。中。麼。吾。猶。豫。道。不。像。在。這。屋。裏。他。下。手。的。地。方。在。乞。爾。西。亞。市。的。一。所。巨。廈。之。中。少。年。和。那。老。僕。丟。了。個。眼。色。說。道。那。乞。爾。西。亞。市。可。在。倫。敦。城。中。麼。吾。道。自。然。在。倫。敦。城。中。少。年。道。這。就。奇。怪。極。了。又。向。那。老。僕。道。甘。爾。你。立。刻。去。請。達。克。透。白。立。頓。來。只。是。你。別。把。這。事。告。訴。旁。的。人。老。僕。答。道。先。生。小。可。理。會。得。說。着。便。翹。了。出。去。吾。又。向。那。少。年。道。你。去。請。達。克。透。來。替。吾。裹。傷。麼。這。個。似。可。不。必。你。倘。能。取。些。熱。水。海。綿。和。乾。淨。的。竹。布。來。吾。已。十。分。知。足。了。少。年。道。你。靜。心。等。一。會。白。立。頓。便。來。了。吾。在。十。分。鐘。前。正。瞧。見。他。回。家。咧。吾。道。只。是。吾。怎。麼。到。這。裏。來。的。少。年。道。這。個。吾。真。不。知。道。吾。怒。道。吾。暈。時。並。不。在。此。地。醒。時。却。

在這屋裏頭上早受了傷流掉了許多血。但是吾怎麼會到這裏來。你總該知道。如今只推作不知。可不是明明在那裏撒謊麼。少年面色微變。說道。吾簡實不知道。並非撒謊。吾道的時計已被那可殺的赫克門盜了去。不知道現在幾點鐘了。少年掏出時計一看。答道。現在正兩點半鐘。吾大驚道。兩點半鐘麼。如此吾暈了去。已有十二個鐘頭了。少年道。吾望白立頓立時就來。你頭上的傷痕着實難看呢。吾道。不打緊。幸虧頭骨不會折斷。不過頭皮略有些兒傷。只消裹得法。過幾天便好了。少年不答。頻頻對那門瞧着。不一會聽得門外一陣子脚步聲。走進一個短小矯捷白鬚白髮的老頭兒來。一手拿着一頂綢帽。夾層裏却放着一個聽胸器。使人一看便知道是個達克透呢。老醫士剛跨進門口。就堆着笑臉。高聲喊道。吾親愛的先生。吾親愛的先生。怎麼事。請坐下來待小老一瞧。說時。拽過一隻椅子給吾。他自己也在近邊別隻椅上斜簽着坐了。吾道。吾的頭受了傷。煩達克透替吾療治。老醫士對吾瞧了一會。纔來看吾的頭。一面把手指輕輕觸了一觸。吾只覺痛徹肺腑。却聽得那

老醫士提着嗓子大喊道。好運氣。好運氣。傷在外面。內部沒有傷。吾老實和你說。這傷是不打緊的。只是你遇了怎麼一回事。吾看了一看他面龐。答道。吾但記得被人家在頭上重重的擊了一下。老人注着那傷痕。遲疑不決似的說道。看這傷痕。似乎被一種很尖銳的東西所擊的。吾道。吾也不知道究竟是件甚麼東西。老醫士道。照吾看來。你這傷痕上。從前也曾受過打擊。你可記得有沒有這事。吾道。並無其事。記得前回曾被馬蹄踢過一脚。但是踢在頭的旁邊。並不在這所在呢。老醫士道。這上邊你一定受過劇烈的打擊。大約那時你正在幼稚時代。所以記不得了。一壁說。一壁和那少年遞了個眼色。忽地又看見了那地上石像的斷臂。便直跳起來。喊道。這是甚麼。你不見大理石的指上。還黏着血和頭髮。想來你頭兒。實是撞在這石像上。因此把那臂兒打斷了下來。吾跑過去。一瞧。果然見那指上有些血跡。又黏着兩三縷的頭髮。老醫士歡呼道。好了。好了。如今這疑團已打破了。親愛的先生。吾來替你裹這傷口。你好好兒的休息。一會很有裨益呢。吾道。誰也料到平白地吃這苦。吾昨

夜。實。是。在。乞。爾。西。亞。市。一。處。屋。中。被。一。個。人。喚。做。赫。克。門。的。當。頭。擊。了。一。下。子。他。蓄。意。要。謀。殺。吾。咧。老。醫。生。道。吾。知。道。吾。知。道。你。的。事。吾。都。已。探。聽。明。白。了。如。今。且。同。吾。到。樓。上。裏。去。又。轉。身。向。那。老。僕。道。甘。爾。替。吾。立。刻。取。些。溫。水。來。說。罷。執。着。吾。的。臂。走。上。樓。梯。到。一。間。精。雅。的。更。衣。室。裏。洗。淨。了。傷。痕。然。後。把。頭。兒。裹。了。起。來。這。時。吾。心。裏。萬。分。奇。怪。呆。呆。的。坐。着。

第十八章

那。達。克。透。白。立。頓。倒。是。個。非。常。圓。活。非。常。和。氣。的。老。人。裏。好。了。吾。的。頭。便。說。道。吾。親。愛。的。先。生。你。不。必。煩。惱。好。好。兒。的。休。息。一。會。頭。上。的。傷。痕。就。會。平。復。的。吾。道。只。是。吾。心。中。總。忘。不。了。昨。夜。的。事。那。兇。人。謀。加。不。利。於。吾。吾。險。些。兒。遭。他。毒。手。此。刻。吾。很。想。生。生。的。拿。住。那。廝。呢。老。人。拍。着。吾。的。肩。答。道。吾。知。道。吾。知。道。但。是。小。老。勸。你。把。這。事。丟。在。一。邊。不。必。多。想。吾。道。爲。甚。麼。不。必。多。想。請。你。把。那。理。由。見。告。老。人。道。你。所。遇。的。事。簡。直。是。荒。誕。不。經。不。可。思。議。大。半。是。出。於。理。想。不。是。實。事。吾。立。起。來。怒。喊。道。怎。麼。

說。是。出。於。理。想。達。克。透。白。立。頓。吾。確。確。實。實。告。訴。你。這。事。並。非。出。於。理。想。吾。頭。上。的。傷。便。是。一。個。鐵。證。老。人。很。鎮。定。的。答。道。這。個。你。哄。誰。來。你。自。己。不。慎。撞。在。石。像。上。所。以。受。了。傷。吾。道。你。竭。力。的。替。兇。人。回。護。想。來。你。也。是。同。謀。老。人。聳。了。一。聳。肩。蹙。緊。了。那。灰。色。的。雙。眉。似。乎。很。愁。悶。的。樣。子。一。會。纔。道。吾。親。愛。的。先。生。只。爲。你。遇。了。那。意。外。事。小。老。因。此。應。召。而。來。替。你。療。治。吾。們。做。醫。生。的。只。盡。心。忠。告。病。人。力。加。調。養。過。去。的。事。只。當。作。水。上。泡。影。飄。瞥。無。痕。況。且。你。腦。兒。已。受。了。劇。烈。的。震。動。萬。不。可。胡。思。亂。想。了。吾。道。達。克。透。白。立。頓。吾。很。懂。你。言。中。之。意。你。道。是。吾。心。裏。不。明。白。麼。老。人。急。道。吾。並。未。這。樣。說。但。勸。你。好。好。兒。的。休。息。靜。靜。兒。的。調。養。最。好。在。床。上。安。眠。幾。天。復。原。便。快。得。多。呢。吾。道。多。謝。你。的。好。心。吾。體。質。如。何。自。己。也。知。道。老。人。道。這。個。自。然。但。是。吾。們。醫。生。所。說。的。都。是。金。玉。之。言。病。人。都。該。遵。守。纔。是。吾。笑。道。你。說。好。得。大。方。話。兒。只。是。吾。可。不。是。個。小。孩。子。不。容。易。哄。騙。的。老。人。道。吾。親。愛。的。先。生。你。實。是。誤。會。了。吾。的。意。思。了。吾。但。說。……吾。怒。道。夠。了。夠。了。不。必。多。說。說。着。轉。身。過。來。跑。出。更。衣。室。在。

那橡木的大扶梯上飛步而下回到客廳之中只見廳中四面陳列着許多盔甲破碎的旗幟和戰勝的紀念物可見那祖上定是個身經百戰喋血沙場的名將咧吾正在那裏放眼四望忽見那白臉的少年向着吾走來說道先生可能到書室裏來麼吾道書室在那裏少年便開了近邊的一扇門領吾走進一間很爽塏的屋子四邊堆着無數的書籍直從地板上堆到天花板中央放着一隻絕大的寫字桌上散着許多雜亂的紙片似是書件文契之類靠桌又有一隻畧小的桌子筆床墨架東倒西歪好像那主人是個非常忙碌的人吾看了一周便開口問道你喚吾到這裏來做甚麼少年道剛收到一個電報請先生過目說時開了那小寫字桌的抽屜取出一封電報來給吾吾拈起一瞧却是從倫敦英美銀行寄來的吾看了很莫名其妙舉目看了那少年一眼問道這銀行裏的事和吾有甚麼相干少年呆如木雞睜睜的瞧着吾說道吾親愛的先生怎麼說這奇怪的話你和銀行往來是很平常的事呢吾道這事吾很不明白請你仔細說與吾聽那少年面上現出詫異之色說

道。先生。怎麼。問。起。小。可。來。那。電。報。中。不。消。說。定。是。報。告。關。於。金。融。界。上。的。消。息。可。是。先生。是。個。富。有。百。萬。的。大。富。豪。呢。吾。微。笑。道。這。許。多。事。都。奇。妙。不。可。思。議。饒。有。趣。味。少年。道。這。些。事。都。是。極。平。常。的。今。天。先。生。傷。了。頭。腦。筋。受。了。震。動。所。以。有。些。語。無。倫。次。咧。吾。急。道。吾。腦。中。並。不。紊。亂。也。和。你。一。樣。清。楚。如。今。且。告。吾。吾。到。底。是。誰。少。年。道。你。自。然。是。密。司。脫。威。爾。福。希。頓。吾。道。你。說。吾。是。個。富。有。百。萬。的。大。富。豪。少。年。道。何。消。說。得。倫。敦。城。中。誰。也。不。聞。你。的。富。名。吾。道。少。年。吾。聽。了。你。這。話。不。得。不。說。你。是。個。撒。謊。的。慣。家。吾。那。裏。是。甚。麼。大。富。豪。說。着。便。在。寫。字。桌。前。的。一。隻。椅。上。坐。下。又。道。你。名。兒。喚。做。甚。麼。快。從。實。說。來。那。少。年。露。出。一。種。很。驚。異。的。樣。子。說。道。小。可。的。賤。名。麼。先生。知。道。已。好。久。了。小。可。喚。做。利。奇。納。爾。甘。奇。吾。道。你。又。是。怎。樣。一。個。物。做。甚。麼。事。的。少。年。道。小。可。便。是。先。生。的。秘。書。吾。喘。着。說。道。怎。麼。說。你。是。吾。的。秘。書。麼。然。而。吾。平。生。並。沒。有。甚。麼。秘。書。你。實。是。把。別。人。誤。認。做。東。翁。了。少。年。微。嘆。道。先。生。你。尚。須。好。好。兒。的。靜。養。一。會。白。立。頓。原。說。你。受。了。傷。心。地。還。未。十。分。清。明。咧。吾。咆。哮。道。那。一。個。

白立頓該送他上縊架去。吾心中清清楚楚怎說不清明。你們別管旁的事。只快些兒告吾。吾如何到這屋子裏來的。少年微微笑了一笑。說道：小可也不知所答。此刻只候先生的命令。怎樣打回電去。吾怒喊道：甚麼回電不回電。干吾甚事。你別再嘮嘮叨叨。鬧個不休。你想怎麼樣打回電去。儘照你的意思打去好了。那少年便也不說甚麼。兩下裏默然相對了好一會。吾回想夜來的事。覺得又很奇怪。怎麼一個窮措大斗然間變做一個面團團的富家翁呢。一摸頭上依舊裹着紉布。知道並非夢幻。確是實事。一瞧前面的寫字桌。只見一個吸墨水的紙墊。上有幾張空白的信紙。翻起一看。上邊印着幾個深黑色的字。道：但白來高脫在勃特利薩爾透頓附近。吾看了便問道：這裏便是。但白來高脫麼。少年道：正是。吾道：吾又是誰的客人。少年道：先生並不是誰的客人。這是你自己的家裏呢。吾道：密司脫甘奇。你大約鬧糊塗了。這所在吾從來不曾到過這裏的主人。自然也不相識。你細細瞧吾。吾究竟是不是你的東翁。少年道：那有誤認之理。先生的是密司脫威爾福希頓。小可便是你心腹。

的秘書吾搖頭不語。少年又道：「先生不信這裏却有一個證據。一面便從大寫字桌的抽屜裏取出幾張信紙來，頂上有一行字道：『威爾福希頓自倫敦東部老白洛街溫乞司德屋A字一百零三號發。』」吾看罷問道：「這許多紙兒有何用處？」少年又把那信紙放在抽屜之中，答道：「這是城中公事房裏用的。吾笑道：「你剛纔不是和吾說吾當真是個富豪麼？」少年隨手開了銀箱，拿出一本絕厚的簿子放在吾面前，說道：「單看這銀行裏的提銀簿，已能證實你是個大富豪了。吾一看那簿面，果然不錯。上邊端端正正寫着威爾福希頓字樣，揭開看時，都是很大的數目，不想吾却有這許多阿堵物，真是做夢也做不到一壁瞧一壁把半個舌兒伸了出來，幾乎縮不進去。」急問道：「這當真是吾的麼？」這當真是吾的麼？」少年道：「自然都是你的。先生自己是主人，今天却反而問起吾來，可不是件怪事麼？」吾道：「那城中的公事房要來做甚？」少年道：「你老的一切事務都在那邊辦理。吾道：「辦些甚麼事？」少年道：「凡是款項出入關於財政上的事。吾道：「但是吾並不是個理財家，於財政之學實是門外漢呢。」少年道：

先生何必撝謙。那一個不知道你是倫敦城中。最穩健。最聰明的理財家。吾合攏了提銀簿。授給那少年道。吾十二點鐘前所遇的事。簡直奇怪。吾自己一切事。一些兒都不記得了。少年道。先生必須善自珍攝。白立頓的話很有見地。休息一會。明天定能復原了。吾從桌旁立了起來。說道。吾必定掃盡了疑雲。然後休息。正在這當兒。忽聽得那門開的開了。吾回頭一瞧。却是一個瘦伶伶的中年婦人。看他年紀約在五。十左右。那棕色的皺皮臉上。却塗脂抹粉。刻意經營衣服也。花團錦簇。打扮得好似一個芳齡二十的女郎。那婦人見了吾的頭。便吃了一驚。做出一種低弱的聲首。喊道。吾親愛的威爾福。你可是遇了甚麼意外麼。吾看他那妖嬈之態。禁不住要笑。將出來。却聽得那少年代吾答道。夫人。密司脫希頓剛纔撞在客廳裏的石像上。因此受了傷。達克透白立頓已來看過。說是不打緊的。只消休息片刻就好了。那婦人又道。吾親愛的威爾福。吾親愛的威爾福。任受了傷。爲甚麼不立刻就來喚吾。吾答道。夫人。這個如何使得。吾和夫人素不相識。今天纔是第一回謀面。咧。那婦人帶着哭。

聲說道。怎麼你却說和吾素不相識。你敢在吾面前說出這話兒來麼。吾很莊重的說道。夫人吾和你簡實從未相識。婦人道。難道你發了昏連我也不識了。吾便是梅麗。便是你的愛妻。吾一聽這話不覺嚇了一跳。眼兒注着他。囁嚅着說道。你你是吾的妻。這個可使不得。這個可使不得。

第十九章

那婦人又悲聲喊道。吾親愛的威爾福。你定是發了昏。如何把床頭人當做路人起。來。吾笑道。夫人吾們不但無百年之好。並且沒有一日之雅。吾有生以來從未與你把臂芳名。也不曾領教過。今天纔是初度相逢。夫人怎麼偏偏拉吾當做丈夫。可不是笑話麼。婦人道。你說出這話兒來。一定發了狂了。吾道。夫人在下。並非狂。人生平也沒有甚麼渾家。實是一個很純潔的獨身主義家呢。婦人道。你越說越不對了。你傷了頭。說話都沒了倫次。必聽那達克透白立頓的話。休息一刻纔是。吾笑道。你也是和那老頭兒一般心理。只是吾腦中却清清楚楚呢。婦人道。你若腦中清清楚楚。

楚。決。不。會。連。自。己。老。婆。都。不。認。識。吾。怒。道。夫。人。你。的。話。煞。是。可。笑。大。約。誤。認。了。人。了。
吾。如。今。且。把。吾。的。來。歷。告。訴。你。吾。名。兒。喚。做。威。爾。福。希。頓。住。在。斯。屈。痕。市。哀。瑟。克。司。
街。生。平。崇。尚。獨。身。主。義。鰥。居。多。年。絕。無。求。鳳。之。想。婦。人。緋。紅。了。臉。說。道。你。實。是。吾。丈。
夫。威。爾。福。希。頓。這。屋。子。的。主。人。吾。這。時。覺。得。非。常。爲。難。不。知。道。怎。樣。纔。好。吾。說。他。不。
是。吾。的。老。婆。他。却。偏。說。吾。是。他。的。丈。夫。兩。下。裏。吾。推。你。就。真。是。世。界。希。有。的。奇。聞。吾。
抬。頭。四。望。只。見。這。書。室。甚。是。富。麗。窗。外。便。是。一。個。芳。園。紅。花。綠。樹。都。堪。入。畫。園。盡。處。
一。片。大。湖。湖。光。一。碧。在。日。光。中。蕩。漾。不。定。一。面。一。帶。綠。樹。樹。葉。疏。處。漏。出。蔚。藍。色。的。
水。光。條。上。條。下。不。住。的。動。盪。知。道。是。英。吉。利。海。峽。吾。呆。呆。的。立。了。一。會。纔。說。道。夫。人。
你。當。真。要。逼。吾。承。認。是。你。的。丈。夫。麼。只。是。昨。夜。吾。在。地。蒲。爾。頓。司。晚。餐。的。時。候。尙。是。
一。個。鰥。夫。怎。麼。幾。點。鐘。裏。便。有。起。老。婆。來。況。且。吾。們。年。紀。也。相。差。得。太。多。老。妻。少。夫。
大。非。閨。房。之。福。婦。人。道。你。講。到。年。紀。直。是。節。外。生。枝。了。現。在。只。明。明。白。白。答。吾。你。當。
真。不。承。認。吾。是。你。的。老。婆。麼。吾。笑。道。誓。不。承。認。婦。人。向。那。自。稱。是。吾。秘。書。的。少。年。瞧。

了。一。眼。放。出。一。種。哀。憐。之。聲。說。道。可。憐。的。威。爾。福。可。憐。的。威。爾。福。又。對。那。少。年。道。達。克。透。的。話。一。些。也。不。錯。那。一。擊。竟。把。他。心。也。弄。糊。塗。了。吾。大。聲。道。夫。人。吾。不。用。你。憐。惜。你。越。是。憐。吾。便。越。是。辱。吾。那。婦。人。拍。了。一。拍。手。兩。眼。向。上。一。翻。接。着。又。長。嘆。了。兩。三。聲。默。默。不。語。吾。又。道。你。想。吾。發。了。狂。了。但。是。吾。心。裏。十。分。清。明。決。不。承。認。你。是。吾。的。老。婆。婦。人。道。你。儘。可。問。密。司。脫。甘。奇。吾。剛。纔。的。話。真。也。不。真。那。少。年。接。口。道。希。頓。夫。人。的。話。句。句。真。實。吾。怒。火。中。燒。厲。聲。道。你。們。使。的。都。是。詐。術。吾。入。世。界。以。來。從。未。見。過。這。婦。人。怎。能。硬。拉。在。一。起。婦。人。道。威。爾。福。你。真。鬧。糊。塗。了。吾。道。吾。並。不。糊。塗。便。是。你。的。奸。計。也。早。已。被。吾。瞧。破。你。硬。把。吾。當。做。丈。夫。定。要。圖。甚。麼。利。益。只。是。你。驅。盡。心。血。也。百。無。一。成。吾。威。爾。福。希。頓。可。不。容。易。哄。騙。的。如。今。吾。老。實。和。你。說。吾。生。平。從。不。與。你。相。識。以。後。也。不。願。和。你。訂。交。婦。人。高。聲。說。道。從。來。奇。怪。的。故。事。吾。曾。聽。得。過。不。少。像。這。丈。夫。不。認。識。老。婆。的。事。却。是。第。一。回。聽。得。吾。道。奇。怪。的。故。事。吾。也。聽。得。過。不。少。像。這。硬。認。路。人。做。丈。夫。的。事。也。是。第。一。回。聽。得。昨。夜。吾。還。是。一。個。鰥。夫。先。在。堪。

新頓朋友家裏用了晚膳夜半回來又在乞爾西亞市一處屋中喝了些酒一覺醒來却在地文歇埃變了一個富豪做了這裏的主人又說是你的丈夫這變幻未免太快了婦人道你所說的都好似夢墜誰來信你吾很贊同那達克透白立頓的話他說你心裏還是一片糊塗咧吾道那老頭兒信口雌黃不足爲憑吾是誰吾自己豈有不知道之理婦人道你未必知道吾道如此你快說來吾到底是誰婦人道吾先問你你是不是丟克司白來附近希頓梅納的威爾福希頓吾道正是婦人道你從前不是瞎過眼兒的麼吾道確有其事婦人道現在你是不是倫敦城中一個理財家吾搖頭道理財的學問吾却不曾研究過剛纔密司脫甘奇也是這樣對吾說煞是可笑呢那少年從桌上拿了幾封信挿口道先生爲甚麼依舊不信你看這信上寫的不是你的親筆麼吾一瞧果然不錯那幾封信上的字都好似吾親手寫的看罷便向那少年說道密司脫甘奇你一定上了人家的當誤認了人了少年道小可並不誤認你夫人所說的話也句句確鑿吾大怒道甚麼撈什子的夫人吾那裏

有夫人那婦人把手帕掩着眼帶哭說道吾親愛的威爾福別說這話別說這話你實是吾的丈夫吾很堅定的說道吾却不敢潛越把別人的床頭人當做自己的老婆婦人哭着說道只是吾有證據能駁證實你是吾丈夫吾道果然能駁證實吾這事兒越發有趣了快把證據給吾瞧瞧證據在那裏婦人道從前吾在滑鐵盧和哀克瑟透間的火車上失去了一隻首飾匣那結婚的證書也被妙手空空兒偷了去你若是當真要看吾好喚倫敦的律師立刻到蘇墨塞屋去取來吾道結婚的證書會被人竊去好算得奇事那賊偷去做甚這一張紙兒不比銀票可不能化錢呢吾這話兒直把他逼得開不出口吾又問道那結婚的證書既已失去那結婚的場所又在那裏婦人道在威爾司街的聖安特魯禮拜堂中吾道那威爾司街可是在倫敦麼婦人道在倫敦你可還記得麼那禮拜堂正和奧克司福演武場相近的吾道那禮拜堂吾很知道然而吾從小直到如今從未跨進堂門一步少年道先生不信好去一查那結婚註冊簿便能見你和你夫人所簽的名兒吾道爲甚麼要吾自己

去。瞧。這。夫。人。既。說。吾。是。他。的。丈。夫。請。他。把。證。據。取。來。就。是。了。婦。人。道。很。好。這。三。天。中。吾。定。能。去。取。那。證。書。來。交。到。你。手。中。吾。道。吾。要。看。的。是。原。底。煩。你。把。原。底。見。示。婦。人。道。不。幸。那。原。底。已。遺。失。了。吾。笑。道。可。是。被。偷。兒。偷。去。的。麼。婦。人。道。別。的。別。去。管。他。只。問。你。吾。偷。從。蘇。墨。塞。屋。去。取。了。那。證。書。來。你。要。看。不。要。看。吾。道。偷。然。不。是。原。底。吾。不。要。看。夫。人。你。現。在。能。否。替。吾。打。破。這。疑。團。吾。怎。麼。到。這。裏。來。的。記。得。幾。點。鐘。以。前。吾。並。不。在。此。地。婦。人。又。和。那。少。年。遞。了。個。眼。色。少。年。便。道。這。事。吾。們。都。無。從。索。解。簡。實。是。件。奇。事。吾。道。不。但。這。事。奇。怪。更。不。可。思。議。的。一。個。少。年。單。身。漢。驀。地。裏。却。有。一。位。老。夫。人。來。稱。他。丈。夫。若。把。彼。此。的。年。紀。比。起。來。真。好。算。得。母。子。呢。少。年。忙。說。道。住。口。住。口。別。多。說。看。那。婦。人。正。抿。緊。了。嘴。唇。兩。眼。中。現。出。憤。激。之。色。吾。也。怒。道。吾。既。是。主。人。一。切。自。然。由。吾。吾。心。裏。想。甚。麼。嘴。上。便。說。甚。麼。誰。敢。管。得。甘。奇。你。快。快。說。來。吾。究。竟。是。不。是。這。裏。的。主。人。那。少。年。立。刻。恭。恭。敬。敬。的。答。道。先。生。自。然。是。這。裏。的。主。人。不。消。小。可。說。得。吾。道。吾。既。是。主。人。你。該。聽。吾。的。話。那。結。婚。證。書。未。到。之。前。吾。不。願。和。這。

夫人相見說罷。吾轉身向那婦人鞠了一躬。又道。夫人。吾們不如暫別。免得兩下裏。舌劍唇槍。爭論不休。到頭來。傷了感情。那婦人伸着雙手向吾。似有乞憐之意。一面說道。着啊。着啊。威爾福。你快聽那達克透白立頓的忠告。去休息。一會不久便霍然了。只是吾們分手之先。吾要求你一件事。吾問道。甚麼事。那婦人姍姍的走將過來。挨到吾身旁。做出老美人的嬌態。擡起那脂粉重重的面龐來。向着吾。似乎求吾和他接吻。吾勃然變色。怒呼道。這個吾誓死不爲你快出去。讓吾一人在這裏。以後吾也不願再見你。那婦人淚下如雨。悲聲說道。威爾福。威爾福。今天你這樣待吾。麼。吾道。總之。吾不願意做這無恥的事。你自稱是吾老婆。直是撒了一個大謊。去哄誰來。那婦人癡立了一會。淚珠兒不住的滾將出來。把雙手掩了面。帶跌帶跑的出書室而去。那婦人去後。吾回頭向甘奇道。你如今且領吾到四周去看一遍。這所在似乎很爽塏呢。甘奇很詫異的瞧着吾。說道。先生。你自己的屋子。何用小可領導。吾道。這裏吾纔是第一回到過。此刻你正沒事。何不領吾走遭。甘奇道。先生。不如早些到臥

室裏去休息的好於你身上很有裨益。小可替你去按鈴喚你的僕人萊納來如何。吾道吾無須休息也用不着僕人。只要打破這疑團。甘奇道此中並沒甚麼疑團。不過你剛纔走過客廳時。偶然撞在石像上失了知覺。據那達克透說你腦力雖略受損傷。過幾天就能痊可的。只是那可憐的希頓夫人。今天好端端受了你一番奚落。恐怕正在那裏腸斷心碎呢。吾怒道吾不承認他是吾夫人。你爲甚麼口口聲聲稱他希頓夫人。你記着吾尙未娶妻與其把那老婦當老婆。寧可一輩子做單身漢。甘奇揚了一揚眉。太息無語。吾又道甘奇。吾此來也算難得你快領吾到四邊去瞧瞧。甘奇掏出時計一看。說道先生何不先在那幾張滙票上簽了字。去半點鐘裏郵差便要來取信。那滙票今天必須寄出去的。吾道甚麼滙票。甘奇便取出一本很大的滙票簿。揭了開來。答道這裏一共有六張。吾已檢出。只待先生簽字了。吾低頭一瞧。那滙票上都是極大的數目。每張在千磅以外。甘奇又道這六張滙票便是寄給那替你代理商業的各商家的。那六處都是很好的貿易呢。吾笑道像這樣的大滙票。

吾平生從沒簽過字。你既然殷殷見託，吾不過一舉手之勞，無須固却說着。便提起筆來，在各票上一一簽了名。甘奇即忙收了起來，插入信封中，安排定當，便向吾說道：「先生既吩咐小可伴着到這裏各處去走遭，小可自不敢不從。但是你今天一舉一動，煞是奇怪。吾很疑你有神經病呢。吾把兩眼注着他面龐，說道：『怎麼說你疑吾有神經病麼？你瞧吾到底是不是狂人？』甘奇道：『這個雖不敢說，定不過你講起話來，很不倫不類。吾道這都是那白立頓老兒作俑，硬說吾心地糊塗，只是吾能設立了誓和你說。吾心中實是非常清明。這屋子吾從前並未到過，足下和那塗脂抹粉的老女郎也是今天第一回相見。』咧，甘奇道：『這事如今也不必多說。不久自能明白。你去好好的休息一會，等到腦中一清楚，便恍然了。吾決然道：吾早已和你說。吾若打破這疑團，決不休息。』照吾看來，此中定有悞會之處。說不定這裏的主人，恰恰和吾同姓同名，面貌又有些相像，所以你們都誤認了。甘奇聳了一聳肩，說道：『這種無稽之談，不必說他。只告知小可打算如何打回電給那英美銀行，別錯過了。這賺錢

的好機會呢。吾道好先生，你別把這許多事苦吾了。儘照你的意思，做去就是這裏的一切事。吾看你倒是個老作家。吾實是一些兒也不知道。叫吾怎樣着手。甘奇道：但是此事體大，吾不能作主。先生必須出個主意。他們正在那裏等你的回電。咧。吾道：讓他們等好了。這種不干吾的事。何苦要吾關心。那更重要的婚姻問題，尙未解決。怎麼再平添這金錢問題出來，又給一重難關。吾過呢。甘奇道：那婦人委實是尊夫人。先生何必多疑。自尋煩惱。吾道：你怎麼知道他實是吾的夫人。甘奇道：你們結婚的時候，吾也在場。吾睜着兩眼，瞧着他，說道：如此說來，吾未結婚以前，你已做吾的秘書麼。甘奇道：那時小，可早已做你的秘書了。吾又問道：你當真親見吾在禮拜堂裏結婚麼。甘奇道：確是目擊。你結婚之地，便是那威爾司街的聖安特魯禮拜堂。那天，賀客如雲，甚是熱鬧。福帝司夫人原是交際社會中一個班頭，因此鶯儔燕侶着實不少。吾道：福帝司又是誰。甘奇道：先生豈不知道這便是希頓夫人和你未結婚前的姓氏。吾惴着問道：怎麼說那婦人是個琵琶別抱的。再醮婦麼。甘奇點頭不

語。吾不覺呻吟了一聲。想這事真幻到極點。吾自己無知無覺。那甘奇却說親見。吾在禮拜堂裏和那老寡婦結婚。這可不是叫人大惑不解麼。吾們一面說着。一面出了書室。一處一處的去參觀。只見四面裝飾得窮極富麗。都照着最近的款式。一切東西也簇簇新新。不像吾故居布頓梅納裏。觸目盡是敝舊之物。便是那糊壁紙柱墩地衣窗帷桌椅之類。也盡善盡美。一望便知當時會有許多美術家在這上邊嘔過心血。吾看得目瞪口呆。果如在夢中。却聽得那甘奇說道。今天吾領了先生參觀。你自己住着的屋子。真好算得有趣。人家聽了也不信。吾道是誰出的主意。把這屋子裝飾得如同王宮一般。甘奇道。先生怎麼問起小可來。不是你出的主意。是誰。吾道那一切金玉琳瑯的器具。也是吾揀選的麼。甘奇道。不消說。自然是你一半兒。也是希頓夫人的意思。吾道。吾生性斷沒這樣豪放。單是一間小小會客室也。錦繡羅綺到處皆是。甘奇道。你說的。可是那餐室麼。吾道。或者是的。不但是那邊。各處都是如此。這裏簡實是個珍品。陳列所走了進來。便目不暇接。呢。甘奇道。你許多朋友們也。

沒。一。個。不。嘖。嘖。讚。賞。這。裏。的。豪。華。吾。道。吾。那。許。多。朋。友。是。何。等。樣。的。人。甘。奇。道。却。而。司。施。的。末。勳。爵。啊。密。司。脫。拉。考。姆。啊。密。昔。司。第。拉。守。啊。和。以。外。的。許。多。上。流。社。會。中。人。吾。道。他。們。是。誰。這。許。多。名。兒。吾。從。未。聽。得。過。呢。甘。奇。道。都。是。你。的。好。友。他。們。時。時。過。從。的。那。密。昔。司。第。拉。守。更。是。你。夫。人。最。知。已。的。閨。友。吾。道。吾。從。有。生。以。來。只。認。得。一。個。第。拉。守。他。是。第。萊。亞。市。做。麵。包。的。人。吾。老。僕。派。荷。夫。人。天。天。到。他。那。邊。去。買。麪。包。的。吾。停。了。一。停。又。問。道。吾。可。是。有。許。多。朋。友。麼。甘。奇。道。很。多。很。多。大。凡。富。的。人。交。際。自。廣。吾。笑。道。他。們。到。這。裏。來。做。甚。可。是。要。吸。些。鄉。村。裏。的。新。鮮。空。氣。麼。甘。奇。道。除。了。酒。食。言。歡。之。外。還。有。甚。麼。事。照。吾。看。來。你。朋。友。雖。多。沒。一。個。是。刎。頸。之。交。要。知。道。凡。是。有。錢。之。人。今。天。也。宴。會。明。天。也。宴。會。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所。往。來。的。無。非。是。酒。肉。朋。友。至。於。把。肝。胆。相。酬。肺。腑。相。示。的。委。實。不。多。見。咧。吾。道。吾。友。聽。你。這。一。番。話。不。想。你。倒。是。個。哲。學。家。呢。甘。奇。道。吾。雖。是。一。個。秘。書。只。是。世。界。上。種。種。魑。魅。魍。魎。的。世。態。人。情。都。逃。不。過。吾。的。眼。兒。吾。道。吾。平。日。作。事。可。有。不。誠。實。之。處。落。在。你。眼。中。

麼甘奇道理。財家中斷無誠實君子。吾道只是吾自信。從未詐人。六辨士甘奇道理。財家的眼光在大不在小。區區六辨士何足介懷。必須動了。千然後心動。咧。吾立停了脚。大聲問道。甘奇。你從實告吾。吾到底詐騙過人家不曾。甘奇笑道。自然萬無這事。然而既做了富人。決不能一些兒也不正直無私。不然也不成其爲富有百萬的大富家了。吾道吾當真是城中的有名人物。麼甘奇道。着實有名。老老小小沒一個不知道你的大名。直好似培奈脫大鐘般響亮。你的信用直好似勒甘山般堅固。吾道你倒善於形容。好一個小說家的材料呢。吾們一壁口講。指畫一壁。在那迴廊裏穿來穿去。經過了差不多有三十間臥室。三十間客室。那器具陳飾也無不精美絕倫。一會吾們已走到了迴廊的盡頭。甘奇說道。那邊第二間便是密昔司希頓的妝閣。不多一會。吾正瞧見他使女達爾頓走將進去。想來夫人也在裏邊。吾疾忙轉身說道。甘奇。你看。上天面上算了罷。別再把那懊懣之物亂吾心曲了。說時。吾忽想起了吾寤寐難忘的意中人。梅白爾安生。他昨夜座上的淺笑輕顰。好似還在吾目前。

中嚮歡樂溫馨心上忘也忘不了怎麼斜刺裏跳出那怪可厭的老婆子買買然做起吾床頭人來真叫人心灰意懶一百個不願意接着吾又想到了那大奸巨猾的赫克門心裏十分憤怒想昨夜若不吸他那枝雪茄今天不致墮在這五里霧中弄得糊裏糊塗不知道將來如何了結那時吾們已下了樓梯向客廳走去又遇見先前的那個僕人甘爾甘爾向吾鞠了鞠躬說道先生可覺得好些麼吾道略爲好些你快替吾取些威斯克酒和蘇打水到書室裏去那甘爾立時應命而去吾們走到廳中却見前面有一架長鏡吾便停了腳向鏡中一照那知不照猶可一照頓使吾吃了一驚禁不住破口大喊起來奇了奇了昨天早晨吾明明新修了面在這鏡中忽見吾嘴上已起了兩撇紅棕色的菱角鬚吾的面龐也變了好似比從前老得許多頭髮已帶着星星白色額上已有了三道皺紋哎喲這一夜工夫爲甚麼變得如此快可是吾眼花麼一摸嘴邊鬚兒翹得高高的那裏是眼花一夜裏少年人變了老年人正所謂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了一望門外却見那燦爛的陽

光碧綠的草地。殷紅的花朵。分明是夏天景色。只是昨天明明。是素雪橫飛的冬天。怎麼吾一覺醒來。大地也已改變。難不成吾做了個美利堅小說中一睡二十年的李迫。樊維格爾麼。吾呆了一會。便向那甘奇道快告。吾今天是幾月幾號。甘奇道。今天。是七月十七號。吾大驚道。這時在七月裏麼。今年又是甚麼年分。甘奇道。自然是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吾萬分詫異。呆看着他。連連說道。九十六年。九十六年。奇怪。奇怪。甘奇道。自然是九十六年。有何奇怪。吾大呼道。難道吾真個發了昏。照你說來。昨天在六年以前咧。

第二十一章

甘奇也呆瞧着吾。說道。昨天在六年以前。你這話是甚麼意思。吾道。吾也以爲這直是千古未聞的奇事。你剛纔告吾的月日。當真不錯麼。甘奇道。一些兒也不錯。今天確是七月十七號。吾道。那年分也不錯麼。甘奇道。自然也不錯。今年是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吾又問道。你做吾的秘書。已有幾年了。甘奇道。算來將近五年。吾道。吾住在

這裏已有幾個年頭。甘奇道差不多有四年了。吾又喘着問道。那婦人確實是不是。吾的老婆。甘奇道的確是你夫人。吾道只是昨天在六年以前。豈不奇怪。你和吾說的年月日。可不是哄吾麼。甘奇道誰來哄你。吾能把名譽作保。吾張着嘴。呆呆的立在鏡前。只見吾的面貌確已完全改變。似乎是個中年人了。停了一會。纔問道。昨天吾當真在這屋子裏麼。甘奇道當真在這裏。昨天吾們整日的講那拉翻恩的事。下半天那開礦的工程師華而德。哈立白頓來見你。又閒談了好一會。到五點鐘時。他纔興辭往倫敦去了。吾又道。吾在那裏用的晚膳。甘奇道在這裏同餐的。便是希頓夫人。吾怒道。你別稱他做希頓夫人。他並不是吾夫人。吾也萬不承認他是吾夫人。甘奇微微的聳了聳肩。吾又道。密司脫甘奇。你若設身處地做了吾。荏苒六年。忽在一夜中一瞥而過。十二點鐘以前。和十二點鐘以後。面貌截然不同。前後判若兩人。你偷然遇了這種事。便怎麼處。甘奇注着吾臉。似含憐憫之色。一面說道。吾若處了這境地。自然也不知所措。但是世上萬萬沒有這種奇怪的事。吾大呼道。誰也知。

道世界上確有這奇事親歷其境的便是吾只過得一夜一霎眼却六年了你想奇也不奇說時吾自忖這事真不可解六個年頭在吾不知不覺中過去成了富豪娶了老婆吾却一些兒也不知道真是往古來今破天荒的奇聞那甘奇見吾將信將疑便領吾回到書室之中把那牆上挂着的月份牌指點吾看吾舉目一瞧一些也不錯確是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十七號六年光陰當真在昨夜一夜中飛去了吾看了滿腔裏填滿疑雲百思不得其故一點靈犀却又宛宛的逗到梅白爾身上蒂蒲爾頓司把臂玉人直是半生第一快意事娓娓軟語泠泠琴聲依稀在耳一會又從梅白爾身上想起那萬惡的赫克門那信語哮聲醜容惡相彷彿都留在心頭異常清晰不像是六年以前的事這六年七月十二月不知道到底如何過去怎麼夢中方一夜世上已六年難道這六年之中吾都在夢裏過日子麼然而世上也斷沒有這一夢六年的怪事這一個大疑團教人如何打得破當下裏吾便把以前的一切情形問那甘奇甘奇就一一說將出來私務商業縷述無遺又從那綠色大銀箱

裏。取。出。一。本。挺。大。的。進。支。簿。翻。開。來。細。細。的。指。點。給。吾。看。又。將。許。多。文。件。和。書。信。之。類。都。羅。列。在。吾。面。前。無。奈。以。前。種。種。吾。毫。無。所。知。從。頭。細。檢。茫。無。頭。緒。好。似。看。甚。麼。埃。及。幾。千。年。前。的。古。書。一。般。沈。思。了。半。嚮。纔。啓。口。問。道。你。剛。纔。不。是。說。吾。有。許。多。朋。友。麼。其。中。可。有。沒。有。姓。安。生。的。人。甘。奇。道。安。生。麼。小。可。却。不。會。聽。得。過。有。姓。安。生。的。人。吾。道。還。有。一。個。喚。做。赫。克。門。的。你。知。道。不。知。道。甘。奇。搖。了。搖。頭。不。答。吾。又。道。吾。記。得。不。久。曾。住。在。斯。屈。痕。市。的。哀。瑟。克。司。街。上。你。做。了。吾。秘。書。五。年。可。知。道。吾。曾。住。過。在。那。邊。麼。甘。奇。道。你。從。未。住。過。在。甚。麼。哀。瑟。克。司。街。吾。道。吾。曾。到。過。快。新。頓。蒂。潘。爾。頓。司。去。沒。有。甘。奇。道。吾。也。不。聽。得。你。去。過。吾。道。奇。了。奇。了。只。是。吾。朋。友。們。中。可。有。一。個。姓。達。利。的。人。麼。甘。奇。道。先。生。所。說。的。是。不。是。那。軍。中。通。信。員。密。司。脫。利。却。特。達。利。他。也。是。你。好。友。中。之。一。人。不。時。到。這。裏。來。的。吾。道。是。啊。是。啊。他。如。今。回。來。了。沒。有。他。住。在。那。裏。吾。立。刻。要。打。電。話。給。他。咧。甘。奇。道。他。從。去。年。二。月。裏。到。埃。及。去。後。至。今。尙。未。回。國。吾。聽。了。大。失。所。望。不。覺。抽。了。一。口。冷。氣。又。問。道。只。是。吾。結。婚。後。的。光。陰。可。十。

分愉快麼。甘奇只瞧着吾不答。吾催促道：「甘奇快從實說與吾聽。愉快與否不必隱諱。吾正想抽蕉剝繭似的破此疑團。」甘奇躊躇着答道：「小可冷眼旁觀看你結婚以後，往往鬱伊寡歡不甚愉快。吾道吾明白了聽你口氣似乎也憐吾呢。」甘奇點頭無語。吾又問道：「近來吾曾到過吾故居希頓梅納去麼？」甘奇道：「先生結婚後沒有去過你平居似乎很不喜歡那地方。」一回吾爲了一件事到那邊去見你的代理人，却覺得那老屋很幽雅宜人的。吾微喟道：「咳，那老屋子原是很可愛的。所在可惜已久。閱風霜了。說時吾便記起了從前幼時的影事。腦中好似已畫就了一幅鬢年行樂圖。但覺那時四季都陽光滿地。春意融融。從無陰雨肅殺之日。不論春夏秋冬無非美景良辰。便是冬間地。肅天凝萬物都可憐之色。吾眼兒見來却處處含着樂意。白雪四匝也當他是銀裝玉琢的世界。有時放學歸來便和那許多同學一起遊戲。或是在花叢裏捉迷藏。或是在樹陰中宕秋千。好不快樂。前塵影事歷歷心頭回首。當年好似還有餘味。吾怎能忘却那老屋呢。吾默然沈思了好一會，便走到一面。」

小圓鏡前再細細相吾面龐。一壁自言自語道。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想來這其間。定有誤會。怎麼不知不覺六年已悠悠過去了。甘奇道。你必須依著白立頓的話去。休息休息。神志方能清明。吾怒道。你爲甚還兀是當吾發狂。吾早已告你。吾心中清清楚楚。並不昏憤。甘奇道。既非發狂。如何滿口說的都是荒誕不經之談。吾大聲道。吾心裏委實像你一般清楚。不過那六年間的事。吾如在黑甜鄉裏。一無所知呢。甘奇道。你的話直是痴人說夢。人家聽了都不信的。吾道。然而吾說的句句是實錄。吾在乞爾西亞市一處屋中失了知覺以後。一切都不知道。差不多是個死人了。甘奇嗤的冷笑了一聲道。世界上斷沒有這個人能殼分身做兩邊的事。一面在這裏照常辦事。安安樂樂的過日子。一面却在乞爾西亞市鬧甚麼奇奇怪怪的把戲。十九世紀可不是個神話時代呢。吾道。如此你真個當吾發了狂。不信吾的話麼。甘奇道。確實有些兒不信。白立頓也原說你神經微覺紊亂。須休息一會纔是。吾大怒道。你既說吾是狂人。爲甚麼再和狂人相處。快出去。快出去。吾用不着你。你聽吾一人在。

這。裏。好。了。甘。奇。道。很。好。先。生。既。喚。小。可。出。去。小。可。敢。不。從。命。吾。道。你。去。你。去。吾。若。不。喚。你。千。萬。別。進。來。吾。原。是。個。狂。人。你。不。必。理。吾。甘。奇。聳。着。肩。嘴。裏。咕。囔。着。轉。身。走。出。書。室。

第二十二章

吾。疑。雲。滿。腹。木。立。室。中。回。想。往。事。如。夢。如。烟。那。六。年。如。何。過。去。始。終。不。能。解。決。好。似。插。着。翅。兒。飛。去。不。留。一。絲。痕。迹。望。那。窗。外。草。地。上。碧。樹。敷。陰。亂。綠。媚。人。使。人。心。怡。便。慢。慢。兒。的。踱。將。出。去。一。壁。走。一。壁。想。昨。夜。的。事。真。非。常。奇。怪。不。知。將。來。有。沒。有。水。落。石。出。之。日。又。想。到。那。嬌。小。可。愛。的。梅。白。爾。安。生。記。得。從。前。在。堪。新。頓。園。中。携。手。散。步。的。時。候。珠。喉。嚙。嚙。絮。語。纏。綿。好。不。溫。存。體。貼。那。點。漆。似。的。眼。皮。注。在。吾。臉。上。也。含。着。溫。和。柔。婉。之。色。彼。此。相。愛。之。情。只。各。是。心。照。不。宣。只。是。如。今。一。切。都。成。陳。跡。蓬。山。遙。隔。美。人。千。里。這。六。年。之。中。不。知。道。桃。花。人。面。依。舊。如。往。年。否。不。知。道。小。姑。居。處。依。舊。無。耶。否。想。到。這。裏。腔。子。裏。填。滿。了。煩。惱。便。向。着。一。條。通。道。在。一。帶。橡。樹。陰。下。一。步。步。

的走去。只見遠遠立着一個老禮拜堂。塔尖刺雲。其小如針。好一個風景。畫裏的綴物。吾翹首四眺。四邊寥寂無聲。前面右方。便是那立得爾哈姆小村庄。隱隱地見那許多村屋的屋頂。皚然一白。再看左方。有雪白的山巖。插入碧雲之天。尖如束筍。英吉利海峽綠水粼粼。也能依稀入目。眺望片時。纔向旁邊曲徑上過去。尋了一個地方。休息一會。面對着海。眼兒注着碧波海的一邊。便是立得爾哈姆灣。有兩隻瓜皮小艇。泊在一座小山下邊。隨着波濤上下。宛如小兒的搖籃。遠遠裏有一艘小輪船。正啓碇開行。烟囪裏黑烟騰騰。上裊天末。好像遊龍盤空一般。這天天上非常晴朗。惠風徐來。地文歇埃的七月。原是歐洲各國最可愛的空氣。既是暖和。又挾着玫瑰花和金銀花的香氣。芬芳馥郁。撲人欲醉。岑寂之中。但聽得枝頭好鳥弄吭一聲。兩聲。和微風剪樹樹葉瑟瑟之聲。這境界着實可人。便是美術家到此領略這鳥語花香。看那水光山色。也只得擱筆呢。吾坐在那邊。眼兒看着這好風景。心裏却兀是打算以後作何行動。第一個問題。吾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務須加意留心。因爲吾現在

的地位很爲危險。倘不留意說不定。那自稱吾妻的老婦和那老兒白立頓要說吾發狂把吾禁錮起來。如此吾便糟了。身體不能自由到處掣肘。這個如何是好。第二個問題須探出那六年怎樣過去。怎麼纔過得一夜。就把六年一筆勾銷。此着倘探明了其餘的事不難迎刃而解。第三個問題須從速逃出這屋子。離開那老婦回倫敦去。到了倫敦然後再設法尋這怪事的線索。探他一個徹底。分明這二個問題在吾肚子裏打了好幾個盤旋。決意要達到了目的方休。吾坐着沈沈而思。忽聽得塔樓上大鐘已打了一下。接着那屋子裏的飯鐘也響了。吾又想據那甘奇說這裏是在薩爾透頓附近。只是地文欵埃的路徑吾不大熟悉。心裏打算要逃脚下却寸步難移。想來書室中總有地圖。吾儘可按圖索驥尋出一條逃遁的路來。打定主意就立將起來。向着屋子走去。剛到草地上。却見那甘爾已迎將過來。說道先生那飯鐘已響過了。你覺得身上可好些麼。吾道好得多了。說着便跟他進了屋子。到餐室裏去。只見那老婦已坐在首座之上。帶着威風凜凜的樣子。吾勉強坐了下來。聽得他

朗朗說道。你出去散步了。一會一定好得多了。吾隨口答道。不錯。已好得多。頭上的痛。也不覺得了。婦人道。你自應依達克透的話。休息休息。吾道。飯後吾想去睡一刻。無奈恰有幾封信。須先寫了。然後好休息呢。婦人道。不妨喚甘奇庖代。吾道。這可不必。吾必須親自動手的。等到措置定當。吾就去休息。婦人欣然道。很好。你肯聽吾話。纔是吾親愛的人。吾聽了。咬着唇不答。想這老醜的母夜叉。也不知自量生了這副嘴臉。偏想和人家親熱。豈非笑話。須知吾胸臆中。只有一個梅白爾。安生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碌碌餘子。都不在吾心目之中。這個濃裝艷服。把臉兒塗得粉牆似的。老婆子更匪。吾思存了不一會。甘爾已端上菜來。吾們兩人只默然對食。不作一語。久之久之。那婦人方始立起身來。吾私自欣幸。想機會已到。吾能敷到書室裏去。預備逃走的事了。便開口說道。吾要去休息。半天再飯。時你們不必來喚吾。那白立頓原說該讓吾一人靜養。方有益處。婦人答道。很好很好。依你的話。就是又向甘爾道。你聽得麼。再飯時別來驚動密司脫布頓。甘爾鞠躬道。夫人。小可理會。

得那婦人便同吾相將走出餐室。吾匆匆和他告別。一口氣跑進書室。把門鎖了起來。抬頭向四下裏一望。恰好一面牆上張着一張推恩毛司縣大地圖。上邊果有但白來的地名。那位置正在奧可姆勃高地的哀克司毛司路上。離開這裡和勃特里薩爾透頓約摸有一半路。哀克司毛司恰有一條西南鐵道。好直達倫敦。吾若要遁走。只須去坐火車。不過那邊是個四通八達之地。耳目衆多。於吾很不方便。幸而立姆泊斯頓村也有一個小車站。能駁通到哀克瑟透。然要再往倫敦。吾便決意假道於此。當下就取出一枝鉛筆。打了一張草圖。先從此地出發。經過立得爾哈姆禮拜堂。向左往哀克司毛司。再入維山考姆拉利村。再一直走大道。到立姆泊斯頓村中。到了那邊。便沿着哀克司河走去。路盡處。即見那小車站。算那路程。約在五六里左右。打好了草圖。便放在衣袋之中。慢慢兒的走到寫字桌前。忽見許多書籍之中。有一本火車開行時刻表。翻開一瞧。知道下午七點五十五分。有倫敦的火車開來。八點二十分。有從哀克瑟透開來的火車。到姆立泊斯頓村。吾便決意坐那八點二十

分的火車去。主意既定。頓時想動身。但是囊中不名一錢。不能越雷池一步。不得不搜括幾個錢兒。做川資。抽開那抽屜來。却見裏邊有十三四個金磅。立刻取了。放入袋裏。又從滙票簿上。撕了十幾張滙票下來。想途中萬一資斧告罄。好把這個救急。想來銀行裏定肯照付。決不留難的。想着便藏了起來。斗見這抽屜中。又有一隻黑皮小匣子。鎖得十分堅固。知道其中定有甚麼重要的文件。須得瞧他一瞧。恰見身上有一個小銅鑰匙。插入鎖中一試。就開了開來。裏面果然疊着許多文件。大約都是些很秘密很緊要的東西。吾翻來翻去。一一瀏覽。那事兒大半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後來翻到一張。吾不覺脫口大喊了一聲。十指亂抖。顛顛的拈將起來。原來那帋兒。却是吾意中人。梅白爾安生給吾的一封信。

第二十三章

吾手中執着那信。很爲詫異。翻覆看了十二遍。那信並不是甚麼定情書。却是一封淚痕狼藉的絕交書。看那發信日期。是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六月四號。算來已在五

年以前發信之地。是篷毛司的培司旅館。那信上寫着道。

吾至愛之希頓郎君如握。今別矣。回憶吾二人溫特迷耶薛若之時。兩心相印。兩情交結。鶉鶉蝶蝶。欸欸深深。人世艷福。幾爲吾二人占盡。乃曾幾何時。郎竟不省。妾心訂婚。纔及五月。而愛妾之心。遽冷大類。維蘇維亞火山噴出之熱燼。斗落於阿爾泊斯山巔。終年不消之雪。上其冷熱之殊。有如是者。愛情既已泊沒。將來萬難再合。池頭雙鴛。祇得分飛而去。天涯地角。兩不相關。郎自郎。妾自妾。可也。郎乎。長相別矣。天荒地老。諒無把臂之日。惟妾之愛郎。無殊往昔。綠窗彈淚之餘。仍當以一瓣心香。爲郎禱。諸天帝佑郎安。適佑郎怡悅。妾畢生之希望已絕。無復他想。但願郎他日與新歡並肩。情話之候。拓片刻之光陰。一念舊人。須知此腸斷心碎之薄命女子。一息尙存。愛心未冷。朝朝暮暮。猶歌那得不相思。相思那得灰之詞也。梅白爾安生。

吾看了那封信。心裏無限抑鬱。想那信上明明寫着訂婚五月。怎麼吾並不知道。難

道這一重情天公案也在夢中做下的麼一壁想一壁在一隻椅上坐了下來那梅白爾的芙蓉之面剎那間現在吾面前彷彿又見他盈盈的坐在大洋琴前作小紅低唱兩旁絳蠟高燒紅光燁燁襯出美人半面更覺美艷動人粉頸裏圍着一條絕細的金鏈鏈上嵌着一粒鑽石閃閃作光分外耀目那夜蒂蒲爾頓司的光景一兜上心頭現在眼底停了回兒吾纔放下了這封信再去別的文件在那許多信中又搜得了四封一律用打字機打成下邊都簽着ALVIN的名兒這四封信中一封是約吾往倫敦維多利亞旅館寫字間裏和一個書記生相會又有一封約吾同他在意司蓬威希塔對面的散步務上散步第三封約吾在溫乞斯德屋吾的事務所裏和他相見第四封又約吾在王十字架火車站的月臺上會面吾到底去赴他的約不曾吾自己也不知道看他最近寄來的信大約已在兩年以前了這時正在午後吾把一切措置妥當方出了書室到臥室裏去休息睡了一會忽聽得外面鐘聲又響便起身下床解下頭上的綳帶洗淨傷處又貼了一個膏藥纔戴上帽兒把頭

上的傷輕輕掩過。等到窗外斜日已下。吾就預備出亡。悄悄地出了屋子。走那通道。向立得爾哈姆村而去。這地方夜色很好。暮色蒼茫。中風景益發清幽。只是吾是個逃人。兩脚如飛。恨不脅下生翼。那有閒工夫賞那夜景。只沒命的向前奔去。下了一個小山。入維山考姆拉利村中。又經過一片曠野。纔到立姆泊斯頓火車站。看看開車時候將到。便買了一張往哀克瑟透的三等車票。忽忽上車。不一會氣笛嗚嗚。那火車已開了。一到哀克瑟透。吾即忙打一個電報給倫敦克萊特旅館。定一個房間。又買幾張新聞紙。再上火車。一看那新聞紙上的日期。也在六年以後。可知那甘奇並不哄吾。然而吾總咄咄稱怪。腦中疑雲如積。雖是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流。但是這不過是文人譬喻之詞。悠悠六載。斷無在一夜中過去之理。吾在這車燈模糊之下。兩眼注着新聞紙。苦苦的想那過去六年裏的事。舉首一望。却見這一間裏除了吾外。但有一個女客。年事似在三十五左右。衣飾雖樸而不華。頗楚楚可觀。幕面紗中現出那慘澹可憐的面龐。春山鎖恨。玉顏籠愁。知道是個嘗慣愁城風味的女子。一

頭漆黑的青絲髮也有一絲兩絲變了白色兩個深凹的眸子只瞧着吾似有詫異之色吾看了很不快意便把眼兒移到新聞紙上從頭至尾子細瀏覽只當他不在吾面前吾正看得高興忽聽得一種高抗的聲音原來那婦人爲了窗外風大喚吾關窗吾如言關了那婦人又笑着語道密司脫希頓你怎麼不認得吾了吾呆了一呆答道夫人小可和你素不相識婦人笑道這真可笑先生進來的時候吾一瞧便知道是密司脫希頓先生如何不認識吾吾冷然道小可簡直未曾識荆婦人微微笑了一笑說道大約爲了吾面上遮着面幕所致你夫人的使女喬利奧脫想來先生沒有不認識的吾氣噓噓地喊道你你是吾夫人的使女婦人道正是先生已認識吾了麼說着把面幕揭將起來那眉黛間微含悲慘之色心中似乎懷着隱憂一般吾有氣無力的說道吾自然認識你只爲這裏的光線很不好所以當初吾竟觀面不識了此刻你到那裏去婦人道到倫敦一家裁縫肆裏去吾道可是密昔司希頓差你去的麼婦人道一些也不錯吾又問道你在哀克瑟透上車的麼婦人道不

是在哀克司毛司上車的。吾在立姆泊斯頓也瞧見先生呢。吾聽了心裏不覺一跳。想這婦人定是那自稱吾老婆的老婦差來監視吾的。看他那一雙尖銳的眼光。時盤旋在吾身上。嘴唇邊微微含笑。現出十分得意的神情。好似在那裏和吾說道。哼哼。你想桃之夭夭。把脚底給你老婆瞧。如今如何仍被吾拿住。你可逃不出吾的掌握呢。吾呆了半晌。纔定了一個計策。向他說道。現在吾要和你做一個買賣。吾偷然給你一張十磅的銀票。你可能把今夜遇見吾的事。忘却麼。婦人道。忘却麼。吾不明白。先生的話。吾道。明明白白和你說。這回吾到倫敦去。很不願使人家知道。但白來。既沒了吾的蹤跡。密昔司希頓定要百方尋吾。吾往倫敦去。只有你一人知道。因此請你緘口結舌。別洩漏出去。中梗吾的事。那婦人又嫣然笑了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說道。吾實是奉了主母之命。坐這火車來蹤跡。你的吾道。吾早已料到。如今你能否收了吾這一些薄贈。明天回到但白來。去說不曾遇見吾就是了。說時。吾便取出十個索佛令來。那婦人從吾手中取了。放入他錢袋之中。答應不把吾行蹤

回去告報。吾們兩下裏又閑談了一會。知道他結婚以後，便做密昔司希頓的使女。迄今已閱多年，也算是一個心腹。這時那火車已進了倫敦城，萬家燈火，映入車窗。吾問道：只是你爲甚麼來蹤跡？吾婦人笑道：這是出於密昔司希頓的命令，吾也逆料你不認識吾，所以一試這偵探手段。吾的本意原不想來妨礙你的行動，因爲你一向在愁城苦海中討生活呢。吾道：你也憐吾麼？婦人道：吾是個下人，本不該說出這話。不過你結婚後的光陰，實是苦多樂少，從未享過溫柔鄉的艷福。吾很懇切的說道：別的都不必去說，你當真不把吾行蹤告知別人麼？婦人道：先生你放心，吾決不告知別人，決不漏出半個字。吾道：如此，吾便感激不盡了。不多一刻，火車已到了滑鐵廬車站。吾們便分手下車。別時，他又和吾語決不洩漏吾的秘密。吾私心竊喜。想今天總算被吾逃過了。當下就坐了一部單馬車，往屈拉法爾加廣場去。車兒過滑鐵廬橋，吾在車窗中見那一帶長隄，上燈光連綴不斷，一點點宛如繁星。和吾當年晚間出來散步時所見的一樣，離了倫敦雖已六年，一切景色似乎並未改變。六

街燈火映得半天裏也微微帶着紅色。市上車馬紛紛徹夜不絕。香車如水一瞥而過。釵光鈿影都能依稀入目。這種種奇觀吾從前在倫敦的時候夜夜所慣見的那車兒疾馳了好一會已到克萊特大旅館前。那閹人迎將上來攬吾下車。吾就從升降機上到那所定的房間裏去。一面走一面自笑。乞爾西亞市吸了那赫克門一枝雪茄竟奪去吾六年幸福光陰。真個好似白駒過隙飛馳而去。不知不覺中離這倫敦城已六閱寒暑了。如今進了旅館第一要着須把真名隱起用個假名以免種種糾葛。這時那書記生過來見吾沒有行李。瞧着吾似有疑惑之色。吾也暗暗裏失笑。怎麼一個富有百萬的大富豪竟一寒至此。連行李都沒有。那旅館裏的定例吾原知道。倘沒行李須先付二索佛令爲質。吾便照數付了一夜無話。第二天早晨吾出了旅館到斯屈恩市去。這斯屈恩市也是吾息息繫心之地。如今隔了六年回來却還風景依然不過多了幾所壯麗的建築物。那時吾又想着了吾的事務所不知道變成了甚麼樣兒。只是怕被人家認出吾的面龐來。多個糾纏。便先到一家雍髮肆。

中割去鬚鬚。然後更換了衣帽。僱一輛兩輪馬車向老白洛街而去。到了事務所前。只見門上掛着一塊挺大的銅牌。高高的刻着吾名兒。吾跑了進去。飛步上樓。一直
到迴廊之中。却見許多人往來如織。足見這裏着實忙碌。幸虧沒有人覷破吾廬山
真面。吾就下樓出門。回到街上。再抬頭一瞧。那六扇大窗上邊。有幾個極大的金字。
也是吾的名兒。吾看了。這鋪張心裏很爲奇怪。難道吾當眞合着甘奇的話。做了這
城中的有名人物。不成果眞如此。吾在這裏徘徊觀望。甚不妥當。便疾忙坐了一部
馬車。到哀瑟克司街。忽忽進那老屋。走上扶梯。直到吾所住的房間門前。不道門上
已掛着一塊銅牌。上邊刻着律師潘西佛爾與施美爾事務所字樣。吾看了。不覺大
失所望。事已至此。惟有進去探聽探聽兒不的事。據那密司脫施美爾說。他們住在
這裡已經三年。三年前是一家廠裡幾個掌櫃的所賃。吾曾住過此地。他却一些也
不知道。那派荷夫人和狄克達利。他也不認識。吾好不納悶。只得沒精打采的退了
出來。下半年便到吾往時和梅白爾一同散步的那個公園之中。覺得一花一木都

把吾過去的情天樂事一一勾起。只是一想着梅白爾的那封斬釘截鐵的決絕書。就爽然若失。咬着嘴唇幾乎咬出血來。想這糊裏糊塗的六年之中。那美人兒。倏而和吾訂婚。倏而和吾割席。倏而歡樂。倏而悲傷。憑他笑啼雜糅。情海裡波濤萬丈。可憐吾不聞不見。懵然無知。吾在園中足足休息了兩點鐘。忽覺熱氣逼人。很不舒服。就出了公園。到堪新頓花園裡。在樹陰下散步了一會。纔從吾從前遇美之處。那扇大門中出去。向高街而行。一壁在這太陽光中走着。一壁追念往事。猛可裡便想往蒂蒲爾頓司一行。見那梅白爾負荆請罪。把前事解釋明白。言歸於好。正在這當兒。恰好有一部馬車過來。吾跳了上去。和那馬夫說了地址。馬夫加上一鞭。就如飛而去。到了那邊。却見那巨厦依舊在着。吾非常快樂。從馬車裏跳將出來。上去按那門上的電鈴。

第二十四

一會有一個僕人應聲出來。開門。吾問道。密昔司安生。可在。家麼。那僕人答道。先生。

密。昔。司。安。生。已。遷。往。別。處。去。了。這。屋。子。早。租。與。吾。家。女。主。人。吾。道。這。裡。一。切。物。事。也。一。概。出。租。麼。僕。人。道。也。一。概。租。給。吾。女。主。人。吾。道。你。女。主。人。可。在。裡。邊。麼。僕。人。道。先。生。吾。不。知。道。吾。取。出。一。張。名。片。說。道。你。主。人。在。不。在。家。裡。斷。無。不。知。道。之。理。煩。你。把。這。名。片。呈。與。貴。主。人。說。吾。是。密。昔。司。安。生。的。朋。友。特。造。府。奉。謁。有。事。面。談。僕。人。道。吾。女。主。人。若。在。家。裏。自。然。見。你。倘。不。在。家。裏。這。是。無。可。奈。何。的。事。說。着。便。引。吾。進。了。客。廳。自。去。尋。他。女。主。人。了。這。客。廳。即。是。吾。當。年。瞎。眼。時。遇。變。之。地。一。窗。一。門。一。牆。一。壁。都。經。吾。雙。手。摩。挲。過。的。數。分。鐘。後。那。僕。人。來。說。道。吾。女。主。人。尚。在。家。裏。很。願。與。先。生。相。見。一。面。就。領。吾。到。左。面。一。間。晨。室。裏。去。吾。等。了。不。到。兩。分。鐘。便。有。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少。婦。走。將。進。來。先。向。吾。鞠。了一。鞠。躬。他。全。身。穿。着。黑。衣。黑。裳。好。似。服。着。喪。一。般。頭。上。的。頭。髮。也。是。深。黑。之。色。看。他。芳。容。雖。不。醜。惡。然。而。也。不。能。算。是。美。人。櫻。唇。過。厚。瓠。犀。太。露。這。兩。事。便。減。色。不。少。當。下。吾。就。立。起。來。施。了。一。禮。說。道。小。可。此。來。未。免。太。覺。造。次。請。夫。人。見。恕。剛。纔。聽。得。尊。紀。說。密。昔。司。安。生。已。將。屋。子。租。與。夫。人。只。爲。小。可。

恰有一件要事要見密昔司安生夫人能否把他現在的住址相告那婦人熟視了吾一會答道足下既是密昔司安生的朋友如有信件儘可交這裡轉致凡是他的信都過吾手吾道只是吾有非常重要的事須與密昔司安生面談不是信中所能罄的婦人道如此只得請先生恕吾無禮吾不能把密昔司安生住址奉告吾道小可離倫敦已有六年這六年中的事千頭萬緒委實無從下筆所以必須親見密昔司安生婦人道無奈吾也愛莫能助說時那兩隻眸子中現出堅定之狀似乎憑人舌敝唇焦他也一動不動的吾又道小可實是爲了一件很秘密的事兒要一見密昔司安生婦人道這個不干吾事吾不過借他的屋子住可不是替他做招待員時時招待那不速客呢吾道六年前他家住在這裏的時候小可很受他們歡迎的婦人道六個年頭不是一天兩天六年不見兩下裏交情未免打消一些如今你未必受他們歡迎呢吾道夫人說得很明白小可已會意了今天好端端驚動夫人甚爲抱歉至於密昔司安生的住址夫人既靳不吾告小可只得去探聽別人了婦人

道很好。先生去探聽別人，或能如願。倘有信札寄與密昔司安生，吾能設立刻替。你轉致別的事，却不能効勞。吾又問道：夫人可是密司梅白爾安生的閨中膩友麼？婦人微笑道：吾和他家不過是泛泛之交，並非知己。說着揚了一揚手，似已下逐客之令。吾就冷冷淡淡的鞠了一躬，退將出來。失望之餘，便到聖乾姆司街地文歇埃俱樂部去，入到吸煙室裡，耳朵中聽得笑聲人語，鼻子裏聞着煙氣花香，有幾個素不相識的人，都很親熱的來和吾周旋。他們所說的大半是近來的政治商務，滔滔不絕，亘耐吾一無所知，只把別的話敷衍過去。歇了一點鐘，纔出了俱樂部，一鞭西指向康華爾花園乾寧家去。這天乾寧參將恰不在家裏，只見了夫人。吾便把安生家的住址問他。夫人答道：密昔司安生已在三年前同他女兒往外國去了。去後並無書信往來，所以他們母女倆現在在那裏，吾們也不知道。吾急問道：梅白爾已出閣了，沒有夫人道不多時，吾曾風聞那女郎已有了夫婿，不過他在那裏結的婚，吾却不知道呢。吾大驚道：他夫婿是怎樣一個人？夫人道：聽說是個年少貴人。吾道：他的

姓氏夫人。可知道麼。夫人道。一回吾曾聽得人家說過。可是偶然提起。並不牢記。過後便忘却了。吾用着非常懇切的口吻。說道。密昔司乾甯小。可現在很要知道。密司安生的住址。因爲有一件關係於他的怪事。要和他講起。不知道他家最知己的朋友。是誰。夫人可能見告麼。夫人答道。不幸吾一個都不認識。他們母女去得也未免太突兀。離倫敦時。既不來和吾們告別。去後又不寫信來。把行蹤相告。因此上他家近來的消息。竟半點兒不知道呢。吾連連說道。奇怪。奇怪。真奇怪。夫人又道。這事真奇極。怪極。他們爲甚麼斗的潛離倫敦。竟沒一個知道。一去已三四年。仍是音乖黃犬。信杳青鸞。到如今吾不曾聽得過半絲消息。咧。吾道。照吾想來。他們兩人如此舉動。其中定有隱情。夫人道。吾們也是這樣猜測。你想吾家和他家締交多年。好算得莫逆。也不把去處相示。豈不是不可思議麼。夫人和吾閒談了一刻多鐘。又講起許多事。知道他女兒南蕾已在兩年前出閣。嫁了紐喀瑟爾一個船主的兒子。如今住在勃維克盎士維特地方。一對小鴛鴦。你儂吾儂。伉儷甚篤。驀然間吾又想起了那。

夜在蒂蒲爾頓司同席的密司威爾司和那個狡猾神道的赫克門接着便問他認識不認識這兩夫人答道吾平生曾認得一個密司威爾司和安生家交情也很好不過他是個老處女一年前忽地感冒了風寒竟一病不起他先前便住在堪新頓的哀狄司別墅吾道還有一個醜臉的中年人喚做赫克門的夫人可認識麼夫人沈思了半晌答道此人吾並不認識這姓兒吾也不會聽得過他是不是安生家的知交吾道似乎是多年的知交夫人不能再說甚麼吾就興辭而出一連幾天整日的旁皇倫敦市上想尋那母女兩人無奈踏破鐵鞋終無覓處緬懷彼美徒呼負負而已想來他們如此高舉遠引一定有甚麼萬不得已的苦衷別是那久久未破的謀殺案中他們也有連帶的關係麼這一念盤據吾胸臆之中推不開去過了一禮拜吾仍住在克萊特大旅館裏每天只出去亂走奔波東西脚跟無定但是那俱樂部中却絕跡不往怕被人家認出了真面目來頗不方便吾也決意不願再回到但白來去和那妖態百出的老婦人同度歲月這怪事一天不解決吾的心一天不

安樂到頭來必出於自殺而後。己有時想把吾前後所遇的事去告訴別人替吾設法探明。然而吾總恐怕被人譏笑不敢出口。跑倦了回去便獨坐斗室之中靜靜的吸着煙。苦苦的想那件事。誰知用盡了心力。疑團仍未打破。一天早晨吾正看看幾張新聞紙。忽見一張中央新聞的新聞欄裏登着一節道：

城中著名之理財家某君邇來忽爾失蹤。家人徧尋不得。傳聞其出亡之先似罹狂疾。舉止頗失常度。財政界上之明星驟暗。其一良可惜也。

吾看了那句出亡之先似罹狂疾的話不覺笑將起來。吾明明是一個清清楚楚的人。却被人家硬說是狂人。豈非冤枉。吾知道這新聞一出外邊定有許多人在那裏蹤跡。吾到處已佈好了羅網。以後吾只得匿跡銷聲。雌伏幾時。斷不可出去。亂跑。吾躲了約摸兩個禮拜。風聲益發緊急。便想出走外國。免得被他們拿住。當吾狂人般看待一天黃昏時候。斜陽方落。夜色已上。吾偷偷摸摸的走將出來。一路經過拿瑟姆勃萊通道。到維多利亞隄上。這一帶實是非常的清靜幽僻。但有水聲到耳。破此

岑寂和那囂且塵上的斯屈恩市脫拉法爾加廣場大相逕庭這所在也是吾往年
瞎眼時散步之地每逢夏天夜中新月初上那可憐的老派苟夫人往往扶着吾在
這黍晤士河畔往來于那時倒盲目不盲心如今不盲了目却盲了心一切事都
茫然無知這時吾在那樹陰下慢慢兒走去記得吾從前最後一回在這裏走時便
是被馬車撞倒失了知覺那蒂蒲爾頓司謀殺案發生的一夜舉目四眺只見花園
中風呂草紅酣欲然那許多倫敦人做了一天事做得疲倦都坐在長椅上休息更
有一羣一羣的小孩子放了學出來好似沒籠頭的馬都在園中遊玩拍球蹴鞠鬧
得沸翻盈天獨有這一帶長隄上仍是寂然吾頭上恰是樹陰好似一個油碧之幄
晚風陣陣掠過微聞瑟瑟之聲左面便是黍晤士河船隻如雲泊在河心烟囪裏吐
出一卷一卷的黑烟迷漫天空更有無數小艇首尾相銜徐徐乘潮而下一面都是
些崔巍閎壯的建築物矗立暗中宛如極大的怪物那聖保羅大禮拜堂的圓屋頂
也能隱隱入望空中晚霞散綺一片黃金之色刹那間那黃金色又變做灰褐色倫

敦。中。部。的。人。都。說。這。是。落。日。的。餘。光。呢。此。刻。吾。雖。在。那。裏。散。步。心。裏。却。異。常。悲。痛。那。梅。白。爾。安。生。原。是。吾。半。生。最。傾。倒。的。人。真。個。是。整。頓。全。神。注。定。卿。可。是。如。今。這。絕。世。美。人。已。被。人。家。生。生。奪。去。貯。之。金。屋。恐。怕。他。芳。心。之。中。也。未。必。再。記。着。前。度。劉。郎。如。今。吾。實。是。落。在。一。個。失。望。的。淵。裏。深。不。可。拔。吾。半。生。所。遇。的。一。切。快。樂。事。一。切。得。意。事。都。一。筆。勾。銷。只。書。空。咄。咄。百。無。聊。賴。好。似。這。偌。大。世。界。上。已。沒。了。吾。的。位。置。除。了。一。個。死。字。外。再。也。沒。有。別。的。法。兒。吾。一。直。到。了。勃。拉。克。第。拉。耶。橋。便。不。再。前。進。轉。身。過。來。走。了。約。摸。有。二。十。分。鐘。纔。回。到。旅。館。中。正。想。進。房。去。忽。見。那。書。記。生。急。急。的。趕。來。把。一。封。信。授。給。吾。那。信。面。上。寫。着「勃。登。老。倫。司。先。生。收」。幾。個。字。這。勃。登。老。倫。司。原。是。吾。進。旅。館。後。所。用。的。假。名。這。封。信。定。是。吾。的。了。吾。隨。手。拆。了。開。來。裏。邊。却。是。一。封。短。簡。上。面。寫。着。道。「勃。登。老。倫。司。先。生。鑒。今。晚。八。時。望。即。惠。臨。維。多。利。亞。火。車。站。之。白。拉。登。鐵。路。註。冊。處。事。關。萬。急。幸。勿。爽。約」。看。官。你。道。下。邊。署。著。甚。麼。名。却。是。那。不。可。思。議。的。A。E。四。個。字。母。這。名。兒。好。算。得。和。吾。久。違。了。今。天。忽。又。出。現。豈。不。奇。

怪吾定要去一觀究竟看那人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既打定了主意就到一家咖啡店裏胡亂用了晚膳三脚兩步的趕到維多利亞火車站走進註冊處看時那大鐘上恰是七點五十五分八點鐘尙少五分便退了出來到那月臺之上四邊有無數的人在那裏等候火車來來往往極其嘈雜過了五分鐘吾又回到註冊處斗見面前有一個亭亭玉立的美人向着吾驪然微笑吾不覺脫口喊了一聲奇怪飛也似的迎將過去。

第二十五章

那美人兒盈盈的立在吾面前韶顏稚齒曼妙無雙一頭棕色的香雲兩個灰色的星眸頭上戴著一頂絕大的花冠粉頸裏圍著一條皮領全身却穿著玄色衣裳上下一黑看這玉容從前似乎不會相見過但是把那馬夫湯姆威斯脫的話揣摩起來這美人不是那夜在蒂蒲爾頓司救吾性命那個神秘不測的哀特娜是誰吾子細瞧了他一會卽忙脫帽行禮他也深深的向吾鞠了一躬笑着說道吾的面貌足

下。從。未。見。過。今。天。驀。地。相。逢。未。必。認。識。吾。吾。却。認。得。你。是。密。司。脫。希。頓。吾。答。道。不。錯。這。却。是。小。可。的。賤。名。只。是。小。可。也。認。識。令。娘。令。娘。的。芳。名。是。不。是。喚。做。哀。特。娜。哀。特。娜。溜。着。那。秋。波。注。着。吾。問。道。你。怎。麼。知。道。吾。是。哀。特。娜。你。從。未。見。過。吾。的。面。當。年。吾。們。相。遇。時。你。是。一。個。盲。人。呢。吾。微。笑。道。吾。實。是。從。一。個。人。所。說。的。話。中。認。出。令。娘。確。是。哀。特。娜。那。哀。特。娜。微。現。驚。異。之。狀。問。道。怎。麼。說。吾。道。令。娘。的。芳。容。實。是。那。很。可。紀。念。的。早。晨。那。個。送。吾。回。去。的。馬。夫。告。訴。吾。的。所。以。今。天。吾。一。見。令。娘。便。同。稔。識。哀。特。那。頓。時。大。悟。道。噯。是。了。是。了。這。確。是。實。事。說。罷。便。默。然。不。聲。好。似。芳。心。已。亂。頗。有。刺。促。不。寧。的。樣。子。停。了。片。刻。吾。開。口。說。道。小。可。今。夜。得。與。令。娘。把。臂。心。中。說。不。盡。的。快。樂。令。娘。從。前。曾。有。恩。于。吾。幾。年。來。此。心。耿耿。終。不。忘。大。德。時。時。想。一。見。令。娘。當。面。道。謝。呢。哀。特。娜。睜。大。了。那。鳳。目。瞧。着。吾。兩。眼。說。道。這。六。年。之。中。足。下。竟。守。口。如。瓶。不。把。那。夜。的。事。暴。露。出。去。吾。也。十。分。滿。意。吾。道。小。可。當。時。許。令。娘。守。這。秘。密。只。算。是。報。你。救。命。之。恩。罷。了。本。不。足。道。的。說。着。吾。們。兩。人。便。一。同。走。出。火。車。站。哀。特。娜。又。道。吾。也。

爲了足下嚴守那夜的秘密感激之至。所以後來請一個達克透來回復你的目光。使你重見天日。吾道小可爲了這事更感激不盡。一輩子忘不了令娘的大恩。哀特娜不答。向着吾嫣然一笑。百媚俱生。這時吾直好似在夢寐之中。幾年裏不時想念的女郎。哀特娜今夜竟和吾聯袂同行。真是夢想不到的事。吾停頓了一停頓。又道。兩年前小可曾接到令娘好幾封信。約吾相見。令娘那時究竟和吾會面不曾。哀特娜雙波閃閃。露出驚慌之色。說道。怎麼吾和你會面。麼。兩年前吾不曾和你會面。都差別人來見你。吾道。兩年前令娘既不會和吾會面。幾時和吾會面的。哀特娜道。吾不知道。這幾年來纔是今夜第一回與你相見。吾此來實有一件要事相煩。懇你俞允。吾道。甚麼事。請你見告。哀特娜道。這裏是街上不便說話。足下如肯一移玉趾。到吾旅館裏去。吾便剖心相示。細細陳明。吾道。令娘僑居在那一家旅館裏。哀特娜道。吾暫寓挨林頓街塔司旅館。這塔司旅館吾原很熟悉的那位置。恰在辟開狄來和挨林頓街的轉角上。是一所老式的巨廈。生涯倒也不惡。當下吾又問道。令娘獨自。

一人住在那邊麼。哀特娜道：獨自一人，並沒同伴。這回吾特地趕到倫敦來看你。前天吾先到，但白來知道，你早已不在。勃特里薩爾透頓去得個無影無踪。吾道：這個人是誰？告訴你的。哀特娜道：你的管家，他還和吾說，你出亡之前一切舉動都好似發了狂的一般。不多時便飄然而去，去時也不留下半個字兒。說明那去的所在。吾道：後來你就到倫敦來麼。哀特娜道：這個自然。你既不在，但白來吾便到倫敦來了。吾道：這是吾的藏身地和假姓名，你怎麼知道的。哀特娜笑了一笑，答道：這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你是個城中極有聲譽的人，憑你躲在甚麼地方，外邊總有些兒知道。吾道：萬無此理。吾已更姓換名，割鬚易服，輕易斷不會被人探出。吾住在那個旅館裏，到底是那一個和你說的。哀特娜道：並沒甚麼人告訴吾。吾自己探出來的。吾道：那警署裏到處踪跡，吾至今未得怎麼你一探就着。哀特娜道：警署有警署的法兒，吾自有吾的法兒。所用的法兒既不同，所得的結果自然也各異。不一會吾們已到了維多利亞街。吾就立停了，說道：別的事且慢講，只告吾一事。令娘好幾次約吾會。

爲了甚麼事。哀特娜道：你旣來踐約爲了甚事，總該知道的了。吾道：吾爲了不知道，所以動問。其中委實萬分奇怪。吾只記得好幾年前曾在那格洛斯夫諾門前，和令娘有一面之緣。以後並未相見過。吾也並未見過你。差來的人，哀特娜又熟視了吾。好一會纔說道：照吾看來，你那管家所說的，不是虛話。你竟有些狂態。吾道：令娘如何也說吾發狂。吾心中一些兒也不紊亂。便是那夜，蒂蒲爾頓司的事也依舊記得。一明一白。哀特娜聽了玉容上微微變色，囁嚅着問道：甚麼？蒂蒲爾頓司。吾不明白。吾道：蒂蒲爾頓司便是那謀殺案發生之地。那時那哀特娜的桃花之面，頓時暴變。按著酥胸，幾乎不能呼吸。吾一瞧這光景，早知道端的。他一向當吾睡在鼓裏，還不知道那殺人之地。如今吾無意中一提起這蒂蒲爾頓司五字，他聽得分外清明。自然要吃驚不小。哀特娜竭力的鎮住了胸頭，小鹿纔勉強支吾出一句話來道：吾吾想此中定有錯誤。吾道：令娘不必遮遮掩掩。吾早知道你已記起那夜半的血案來了。老實和你說，那發生之地已被吾探出，並且吾又到過那邊去呢。哀特娜不住的

喘着氣低聲說道。又到過那邊去麼。那夜你明明是個瞎子。屋子的形狀也並沒瞧見。後來怎麼會被你探出來。你到底從何着手。吾聳了一聳肩。答道。吾們有一句老話。叫做「殺人之事不能終闕」。凡是謀殺案起。初不論怎樣秘密。後來自然會水落石出。哀特娜道。你如何着手。探出那屋子。快些兒說與吾聽。吾道。其中却有一段極長的故事。這裏不便講。哀特娜道。如此快到吾旅館裡去。吾也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呢。說着。吾們便同坐了一部馬車。向挨林頓街去。進了培司旅館。這所在地位很好。所以一般旅客都來投宿。哀特娜引吾到他一間密室之中。就除下帽兒。脫去手衣。請吾坐了。他自己也在火爐架前的一隻椅上坐下。把臂兒靠着旁邊的小桌子。目無旁瞬的瞧着吾。說道。密司脫希頓。不道六年之後。吾們又得把臂好算是奇事。從前吾曾助過足下。如今吾却要懇求足下。助吾這事的內容也。須秘密。偶一洩漏。便有莫大的危險。吾道。誰受這危險。哀特娜道。有好幾個人。他們的姓名。吾不必披露。吾道。爲甚麼。哀特娜道。不必說。吾道。令娘既須吾相助。務必把實事見告。今夜你

到底要和吾說甚麼事。哀特娜弄着那玉葱上的約指。低鬢不語。一會纔道。吾要懇求足下。慷慨爲懷。助吾一臂。吾道令娘求吾助。甚麼哀特娜道。只消像從前助吾的一樣。吾大驚道。你說甚麼。吾從前在泰晤士河畔。被你救了性命以後。一向不會和你會過。面如何會助起你來。哀特娜嬌呼道。怎麼以前的事。你竟一古腦兒忘却了。吾往昔不是差過好幾個人來見你麼。吾靜靜的答道。夫人。你所說的。吾委實一些兒不明白。哀特娜又喊道。密司脫希頓。你怎麼真個好似失了性靈。如此看來。那管家的話。千確萬確。他原說你離但白來時。舉止很像狂人呢。吾道。吾那裏是狂人。心地十分清明。只爲有一夜。吾在乞爾西亞市一個朋友家裏。吸了一枝雪茄。便失了知覺。等到醒來。不道世上已過了六年了。哀特娜道。你以前所做的事。從此便一些兒不記得麼。這事真奇怪極了。吾道。夫人。你聽了奇怪。吾身歷其境的。更覺奇怪。吾所說的。句句着實。沒一句是嚮壁虛造的你。既說曾經差過好幾個人來見吾。究竟爲甚麼事。能否明明白白和吾說。哀特娜道。你的話。煞是可笑。不論世上怎樣一個。

昏。憤。糊。塗。的。人。也。斷。不。會。把。從。前。種。種。事。完。全。忘。却。呢。吾。道。總。之。那。六。年。裏。的。事。吾。真。一。些。兒。也。不。記。得。哀。特。娜。道。你。既。一。些。兒。不。記。得。吾。來。說。與。你。聽。第。一。事。你。和。吾。政。府。裏。有。財。政。上。的。關。係。你。曾。靠。着。這。上。邊。得。一。份。絕。厚。的。利。益。吾。道。吾。和。政。府。裏。並。沒。甚。麼。財。政。上。的。關。係。你。這。話。那。裏。說。起。哀。特。娜。道。吾。說。的。是。蒲。爾。加。利。亞。政。府。你。諒。來。總。有。些。記。得。吾。曾。居。間。做。中。人。爲。了。蒲。國。政。府。要。造。佛。那。的。船。塢。索。非。亞。的。電。車。和。透。奴。佛。通。到。塞。爾。維。亞。疆。界。上。的。鐵。路。向。英。國。借。一。筆。款。子。一。切。都。託。你。辦。理。你。在。這。上。邊。也。賺。了。好。一。注。錢。不。該。便。忘。却。吾。聽。了。猛。可。裏。記。得。那。秘。書。甘。奇。曾。和。吾。說。過。蒲。爾。加。利。亞。的。太。子。菲。迭。南。有。幾。件。事。託。吾。承。辦。所。以。五。年。裏。便。成。了。一。個。大。富。豪。文。繡。膏。梁。席。豐。履。厚。好。不。安。富。尊。榮。可。惜。吾。都。在。不。知。不。覺。中。過。呢。一。壁。便。向。哀。特。娜。說。道。吾。醒。回。來。後。曾。檢。得。好。幾。張。文。件。都。是。關。於。蒲。國。政。府。借。款。的。事。後。來。離。但。白。來。時。彷彿。也。瞧。見。過。可。是。吾。那。時。還。不。知。道。其。中。底。細。所。以。不。甚。注。意。哀。特。娜。道。蒲。國。政。府。爲。了。財。政。困。難。向。英。國。借。款。不。道。一。大。半。却。進。了。你。的。囊。橐。吾。

道。或。有。這。事。也。說。不。定。令。娘。可。是。蒲。爾。加。利。亞。的。公。使。夫。人。麼。哀。特。娜。道。足。下。如。此。稱。吾。也。好。吾。道。令。娘。今。夜。約。吾。相。見。也。是。關。於。財。政。上。的。事。麼。哀。特。娜。道。不。錯。確。是。關。於。財。政。上。的。事。要。和。足。下。斟。酌。咧。吾。聽。了。這。一。席。話。又。不。覺。咄。咄。稱。怪。誰。也。想。到。這。一。個。嬰。嬰。宛。宛。的。女。子。却。是。歐。羅。巴。洲。一。國。中。的。外。交。代。表。那。過。去。的。六。年。裏。吾。又。靠。着。這。女。子。的。力。變。成。了。一。個。大。富。豪。前。後。的。事。竟。沒。一。件。不。奇。怪。到。極。點。吾。再。細。細。瞧。那。哀。特。娜。舉。止。很。爲。大。方。一。個。聰。明。面。龐。微。含。笑。容。檀。口。中。兩。行。編。貝。似。的。銀。牙。玉。顏。雖。微。微。帶。着。黑。色。却。不。像。是。個。外。國。人。所。操。的。也。是。極。純。熟。流。利。的。英。國。話。和。吾。們。英。國。人。一。模。一。樣。不。想。他。却。是。一。個。友。那。的。外。交。家。呢。一。會。吾。又。問。道。令。娘。今。夜。見。吾。究。爲。何。事。哀。特。娜。躊。躇。不。答。立。將。起。來。取。出。一。隻。很。大。的。文。件。匣。放。在。桌。上。那。匣。面。上。印。着。一。頂。伯。爵。所。戴。的。冠。冕。下。邊。又。有。一。個。奇。特。的。暗。號。哀。特。娜。把。他。手。釧。上。掛。着。的。一。個。小。金。鑰。匙。開。了。開。來。抽。出。幾。張。紙。兒。又。在。椅。上。坐。下。說。道。吾。看。足。下。是。個。很。可。靠。的。人。那。蒂。蒲。爾。頓。司。的。謀。殺。案。足。下。果。然。守。着。秘。密。想。來。別。的。

事你也決不會輕意洩漏出去。失信於吾。吾道令娘既然信託小可。小可敢不自勵。哀特娜又道。足下是那太子最信任的倫敦代理人。吾此來便是奉了殿下之命。有要事和足下相商。吾問道。令娘可是從蒲爾加利亞來麼。哀特娜答道。正是。吾纔是一禮拜前離開索非亞。起初想把這事託那外交代表居却夫氏辦理。後來殿下想交在外交代表手中不甚妥當。萬一洩漏一絲消息出去。於國家於朝廷都有無限的危險。所以託吾相機行事。以掩國人耳目。又喚吾立刻到倫敦來求足下相助。吾道相助的方略如何。請令娘見示。此時吾心裏却想那六年之中。魂兒不在身上。人事不知誰也知道。却變成了財政界上的霸王。居然有蒲爾加利亞赫赫的太子低首下心來求吾援手也好。算是異常榮幸的事了。接着那哀特娜又道。吾帶着殿下的手書在這裏。請足下一讀。說時鄭重其事的拿出一封信來給吾。那信面上果真用着蒲爾加利亞王家的鈐章。吾讀了一遍。說道。這事的內容吾還不甚明白。煩令娘替吾解釋。哀特娜道。吾只得約略說來。那蒲爾加利亞的王位本來不大穩固。爲

了。聖彼得堡和拋脫時動干戈。國無寧日。近來更有岌岌欲墜之勢。國中有許多熱血好動之徒。在那裏密謀起事。傾覆殿下。建設一個共和的政府。這一千人都受了俄羅斯的甘言重幣。鋌而走險。那俄羅斯原是個野心之國。幾年來懷着一個大陰謀。眈眈虎視。已匪伊朝夕。只等蒲爾加利亞一有內亂。便長驅直入。并吞這國度。可是做小國的最是可憐。怕得罪了俄羅斯。不敢逮捕那些革命黨。聽他們自由行動。肆無忌憚。目下雖無大變。然而鬱之既久。火山大爆裂之期。已不遠了。因此太子殿下萬分着急。特地委吾來商借五十萬斯德林（英幣名）求足下助他。一臂吾道。五十萬斯德林。倒是個大數目。哀特娜道。數目雖大。但是足下長袖善舞。不難設法。想足下也決不忍使那太子失望的。吾道太子要這巨款。做甚打算。到危急時。充他私囊麼。哀特娜道。並非並非。殿下借這巨款。實要添辦軍火。犒賞軍士。暴徒一旦揭竿而起。不致於軍心渙散。不戰而逃。太子一片苦心。無非想保全蒲爾加利亞半壁河山。免得入俄羅斯人之手。爲波蘭猶太之續。這一切舉動。自然該嚴守秘密。俄羅斯

的間諜這裏到處皆是。所以太子不敢託那外交代表。吾復笑道：太子倒反而信託小可麼？哀特娜道：太子很信足下。吾道：太子何不替吾想想這五十萬斯德林？可不是小數目。咄嗟從那裏去設法？哀特娜道：足下自己有着要取便取，算甚麼難事？就是被人知道了，你自己面上也有光采。吾道：你不是說這事瀕守秘密麼？哀特娜笑道：吾們早已打算好，外面只說蒲爾加利亞借這巨款，非爲別事，要在希加河上造一條鐵路。從菲立波波立司通到勒司乞克。你看這文件上都已寫明，並且還打好圖樣。咧，吾聽了這話，不得不佩服這美人兒，想得周到，話兒也說得着實圓活。看來他倒在甚麼外交學堂裏得過畢業文憑的一會。吾又道：太子借這巨款，把甚麼東西做担保？哀特娜道：那太子妃所有的珠寶，便是担保。他藏着許多珍珠，都是歐羅巴洲所罕見的。吾便不說甚麼，把那幾張文件翻來看了一遍。那文件上寫着建築鐵路的計畫。從菲立波波立司到哀斯堪薩格拉，通到希加河，到拉司格拉，再和那佛那通往勒斯乞克的鐵路相接。這鐵路一造，就能從菲立波波立司直達勒斯乞

克交通分外利便。上邊寫的大半是法文。所以很容易領會。後面附着特爾加利亞財政總長的宣言書。末尾便是太子的署名。吾看了。想這法兒。倒想得很好。好好把借款的用途暫時掩飾過去。接着吾便含笑向哀特娜道。詐僞手段。却也是外交上的要着。不可少的。哀特娜並不回答。好似有甚麼心事。一般。吾把眼兒注着他那雙灰褐色的星眸。又道。令娘若是依舊不信。吾不把姓名兒告小可也。不信這幾張文件。當他是廢紙。哀特娜笑道。吾忘了。吾的名兒不妨使足下知道。不用秘密。說時。從手袋中抽出一張敝舊的藍色紙來。授給吾。吾一瞧。却是一張英國人的護照。上邊寫着露珊哀特娜格萊荷的名兒。吾還了他問道。這個却是英國人的名兒。令娘可是英國人麼。哀特娜道。吾父親是個英國人。吾却生長在外國的。然而照例也好算是英吉利國民。吾們倆彼此不語了一會。這時窗正開着。但聽得下邊車馬往來的聲音。末後吾纔說道。今夜吾們難得相會。小可有一兩件小事要問。令娘第一事請先回答。那密昔司安生和他女公子現在在那裏。哀特娜一聽這話。似乎吃了一驚。疾

忙鎮定了答道。安生。安生。吾朋好。中並無姓安生的人。吾微笑道。那謀殺案的真相。小可却也猜得一些。令娘何必深諱。恐怕停了回兒。令娘又要不承認。那夜被殺的。是個少年了。再停了回兒。令娘又要不承認。那夜也在蒂蒲爾頓司屋中了。吾這幾句尖刻的話兒。直逼得那哀特娜無口可開。兩個嫣紅的粉頰。霎時泛了白色。顫聲說道。這個已是過去的事。吾們再講他做甚。吾道。吾若舊事重提。告到官裏。或能替死的昭雪。拿住那兇手。按律懲治。哀特娜道。吾爲了當時你許吾永永守這秘密。所以不避艱險。再三救你的性命。又請名醫回復你的目光。如此報酬。總算不薄了。你還有甚麼不滿意。吾道。吾爲了這血案。久不破露。死者冤沈海底。那兇手倒逍遙法外。鴻飛冥冥。因此上十分不滿意。不願再替你保守秘密了。哀特娜大驚失色。喘着問道。你可是要去報告警署麼。吾道。你若不把密昔司安生的居處相告。吾便求助於蘇格蘭場。探出他的蹤跡。來。吾這話故意說得含糊。使他莫名其妙。把這蘇格蘭場四字嚇他一嚇。哀特娜向吾呆了看了半嚮。纔道。你當真要失信於一個婦人去報。

告那蘇格蘭塲。麼照你的意思。到底想探出些甚麼來。吾道。吾只要探出那蒂蒲爾頓司屋中的謀殺案。哀特娜點了點頭。又道。探了出來。於你自己。有甚麼利益。吾道。吾並不想得甚麼利益。但要生生的。拿住那滅絕人道的兇手。替那可憐的苦主吐氣。哀特娜道。談何容易。緝兇破案。足下未必有此能力。勞心勞力。到頭來。只化做空花一朵而已。吾道。照你說來。那兇案永無破露之日。麼。哀特娜道。確是如此。憑他福爾摩斯再生。恐怕也搖頭不能下手呢。吾道。吾若是破了這案。你便和吾宣戰不成。哀特娜道。這宣戰二字。不該用之。吾二人之間。目下彼此很有連帶的關係。須互相扶助。纔是。吾道。只是吾却不願再扶助你。替你守這秘密。清夜捫心。覺得良心上也過不去。哀特娜道。你自己的生命。想來總愛惜的。吾道。難道吾一去。報告了蘇格蘭塲性命。便不保麼。哀特娜道。這個吾雖不敢說。定總之你保守一天秘密。便享一天的幸福。否則就落入危險的盤渦裏去了。吾大呼道。吾可不是個小孩子。你別危言恫嚇。那謀殺案的內幕。你定然明白。密昔司安生的行蹤。也沒有不知道之理。爲甚。

麼。斬。不。吾。告。你。既。不。信。吾。吾。也。不。信。你。那。蒲。爾。加。利。亞。太。子。的。事。休。得。再。提。起。哀。特。娜。翠。眉。微。蹙。答。道。無。奈。你。說。的。那。位。夫。人。吾。委。實。半。點。兒。不。知。道。吾。道。吾。且。問。你。你。究。竟。和。他。相。識。不。相。識。哀。特。娜。道。和。他。相。識。便。怎。樣。吾。道。既。然。相。識。請。把。他。居。處。告。吾。哀。特。娜。道。吾。早。已。回。答。你。不。知。道。何。必。多。費。唇。舌。吾。大。怒。道。好。好。從。今。天。起。吾。們。斷。絕。關。係。以。後。有。甚。麼。事。你。別。再。來。向。吾。饒。舌。吾。當。初。實。是。入。了。你。的。牢。籠。守。了。六。年。秘。密。啣。啣。夫。人。明。天。吾。便。要。把。這。前。前。後。後。的。事。一。一。陳。明。於。刑。事。總。監。之。前。你。和。那。太。子。的。關。係。也。少。不。得。要。申。明。一。聲。哀。特。娜。非。常。鎮。定。從。椅。上。慢。慢。地。立。將。起。來。把。那。幾。張。文。件。放。入。文。件。匣。中。鎖。了。纔。向。吾。說。道。吾。回。去。告。知。太。子。殿。下。說。足。下。不。肯。相。助。吾。起。立。取。了。帽。兒。手。杖。答。道。夫。人。只。照。吾。的。意。思。行。事。你。只。照。你。的。意。思。去。回。報。太。子。好。了。哀。特。娜。放。着。粗。澀。的。聲。音。說。道。倘。有。危。險。你。也。以。身。當。之。麼。吾。道。前。途。果。有。危。險。敢。不。拜。夫。人。之。賜。日。後。如。欲。宣。戰。小。可。也。唯。命。是。聽。說。罷。便。鞠。了一。躬。返。身。而。出。

第二十七章

吾出了培司旅館。便在這夜色沈沈中。沿着辟開狄來。向守格司（譯言演武場）走去。心裏只想那梅白爾安生不知道這一枝解語名花。如今移植何處。吾一向心醉彼美。彼美似乎也傾心向吾。不道吾昏憤中不知怎樣唐突了玉人一封書來。頓把萬丈情絲一刀割斷。只落得風流雲散。天各一方。好不使人心悔。這時吾袋中正藏着那決絕書。吾的心便又繞在那信上。覺得他句句怨而不怒。深得風人之旨。無奈當時一切曲折。吾半星兒不知道。不然也斷不做這喪心病狂之事。使美人心碎。可是如今彼美既不知所往。吾又不能自明心跡。紅絲一縷。萬無繫足之日。正如他信中所云。愛情既已汨沒。將來萬難再合。即使他日能覓相見。恐怕吾未做有婦的使君。他早成了有夫的羅敷。就是兩下裏再言歸於好。可憐已非相逢未嫁時了。吾一壁沈沈而思。一壁向着海麥甘街過去。吾又想明天可要去報告警察。麼若要。去報告警察務必先到蘇格蘭場。把前事詳細陳明。方能下手偵探。轉念想這事又不能

實行吾現在斷乎不能出面。一出面如何對付。但白來那個自稱吾妻的老婦。況且事實也不足單是幾句模糊影響之談。那能作爲證據。想到這裏。那出首報告的心霎時冷了下來。失望之餘。忽忽的回到旅館裏。第二天吾決意要出去尋梅白爾。請他說明決絕的理由。用了早餐。便往蓬毛司去。尋到了梅白爾。當時投宿的那個旅館裏。就進去探問一切。那書記生不敢怠慢。翻出往年的簿籍來。給吾瞧。方知密昔司安生和他女兒。在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五月十二日來此投宿。同住一個頭等房間。住了二十多天。到六月五日。忽地算清了帳。乘傳而去。吾看那信上的日期。恰是六月四日。知道是離旅館的前一天所寄的。吾在這旅館裏所探得的。已盡於此。其餘的事。仍是一片漆黑。乘興而來。只索敗興而返。回倫敦之前。便順道到希頓梅納一視。這數百年飽經風雨的老屋子。却依然無恙。不過裏邊沒人居住。白板雙扉。年久塵封。那看屋的白克斯德老夫婦。早化爲異物。已換了別人。看管又探得那最忠信的派荷夫人。也在兩年前物故。吾希頓家的世僕。都已凋謝盡了。好不可歎。吾在

故居中足足盤桓了一天。又往丟克司白來一行。次日纔回倫敦。吾的心却還繫念那所老屋。記得六年前回去時。甬道中已鞠爲茂艸。無復車輪馬蹄之迹。粉牆未頽。已變做灰色。到處都生滿了綠苔。者番所見。也是如此。並沒甚麼大變動呢。吾既到了倫敦。便暫時把探訪梅白爾的事擱起。再去探那哀特娜。想吾那夜悍然拒絕了他。他心中總不無介介。不知道以後又有甚麼舉動。吾何不留心偵察。夜中就到挨林頓街培司旅館去。那書記生却說。密昔司格萊苟去了兩三天了。他往那裏去的。也未曾說出記得夫人去的前兩天。曾有一隻衣囊送到辟開狄來一家皮箱店裏去修理。那衣囊已經修好。至今不見送來。想來那皮箱店裏的人已直接送到那夫人現在住的地方去了。吾道那皮箱店裏的人。你可認識。麼。書記生答道。不瞞先生。說吾們這裏許多客官。凡是壞了箱籠篋筭。總作成那皮箱店修理。一年倒也不少。所以小可和他們很相熟的。吾道這培司旅館既是他們的老主。願你若去打聽那位夫人的住址。諒來他們定肯見告。不知道足下能否替吾一行。那書記生起初有

些不願意的樣子。只是也未便固却。吾的要求便應允了。忽忽而去。過了約摸一刻鐘。纔興興頭頭的回來。說那夫人尙未遠去。這幾天正住在聖配克拉的密萊旅館。吾既探聽着了哀特娜住址。十分得意。謝了書記生。興辭而出。這天夜中。吾出了克萊特旅館。又換一個假名。到密萊旅館去投宿。想一試吾的偵探手段。窺探哀特娜的行動。這事也是一件冒險事。萬一事兒湊巧。狹路相逢。這就糟了。但是吾生性堅定。一立了決心。便誓死不肯反悔。定要試他一試。不管他危險不危險。吾既定了房間。卽忙去查那旅客單。那知查來查去。並不見露珊哀特娜格萊苟的名兒。却有一個喚做密昔司施賴特的。吾一見這名兒。分外觸目。猛然間想起往年醫好吾眼兒的那個達克透。不是喚做施賴特麼。這個或是那哀特娜新改的假名也。未可知。看他房間是四百六號。和吾的房相去不遠。要探他。倒不是難事。只時時注意那房門好了。第二天早晨。吾果然如願。以償八點鐘時。瞧見那哀特娜從那房裏出來。走過吾的門下樓去了。吾就取了一頂帽兒。追將下去。遠遠地跟在他後邊。哀特娜出了

那旅館。閨人便替他喚了一輛馬車。當下裏吾即見那黑色的倩影徐徐上車。他纖纖玉葱中夾着一封信。哀特娜瞧着那信。把信上所寫的地址讀將出來。閨人又告知馬夫一會那車兒已鱗鱗而去。吾那肯失此機會。近邊恰好又有一部馬車在着。吾忙一躍而上。悄悄地吩咐那馬夫。只跟着前車。蹤其所往。兩馬車若即若離。疾馳了好一會。沿着王十字架路和法林登街一帶過去。又經過了格利哈姆和勞司白。來兩條街。那前車斗的轉向奧斯丁第拉耶司而去。吾車上的那個馬夫倒是個很精細很機警的少年。一到瑟洛毛登街的轉角上。立時勒馬不前。開了頂上的一扇小窗。低聲向吾說道。先生你倘然不要被那夫人瞧見。吾們就停在這裏。他如今已進了荷蘭禮拜堂對面十四號一個事務所裏去了。吾道好好停下來。你去替吾瞧瞧那十四號的屋子是誰的事務所。當下吾又允許了他一份賞銀。馬夫非常高興。答道很好很好。小可替先生瞧去。說着把馬車停在一個妥當些的地方。跳下車來。沿著奧斯丁第拉耶司跑去。十分鐘後纔飛步而來。說那十四號的屋子是一個放

債人毛利遜氏的事務所。吾聽了。早猜到哀特娜。此來定是替那太子籌款。並不爲別的事。只是他爲甚麼驟然間離了培司旅館。改了姓名投宿他處。這可不是可疑麼。吾足足等了二十分鐘。纔見那哀特娜。緋紅着臉。走將出來。停了脚。踟躕了一會。便和車夫說明去處。上車而去。吾也就喚那馬夫跟着前去。不一會。忽見前車已到。了老白洛街。溫乞斯德屋前。哀特娜盈盈下車。提着羅裙。進吾的事務所去了。吾伸長了頭頸。對那幾扇窗。望着望了好久。方見哀特娜。珊珊而出。他旁邊又有一個少年。伴着吾子細一瞧。那知不是別人。却是吾秘書甘奇。兩人出了門。一同上車。吾的車兒又飛也似的趕將上去。轉瞬間已到利物浦街火車站。哀特娜走下車來。去打了一個電報。就同甘奇慢慢兒到克勞斯培霍爾大酒肆中。這時吾不敢再闖。將進去。倘被他們瞧見。一定不能脫身。這個險可冒不得呢。悄悄的向裏邊一看。只見他們兩人已經坐定。正在那裏促膝而談。似乎是討論吾的事。吾在彌旭汨斯甘脫街等了。好一會。仍不見兩人出來。等得很不耐煩。便到隔壁一家酒店裏。喝了一杯車。

厘酒吃了些餅乾那馬夫是個可兒也不使他向隅請他喝了半賓脫半個鐘頭已銷磨過去那哀特娜和甘奇也出來了甘奇替哀特娜喚了一部馬車就握手告別吾仍跟着哀特娜一直回到密萊旅館謝天謝地不會被他覺察今天做偵探第一回出馬總算告厥成功凱旋而歸

第二十八章

吾鎮日價鷹瞵虎視留心那哀特娜有兩天他忽地杜門不見踪影吾好生奇怪立刻去打聽他的使婢可是這種做下人的只抱着一個金錢主義你只消掏出一半個索佛令放在他手掌之中頓時能殼使他開口吾也從利用金錢入手果然一試就見成效那使婢告吾說這兩天那夫人受了風寒玉體微覺不適所以不能出來當下吾便買通了他和他說吾在這旅館中實是要探那密昔司施賴特的行動偷能相助以後必有重酬那使婢聽得有重酬自然高興立即滿口應允下來第二天午後哀特娜出門去了吾便想到他房裏去檢查一切書信文件如有所得於謀

殺案上。或能放一線光明。吾悄悄地進了房。那使婢不但不梗吾事。反助吾搜索。只是搜來搜去。並不見重要之件。但有幾張關於商業上的憑單。和一二封不甚緊要的私信。那信都是哀特娜住在拉愛特皇家旅館時候收到的。又向四邊一望。只見那隻文件匣。也在房中。可恨那鑰匙。挂在哀特娜手釧上。不能一瞧他的內容。吾一無所得。甚是失望。然而也不願空手出去。再聚精會神。子細搜檢。搜了好久。纔在衣櫥中。一件衣服的袋裏。搜出一張團皺了的紙兒。來一看。却是三禮拜前從蒲爾加利亞菲立波波立司打來的一個電報。上面寫着拉愛特皇家旅館密昔司格萊苟收字樣。吾急欲知道他說些甚麼。或是關於吾的事也。論不定無奈。看去一些兒不懂。滿紙都寫得奇形怪狀。不是暗號。便是斯拉夫字。竟半個字也不識。只得捺下這個。再去搜別的文件。末後方在一件灰褐色的騎馬衣中。又尋着了一封信。吾一瞧便見吾的名兒。頓時引起吾的興味。來就從頭讀道。

希頓最近之消息。想君已聞之於君友甘奇矣。日前渠忽發見於但白來一巨厦。

之一室中頭上已受重創。性靈似亦喪失。達克透謂發狂之象。業顯然呈露。擬禁錮之。未果。而希頓已潛遁。迄今尙無踪影。或謂渠於財政上有一難以解決之事。故憤而自戕。此說確否尙未可必。然而此事實可謂爲城中一大疑案。水落石出之日。不審在何時也。近聞希頓失踪。垂月餘。其財政界上之地位亦復一落千丈。顧此君信用猶未全失。大可爲吾輩利用。君脫能得其人。趣籠絡之。惟萬萬勿使之開口。始得君其誌。吾言毋忽。諸事祇須探之。甘奇。然後走函告吾。

那信上既不署名。又無發信地址。不知道這一封奇奇怪怪的信。到底是誰寄來的。看那郵印是倫敦東部。吾再讀了一遍。然後放在原處。回到自己房裏去。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那使婢送熱水到吾房裏來。說今天十一點鐘。密昔司施賴特便離旅館。他往了。吾一聽得這個消息。就把行囊收拾收拾。畧走得早些。先在外邊等着。到得哀特娜出來。卽忙跟在後邊。至維多利亞火車站。又遮遮掩掩。躲躲閃閃。上了火車。一直跟他到白拉頓。一到那邊。哀特娜在一個梅屈波爾旅館中卸下行裝。吾便

也。在這旅館裏住下。然而吾雖和他形影不離。他却不會覺得。哀特娜進了旅館以後。不大出去。有時趁曉日起時。張了一柄淡紫色的羅傘。沿着大街一帶散步。有時等斜陽落時。到河邊碼頭閒遊。片刻呼吸夜氣。日中只獨坐斗室。看小說消遣。並不和人會面。看來他到此尚無一定的目的。惟以銷磨光陰。斷送白日爲事。兩禮拜後。哀特娜忽爾離了白拉頓。往哈斯丁司盤桓了幾天。又往伊爾第拉考姆。八月末一天黃昏時。纔到赫爾。吾一路跟着寸步不離。到了赫爾。彼此都住在東北旅館中。算來吾踪跡。那哀特娜已有一個月。看他舉動毫無可疑之處。他進了東北旅館。只出去過兩回。一回到法脫第拉耶甘脫。一個文具通那邊去。一回到電報局裏去。以外只閉門獨處讀書。自遣便是。用膳也在他自己房裏。看他外狀仍和在白拉頓和伊爾第拉考姆一樣。好似在那裏時候。甚麼人一般。進旅館以來。倏已一禮拜。一天夜中九點鐘時候。吾從咖啡室裏出來。回到房裏。正想出外散步。忽聽得哀特娜房門上有剝啄之聲。知道有人來和他會面了。吾的房原和哀特娜的房只有一牆之隔。

一面有一扇門鎖着。開了便能相通。吾連忙靜靜的立在那門前側耳聽着。却微微聽得有收拾紙兒的聲音。關箱子的聲音亂了一陣。纔聽得一聲門響。那客人已進去了。接着有一個微帶外國音的男子聲音說道。哈哈。吾親愛的哀特娜。今天在此相逢。喜出望外。吾怕你早已離此。他往此來。定來不及和你把臂了。那知尙得一見有幸。有幸。哀特娜答道。吾已等了你好幾天。真個望眼將穿。咧。那男子微唱一聲。似已坐在椅上。又聽得他說道。吾來得遲了。這回委實是死裏逃生。那事的實情已被奧斯屈木夫那厮知道。哀特娜驚呼道。怎麼那秘密已暴露了。麼。男子道。已暴露了。哀特娜大呼道。這個如何使得。男子道。確已暴露。並非撒謊。吾這回逃出國境。真是九死一生。那奧斯屈木夫的許多走狗。一刻不離的跟在後邊。直跟到維也納。吾竭力的想逃出他們掌握。便溜往柏林。到了柏林。露斯克忽然給吾一封信。說那警察總監已有照會。頒到德京警署。請一體協拿。吾這一驚非同小可。不敢再坐郵船。一徑到英倫去。又風聞那警察們正在喀來。盜脫華泊奧斯堆特福而克司。冬達耶泊。

各地到處踪跡。吾吾心驚膽戰。就一口氣跑到考配海根搭了一隻小火輪。到古生堡。然後再坐火車到克立司梯阿。那吾纔是一點鐘前從那邊到此。咧。哀特娜道。好長的路程。只是這英倫也不是你的安樂土呢。那男子道。自然不是安樂土。吾只圖目前暫時安身。那天殺的警察總監奧斯屈木夫已打電報給各國總警署說明吾的面貌。并且要求他們拿住吾。引渡回國。哀特娜道。你也有這一天。真是想不到的。還有那露斯克白勒姆哈脫施乞第三人如何了。那男子道。那施乞第已在吾出亡之日。在索菲亞被捕。白勒姆哈脫逃到佛那。後來在一艘運貨船上渡到英倫來的時候。也被警察們生生拿住。吾這回不會作網中之魚。真好算得不幸中之大幸。哀特娜悄然說道。你別這樣大聲大氣。萬一隔壁有人聽着。可不是頑。這時吾微聞脚步之聲。向着門走來。吾知道那男子來試這門了。那男子輕輕推了一推。見是鎖着。便又回將過去。一會聽得那哀特娜問道。你可知道那個去報告警察總監的人。是誰。男子答道。咳。現在吾還不知道。到底是那一個惡賊。奴別是你那幾個倫敦朋友。

洩漏的麼。哀特娜道。吾的朋友。你說的是誰。那男子道。你的朋友。你自己總明白。哀特娜道。但是吾們的事。吾許多朋友中。並無一人知道。男子道。這話可當真麼。哀特娜道。當真。男子停了一停。又道。那太子借債的事。怎樣已有些頭緒。麼。哀特娜微嘆道。尚無頭緒。這事很不容易措置。吾曾有一封信寄給你。可收到了。沒有。男子道。不曾收到。大約那信到時。吾早不在。索菲亞了。哀特娜道。吾們一個很有用的傀儡。希頓。驚地裏失了性靈。吾那封信中。便是報告這事。那男子道。他可是發了狂麼。哀特娜道。看他很像。是發狂。吾把太子的事。懇他相助。他竟嚴辭拒絕。吾們滿腔的希望。已變做一縷輕煙。化爲烏有了。男子大聲道。怎麼你竟完全失敗。麼。哀特娜道。直好算得完全。夫敗從此。那斯和吾斷絕關係。一毛不拔。那男子咆哮道。可殺的惡奴。只是吾們須求天助。不可失望。吾想最後的一法。惟有武力去脅迫他。哀特娜道。使不得。使不得。吾們有一件秘密事。已被他知道。一決裂。怕就要洩漏出去了。男子道。他如今在那裏。哀特娜道。他的行蹤。沒有一個人知道。吾曾見過他一次。如今忽又不

見他初發狂時就潛離。但白來棄家。出亡他老婆。百方尋覓。迄無蹤影。後來竟生起病來。前幾天甘奇寫信給吾說。那夫人壞了血脈。已嗚呼哀哉了。上禮拜四葬在勃特里薩爾。透頓夫婿未得黃壤。遽掩也是一件可悲的事。他逝世的消息已見。昨天新聞紙上。吾聽了這幾句話。嘴兒張開了。合不攏來。想那老婦既死。從此吾好自由了。想着心裏。趨趨不置。又聽得那男子說道。馬丹你確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不論把甚麼事託你。都能得美滿的結果。不過太子這件事。你却未曾顯出大才來呢。哀特娜道。吾也無法可想。只得辜負太子了。男子道。殿下把這國家大事全權奉託何等信任你。你却一籌莫展。鎮日的坐在這裏。虛擲光陰。半點兒不能助他。哀特娜道。那太子正下令捕你。你却還苦苦的助着他。豈不奇怪。男子道。這都是奧斯屈木夫那斯的主意。怨不得太子殿下可沒有權力管警察總監呢。哀特娜道。你既逃出了蒲爾加利亞。現在托足英倫。可能安然無事麼。男子道。目前或可無事。以後吾們相遇。只假做不相識的。免得惹人起疑。哀特娜道。自然該如此。彼此方可無事。男子道。

那密昔司安生和他的委託人已去遠了。沒有哀特娜道他們早已在安全之地。那希頓一見了吾就問起他們。吾只一味敷衍過去。說是不相識的。說着兩人都笑了一笑。一會那男子又問道。那夜的事。希頓已完全知道了。麼哀特娜道。那事發生之地。已被他知道了。男子陡的大聲喊道。怎麼你不是說那時他是個瞎子麼。哀特娜道。那時他原是一個瞎子。不知道後來怎麼會被他知道的。男子道。他曾當面和你說起過。沒有哀特娜道。他早已和吾說起過。並且說那事的內容。他也知道得一明白。一白男子聽了。不則一聲。那哀特娜也不說甚麼。兩人久久無語。隔室中不聞纖響。好似沒有人在那裏。一般。吾立在那門前。心裏却追味他們剛纔說起密昔司安生的一句話。那委託人三字。不消說定是梅白爾的代名詞。吾如今並無別的希望。只望他們無意中漏出吾意中人的住址來。便感謝不盡。停了一刻。那男子纔開口道。不知道那件事中。希頓到底知道得詳細不詳細。哀特娜道。吾恐怕他知道得太詳細了。大非吾輩之福。兩下裏又沈默了好久。那男子先說道。那羅斯克已到倫敦。吾

須得見他一面。哀特娜做出一種驚異之聲。說道：「他已在倫敦麼？」照吾想來，未必是實事。這時或者正在索菲亞警察的手中呢。男子道：「他並未被捕。」那奧斯屈木夫的計畫也是他第一個知道。所以一警告吾，便夤夜出走。聽說他從脫利司脫坐了一艘小火輪，一逕逃到倫敦來的。哀特娜道：「他既在倫敦，你何必再去和他相見？」若被人家知道，便陷入危險之域。男子道：「吾們都有連帶的關係，吾有危險，他也有危險。同歸於盡，倒也是一件樂事。」哀特娜道：「你和他締交未久，並非生死之交呢。」男子道：「如今你不必饒舌，且拭目看吾們倆以後的事。」哀特娜道：「想來你們日暮途窮，又要去幹那不道德的事了。」此刻吾預先聲明一聲，以後你們做了甚麼事，與吾無涉。男子悻悻說道：「好一個乖人，吾們得勢時，便興興頭頭的來附和，一朝失勢，就斷絕關係。惟恐不速，只是區區，也不是好惹的人。只須在太子前輕輕進一句讒言，立刻能穀你前途洞黑如漆。」哀特娜一塵不驚的說道：「你把這個恫嚇吾麼？」男子怒道：「恫嚇你，你便怎麼樣？」吾們這回失敗一半兒，實是被你貽誤。吾們只把你出氣，須知在下恫。」

嚇的話總有實行之日。不是單在嘴上說說的。哀特娜道：你和吾相識已久。吾的性質諒已知道。凡是與大勢不關重要的事。吾不願做。男子道：吾也早如你是個最狡猾最善趨避的婦人。只是在那希頓跟前怎麼軟了下來。你放出許多手段。千方籠絡。想把他做傀儡。不道到頭來你却輸了一着。反做他的傀儡。哀特娜道：然而吾總不怕他。就是他。知道那事實情去報告警署。沒有證據也是沒用。當時他是個瞎子。甚麼都瞧不見。說來牛頭不對馬嘴。誰去信他。況且現在已變了狂。人人家更不會信他的話兒了。男子道：你別大意。不論他怎樣癡呆。留着總不妥當。必須出些辣手滅了口。纔是吾聽了一嚇。一個迴旋。想這是怎麼說起他。明明在那裏鼓動哀特娜殺吾了。但是常言道：有備無患。你們不論使甚麼毒計來。吾早在這裏磨厲以須。咧。正在這當兒。忽聽得那隔壁又有叩門之聲。接着門開了。彷彿有一個人走將進去。聽那語聲。知道是旅館裡的侍役。說有一位客官喚做密司脫落斯克的。在外邊求見。侍役去後。那男子高聲說道：他到這裏來尋你。定有甚麼萬分重要的消息。咧。哀

特娜不答。一會那門又閉的開了門來。一陣脚步聲中。早來了一人。想來就是那個密斯脫落斯克了。落斯克一進那門。先約略說了幾句話。吾細細聽去。一些兒不明白。原來他說的並不是英國話。鈎軸格磔教人無從索解。那哀特娜和那男子却默然不聲。似乎吃驚不小。一時開不得口的樣子。停了好一會。兩人纔和那落斯克唧唧噥噥的講起話來。聽那聲音甚是奇怪。似是斯拉夫話。吾聽了半點兒不懂。心中却又想起那蒂蒲爾頓司的謀殺案來。記得那夜我在客廳裏聽得內室中低語之聲。也和這聲音差不多。剎那間腦海裏愉快迷離。疑雲叢積。想這疑案的一把鑰匙。定在那梅白爾安生手中。如能尋到了梅白爾。百事不難立解。可是如今這美人兒芳踪渺渺。如在天上。不知道何日方能掃盡那疑雲呢。三人又娓娓細語了半點多鐘。那兩男客纔和哀特娜告辭。吾一聽得啓門之聲。疾忙滅了燈。輕輕的把房門開了。向外邊瞧時。只見他們兩人正並肩走着一壁講話。一壁沿迴廊過去。一個是短小。黑鬚。四十左右的人。穿著一身黑色衣服。辨他聲音。分明是先前和哀特娜講話。

的那個男子再看那露斯克年事似在五十五歲上下瘦伶伶的幹兒兩頰上留着兩絡灰色的長鬚下頷上却剃得牛山濯濯不留一根身上穿着一襲外衣頭上戴着一頂綢帽看來他執業似較那同行的爲高一切舉止饒有名貴氣咧兩人既去吾就閉門而入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十點鐘時忽聽得隔壁哀特娜按呼人鈴的聲音停了幾分鐘那使婢來了又聽得他說道這兩封信你快替吾去投在那信箱裏吾的賬單也從速去取來一到十點四十五分便要走了使婢應聲而去吾私念那兩封信是寄給誰的何不去瞧他一瞧或者有裨於吾正想開門出去那知己來不及那使婢早把信兒投在信箱之中原來那信箱正在扶梯下寫字檯的外邊所以轉瞬可達不一會聽得迴廊裏裙幅之聲知道他早已上樓來了吾遲疑了半嚮倏然間計上心來取出一個信封寫上地文歇埃俱樂部收幾個字裏邊放了一張白紙便走下樓去投入箱中一面又假意做出憤憤之狀走進寫字檯向那書記生道吾投了一封信在那信箱中忘貼了郵票足下可有那箱上的鑰匙麼書記生道

先生那信箱是郵局放在這裏的鑰匙却有一個在這裏吾道如此煩你替吾一開因爲那信很爲重要若沒郵票怕不能送到吾一時鹵莽累足下費神抱歉之至那書記據謙着從抽屜裏掏出一個鑰匙開了信箱取出六七封信來一一舖在檯上吾留心看時只見內中有兩封却是一色淺藍的信封看那封面上的地址一封是寫着「哈姆斯堆特亨利王路九十八號甘區古洛夫先生收」字樣再瞧那第二封心中頓時貯滿了快樂不知不覺的跳動起來原來上邊明明白白寫着「倫敦萊哈姆旅館密司梅白爾安生啓」幾個字吾隨手把一個郵票貼在那假信上就飛步上樓立時算清了帳預備往倫敦去不道那哀特娜忽爾變了初志和那使婢說他尙須勾留數天今天不離赫爾了只是吾既得了玉人消息迫不及待也不再注意此女收拾定當便離了東北旅館坐那十點四十五分的火車汽笛聲聲中飛馳向倫敦而去。

這天午後五點鐘時候。吾已到了萊哈姆旅館之前。從兩輪馬車上跳下來。掏出一張名片。到寫字檯上去問那密司安生。書記生看了看吾的名片。又對吾看了一看。當下便領吾入到一間小室之中。數分鐘後。却見一個中年人手中執着那名片。走將進來。很恭敬的向吾道了安。說道那殿下已坐了車兒出去了。小可便是他的秘書。足下如有所事。儘可告知小可。吾微笑道。殿下麼。足下別是弄錯了。在下要見的是密司梅白爾。安生並不要見甚麼殿下。那人看了吾一眼。似有詫異之狀。說道這安生二字。便是殿下。的。贖名。他的。品位。門第。足下。豈不知道麼。吾囔道。不知道。不知道。吾和密司安生締交已有六年。他的。品位。門第。却未深悉。足下。能否見告那秘書道。那密司安生。實是奧地利亞大皇帝法朗昔約瑟陛下的第三公主梅麗哀立沙白梅白爾殿下。吾大驚道。梅白爾。却是一個赫赫大皇帝的掌珠。這個使不得。那秘書聳肩笑道。這事不但你聽了。驚異別人聽了也。都驚異。只爲殿下。從小僑居英倫。所以一切舉止動容。都像。是英國人。誰也料到他。却是個奧地利亞的公主。吾掉頭。

道吾總不信這其間定有錯誤了。說時吾心中兜的想起了往年的影事來。記得他和吾一同在堪新頓園中聯袂散步的時候。待吾何等溫存。並無半星子倨傲氣。若是天潢貴胄。斷不肯垂青於吾一介平民。晚一會那秘書又道。你不必多疑。吾說的並不哄你。足下此來究竟有甚麼事。要見殿下。吾道這是一件私事。小可不便奉告。秘書冷然道。這幾天殿下不見賓客。請足下改日再來。罷。吾道。你只替吾把這名片呈上。說小可有十分重要的事。要和他面談。那秘書躊躇了半響。纔道。足下既是殿下的友人。等他回來時。小可儘可替你。把這名片呈上。但是。足下住在那裏。務須見示殿下。倘願見你。小可好立刻馳書奉白。吾道不必勞足下費神。小可不妨在此少待。恭候殿下回來。秘書道。這個不能。今天殿下忙得很無暇。與你相見。正說時。那門忽地開了。吾那個如花如玉的意中人。梅白爾。早亭亭的立在門前。吾們相視無語。了好一會。梅白爾。纔嬌聲喊了一聲。密司脫希頓。伸着那柔荑過來。和吾相握。吾乍見玉人。魂靈兒好似已飛上半天。半句話也說不出來。秘書見吾們兩人這種親密。

之狀。不便久留。就閉門自去。吾定了神。注着梅白爾。秋波喊道。這幾月來。吾何處不尋。到今天纔見你芳容了。梅白爾低聲道。情絲已斷。爲甚麼又來尋吾。薄命之人。吾道。吾已尋了你好久時。時留意處處。經心須知。吾一片愛情。至今未變。仍和吾們第一回邂逅時一樣。梅白爾莊容說道。別再哄吾了。你當年忍心取消婚約。說也不向吾說一聲。竟悄然而去。吾的心直被你寸寸搗碎。至今思之。猶有餘痛。現在你既床頭有人。不該再用了。這詐僞之舌。來哄吾。失意人呢。吾急道。啊。啲。愛卿別錯怪了人。吾愛你的心。仍像火一般熱。何嘗稍變。至於那個老婦。吾和他素不相識。不知道這三生石上一重公案。到底怎樣做下的。虧得如今他已死了。梅白爾喘着說道。他是你的愛妻。如何會不相識起來。你的話。吾很不明白。如今他當真已死了麼。吾道。當真死了。這懊懣之物。且丟過一邊。不必再道。梅白爾吾着實愛你。你的門第品位。吾一向不知道。纔是十分鐘前知道的。咧。梅白爾柔聲道。你仍當吾是往年的梅白爾。安生好了。吾緊緊的握住他纖手。說道。多謝你的垂愛。梅白爾吾從那年在參

將。家。裡。見。了。你。後。便。不。知。不。覺。的。陷。入。情。纏。不。能。自。拔。不。知。道。你。芳。心。中。可。還。記。得。康。華。爾。園。中。坐。花。醉。月。的。那。一。夜。麼。梅。白。爾。道。那。一。夜。吾。鑄。之。心。版。終。生。不。能。忘。却。吾。又。道。你。可。還。記。得。吾。們。在。蒂。蒲。爾。頓。司。一。同。用。膳。的。那。一。夜。麼。吾。便。是。從。那。夜。起。好。似。又。重。新。做。人。過。去。六。年。裏。的。事。一。些。兒。也。記。不。起。來。以。後。和。你。訂。婚。和。你。割。席。花。開。花。落。春。去。春。來。可。憐。吾。都。茫。然。無。知。兩。月。前。見。了。你。那。封。訣。絕。書。方。纔。知。道。吾。已。做。了。個。薄。倖。郎。了。說。着。從。衣。袋。裏。取。出。那。信。來。梅。白。爾。道。你。的。事。吾。真。聞。所。未。聞。請。你。到。吾。會。客。室。裏。去。詳。細。見。告。一。壁。便。領。吾。到。迴。廊。盡。頭。處。走。進。一。間。精。雅。華。麗。的。小。室。拽。過。一。把。椅。來。請。吾。坐。了。把。帽。兒。和。手。衣。喚。那。服。侍。他。的。一。個。中。年。婦。取。了。去。這。時。室。中。只。有。吾。們。兩。人。相。對。而。坐。吾。執。着。他。玉。手。把。前。事。傾。箱。倒。篋。的。一。齊。說。了。出。來。足。足。說。了。半。點。多。鐘。梅。白。爾。只。把。那。秋。水。盈。盈。的。橫。波。注。着。吾。檀。口。半。啓。似。有。驚。訝。之。狀。吾。又。把。那。少。年。在。蒂。蒲。爾。頓。司。被。殺。的。事。也。說。了。梅。白。爾。聽。了。立。將。起。來。道。那。少。年。當。真。在。吾。家。裏。被。人。謀。殺。的。麼。那。夜。你。也。在。場。麼。吾。又。盡。情。說。了。一。遍。

梅白爾聽畢。大呼道。好好。這疑團。今天纔打破了。不道那疑案的一把總鑰匙。却在
你手裏。吾尋了已好久。咧。吾道。那事的內容。你既知道了。何不說將出來。使吾也好。
大徹大悟。梅白爾橫波流盼。沈吟不答。一會纔道。威爾福。吾一向瞞着。吾的身世。
惟有乾寧參將。知道吾本。是奧地利的公主。只爲吾母親生平最愛英國。最愛英。
國的國民。所以吾幼時。受洗禮時。就替吾題了一個英國名兒。一到五歲。立刻送到
英倫來讀書。直至十七歲上。纔回維也納去。只是吾僑居英倫。已慣了。那九重深處。
的生活。倒反覺不耐煩。過了三四年。吾已能自主。又重到倫敦。在蒂蒲爾頓司借了
一所屋子住下。和一個英國官員的寡婦密昔司安生共晨夕。只怕外邊知道吾的
出身。索性稱了他母親。兩下裏。倒也相安度日。這英倫三島上。除了乾寧參將和他
夫人外。沒一個知道吾是奧地利的公主。吾道。你系出天家。倒喜歡勾留異國。不
喜歡過那皇宮裏的光陰。麼。梅白爾道。吾的心確是如此。廿一歲時。便出了宮。又到
倫敦來。人家都不知道吾的身世。吾往來。嘯傲何等自由。密昔司安生以外。又有一

個女同伴他名兒喚做格萊苟是個英國少婦從前曾做過維也納一家大家的女教師吾問道格萊苟麼是不是哀特娜格萊苟梅白爾道不錯他便是吾的閨友吾在蒂蒲爾頓司住了一年有一回到一所村屋裏去訪友忽遇見了蒲爾加利亞的儲君亞歷山大親王他是個翩翩年少煞是多情一朝覲面便和吾十分投契以後時時相見彼此的愛情日深一日吾也好幾回喚密昔司安生請他到蒂蒲爾頓司來有影皆雙無肩不並或是花間把臂或是月下談心說不盡的溫存纏綿一天早晨吾忽接到了吾們駐英大使華根司登屈斯堡伯爵一封密信說吾父親聖躬不豫召吾回維也納去即日吾便同密昔司安生離英回國把蒂蒲爾頓司的屋子託了哀特娜格萊苟吾一到維也納就寫信給那亞歷山大親王那知望穿秋水不見回玉只急煞了綠窗思女過了兩禮拜吾又到倫敦來到處尋覓不見他的踪影前數天吾夢中忽見烏鴉孤飛(奧俗以夢鴉爲不祥之兆)想來那情人已遭了不測了吾大呼道如此說來那夜在蒂蒲爾頓司慘死的那個少年卽是蒲爾加利亞的

儲君亞歷山大親王麼。梅白爾道：「吾想一定是他。你剛纔的一席話，真助吾少不。那夜你既從親王袋裏取了那金鉛筆，後來吾們在公園外相遇，你無意中取出那鉛筆來，吾一瞧便知是從前贈與情人的信物，怎麼會落在別人家手裏。從此吾就疑你了。吾道你疑吾是謀殺那親王的兇手麼？」梅白爾道：「那時吾還不知道他已被人謀殺，只知他無端失蹤了。一直到如今懷着這個疑團，纔是今天從你口中探得他的確實消息。」吾道：「你既見了那鉛筆，後來想如何對付？」梅白爾道：「吾一見這東西，便疑你不是個正直君子，定有甚麼曖昧之事。那親王的失蹤，或者也知情，即忙去請了一個警吏設法探你。一夜吾就招你們兩人同來，用膳故意使他與你相見。你可還記得那夜和你同席的那個人麼？」吾道：「怎麼不記得？却不想他是個警吏呢。」梅白爾又道：「後來那赫克門又引你到乞爾西亞市一處屋中，用一枝藏着麻醉藥的雪茄使你失了知覺，把你身上搜索了一遍，取了一個門上的鑰匙。星夜趕到你家裏去，子細檢查，末後也回來說那胸飾結和鉛筆匣雖在你手中，親王的失蹤却

並不與聞。第二天朝上，你略已清醒，只是那頭兒正撞在火爐架的角上，受了重創，便送入醫院療治。一月後，吾再遇你時，你心中好似已空空如也。以前的一切事都忘却了。吾道：吾並未完全忘却。梅白爾道：從此以後，吾疑你的心已消釋了。吾們仍不時把臂，郎情如酒，妾意似醇。你愛吾，吾也愛你。兩下裏就秘密訂了婚約。那長夏中，合歡花開，並頭蓮結實，是吾們兩人美滿快樂之天。那知幾個月後，你的愛情倏而冷了。那時你爲了蒲爾加利亞借款的事，已成了個大富豪得意之餘，早把舊歡置之度外。和一個年紀兩倍於你的老婦結婚，威爾福你想吾當時秋扇見捐何等悲痛。禁不得春愁秋恨，朝啼暮怨。這一顆心兒已寸寸碎了。吾道：無奈這一切事吾都不知道。諒來吾腦兒受了那打擊，知覺全失，所以做事都顛倒。然而吾一片愛你的情，真是鏤心刻骨。至今未曾稍變。梅白爾道：吾見棄以後，獨往獨來，茫茫無主。在英倫又忍痛逗遛了幾個禮拜，纔回到維也納去。投身在皇宮中繁華富麗的旋渦裏，以自排遣。吾道：你離了英倫，那哀特娜格萊荷如何？梅白爾道：那蒂蒲爾頓司謀

殺案發生後的一月，他便和吾分手。直到如今，吾不曾見過他。一面接着，吾就把前月偵探哀特娜的事告他。又和他說起昨夜在那赫爾旅館裏所聽得的密話。梅白爾聽罷，說道：「聽說那婦人和吾分手後，已做了蒲爾加利亞政府的代理人。那親王的事，惟有他一人知道。底細吾們只須去盤詰他好了。」吾高聲說道：「照吾想起來，那謀殺親王的定是這婦人梅白爾。或者是的。」他見吾和親王親暱，自不免起妒忌心呢。

第三十章

夜中梅白爾忽得哀特娜一封信，請他到赫爾東北旅館去一晤。次日一清早，吾便和那警吏赫克門從王十字架路出發，伴着梅白爾同去。進了旅館，吾先去尋到了那個使婢，問他密昔司施賴特去了沒有。那使婢答道：「先生，那密昔司施賴特尚在。這裏他的使女昨天從倫敦到此。此刻他們倆正在室中呢。」吾們便不待通報，不動聲色的闖進那會客室。只見那哀特娜正坐在桌畔寫信。一見吾們三人，立時驚呼。

一聲跳將起來。兩眼骨碌碌的從梅白爾身上轉到赫克門身上。從赫克門身上又轉到吾身上。粉靨上玫瑰之色也頓時消滅。變成了死灰。梅白爾先開口說道。昨天接到你大札辱承寵召。所以今天特來奉訪。哀特娜呆瞧着吾和赫克門問道。只是這兩位先生來做甚。梅白爾道。他們並無別事。只來聽你和吾說些甚麼。哀特娜囁道。吾沒有甚麼話和殿下說。但要問殿下現在住在那裏。梅白爾道。那謀殺案的內幕吾已知道。一二你也不必隱瞞。今天偷不吐實密司脫赫克門便把你捉將官裏去。吾也不顧舊日的交情。控告你一個謀殺親王的罪。哀特娜櫻唇慘白。氣噓噓地說道。吾從未謀殺過甚麼親王。吾能彀證實吾不是兇手。說時玉手亂顫。靠着那桌子支持他的身體。兩個灰褐色的星眸中露出一種倉皇之色。梅白爾很堅定的說道。如此快從實道來。你若有一半虛話。吾立刻到官裏去控訴。別的且不必說。那親王在吾家裏被害。你定然知情。這個你可承認麼。哀特娜嘶聲呼道。吾不承認。吾不承認。說罷垂倒了。那粉頸久久無語。赫克門千方恫嚇。哀特娜依舊好似磕不開。

的鬢兒。一響也不響。只恨恨的瞅着。吾們目光如炬。大有咄咄逼人之態。停了會兒。梅白爾又道。此時你固執不說。一上法庭。一入牢獄。可來不及了。哀特娜微微嘆了一口氣。說道。罷了。罷了。你們聽着。吾把前後的事。一古腦兒傾吐出來了。你們且慢去喚那警察們進來。打斷吾的話頭。梅白爾促道。快說快說。吾們都注意着呢。哀特娜便道。那慘劇發生的前三天。殿下爲了皇上聖躬。違和同密昔司安生起程歸國。那屋子便託吾看守。殿下先前曾約定亞歷山大親王。禮拜三夜中晚膳。這時倉猝離英。不及回絕。只索由他罷了。殿下動身那天。恰是禮拜日。這天午後。忽有一個客人來見吾。他名兒喚做庇屈維克甘區古洛夫。是個蒲爾加利亞人。吾從前在維也納做人。教師的時候。曾和他有一面之緣。據他說。有一件要事。求吾相助。事成之後。以一千金磅爲酬。接着便把那事約略講與吾聽。近來他正和那蒲爾加利亞的財政總長。但尼洛。羅斯克密謀。助那莎勃萊奇的民黨。要設法請那亞歷山大親王。在一張文件上。簽一個字。那文件上寫着甚麼。吾不知道。他既許吾厚利。苦苦的

求吾相助。吾不便固却答應了下來。去時他又和吾說這事毫無危險。但求親王簽個字而已。禮拜三晚上親王果然來了。吾刻意周旋說了幾句抱歉的話。一會却甘區古洛夫和那露斯克也先後聯翩而來。吾又替他們一一介紹。梅白爾道那甘區古洛夫和露斯克居心叵測。突如其來。你和他們又不是深交。怎麼貿貿然助他們行事。哀特娜道起初吾也躊躇了好一會。畢竟利慾薰心。不能自主。竟冒冒失失做了他們的傀儡。那夜亞歷山大親王來後。見殿下不在家裡。非常失望。沒精打采的。同吾和甘區古洛夫一塊兒用了晚餐之後。吾們忽在窗前目擊了一件意外事。便是這密司脫希頓在那大街上被一輛馬車撞倒。那時吾和他尚未相識。見他是個盲人斗的起了一點惻隱之心。吩咐下人們昇他進屋。放在客廳裏的榻上。立刻去請那達克透施賴特來替他。把頭兒紮了。紉布據達克透說。傷勢還不甚重。只須靜養一二點鐘。即能平復。正在這時。那但尼洛露斯克來了。似乎很迫促的樣子。吾即忙替親王介紹。不一會兩人便如莫逆密語了好久。吾纔伴着他們一同到書室裡。

去。喝。了。些。香。檳。酒。三。人。又。各。自。吸。着。雪。茄。不。時。操。着。蒲。爾。加。利。亞。話。互。相。交。談。使。吾。聽。了。不。懂。末。後。那。甘。區。古。洛。夫。便。取。出。一。張。文。件。來。請。親。王。簽。字。說。了。許。多。好。話。那。親。王。猶。豫。了。好。一。會。方。始。下。筆。只。是。還。少。一。個。人。作。證。甘。區。古。洛。夫。悄。悄。的。和。吾。說。那。盲。人。倒。好。算。得。一。名。證。人。吾。就。把。那。文。件。夾。在。一。本。書。中。走。到。客。廳。裏。只。說。是。誕。日。簿。叢。密。司。脫。希。頓。簽。了。名。諸。事。摒。擋。定。當。吾。坐。在。大。洋。琴。前。彈。着。一。支。喬。賓。氏。的。曲。兒。正。在。高。唱。入。雲。之。際。猛。可。裏。覺。得。被。人。擊。了。一。下。接。着。又。聽。得。大。喊。了。一。聲。回。頭。看。時。却。見。外。邊。有。兩。個。人。影。在。那。裏。相。扭。不。解。就。燈。光。中。一。辨。一。個。是。親。王。還。有。一。個。却。是。婦。人。兩。人。扭。了。幾。分。鐘。忽。見。刀。光。閃。處。那。親。王。胸。頭。早。着。了。一。刀。彭。的。倒。在。那。榻。上。吾。不。覺。驚。悸。亡。魂。甘。區。古。洛。夫。和。露。斯。克。也。看。得。呆。了。那。婦。人。却。從。容。不。迫。若。無。其。事。鎖。了。兩。面。的。門。飄。然。而。去。過。了。數。分。鐘。吾。們。三。人。也。一。同。出。了。屋。子。赫。克。門。插。口。問。道。那。時。你。可。瞧。見。那。婦。人。的。面。龐。麼。哀。特。娜。道。那。婦。人。的。面。龐。吾。瞧。得。很。爲。分。明。可。是。這。血。案。起。得。突。兀。吾。們。都。驚。惶。失。措。竟。不。曾。拿。住。他。使。他。漏。網。吾。們。

既出了屋向着甘爾斯頓街走去。一路上那兩人和吾說他們此來本想謀殺親王。使民黨日益鞏固。近來恰好在泰晤士河畔白脫西亞橋柏油廠的附近尋得了一個地窖。子想今夜等他一離蒂蒲爾頓司便喚同黨裏一個人喬裝了警察誘他到那邊去關入地窖。結果他的性命不道天奪其魄死在一個婦人手中也。省得自己動手。不過那做証人的盲人留在世上總是禍水須滅了口纔好。吾聽了他們的話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吾大呼道：他們也想殺吾麼？哀特娜轉身向着吾說道：他們自然想將你置之死地。那夜你從屋中出來之後便有一個倫敦城裏的無賴假扮了警察來誘你。可憐你是個盲人竟墜入彀中。吾心中却十分不忍慌忙趕來營救。要求你嚴守秘密。當時你感激吾救命之恩倒也慨然應允了。天明時吾們在挨爾白街別後吾便同甘區古洛夫飛也似的到你家裏去搜查了。一過想探出你是怎麼樣一個人物回來就把親王的尸骸送到那地窖之中。泰晤士河裏潮水一漲便變了個無影無蹤。這天吾又給了一天假打發開那些僕人們在場上做了一個繡

墊把那血痕掩沒。免得被人見了。起疑。梅白爾道。當時你不是和吾說。潑翻了咖啡。在那上邊麼。哀特娜道。吾撒這個謊。也是迫於不得已。不久吾便和你分手。承落斯克多方汲引。居然做了菲迭南親王兩公子的教師。那時吾正在索菲亞。後來又受了落斯克的囑託。到倫敦來向密司脫布頓商借五十萬斯德林。不道密司脫希頓竟不允相助。他似乎已記起前事。有些兒疑吾了。吾道。那時吾已回復了知覺。所以察破你的奸計。瞭如觀火。只是他們爲甚麼要謀殺亞歷山大親王。哀特娜道。這其間有兩個緣故。一個緣故是爲了他們要秘密借款。殺了親王。便沒有掣肘之人。第二個緣故爲了他們在索菲亞財政部裏通同作弊。虧空了許多公款。怕被親王發覺。殺了他。便能永遠掩飾過去。赫克門道。你剛纔不是說那動手殺親王的是另外一個婦人。不是他們兩人麼。哀特娜道。正是他們倆。並不是兇手。雖有殺親王的心。却不會實行。梅白爾道。他們既然不是兇手。殺親王的。到底是誰。哀特娜抿緊了嘴唇。不答。一會纔道。現在事已至此。吾再守着秘密也沒用。只得把那內幕裏的主要。

人物揭曉了。說著猛可的轉身過去。把一扇通前房的門推了開來。銳聲呼道。你們快進去瞧。那手刃親王的兇手。便在裏邊。吾們三人都跑進房去。却見裏面有一個灰色頭髮的婦人。面白如紙。顛巍巍的立着。梅白爾一見這婦人。大吃一驚。立刻喊將起來道。南太利喬利奧脫吾的使女。吾們聽了。都面面相覷。呆如木鷄。彼此沈默不語。室中寂寂如死。瞧那婦人兩個漆黑的眸子中。現出憤激之色。四肢索索落落。的顛動。停了好一會。纔放出一種破竹也似的聲音來。向着梅白爾嚷道。不錯。不錯。殺那親王的是吾喬利奧脫。吾殺他實是爲了妒忌。密司哀特娜格萊苟自從主人入結識那親王以來。吾一向冷眼旁觀。見他外面雖和主人如膠如漆。煞甚親熱。其實他心坎裏單有這密司格萊苟。吾看了心中十分不平。一面怨親王假惺惺哄騙主人。一面又恨密司格萊苟攘奪主人的意中人。禮拜三那夜。親王來了。密司格萊苟正在那裏彈琴。媚客不知怎樣神驅鬼使。吾驀然間執了一把明晃晃的刀。衝到裏邊去。攻擊密司格萊苟。那裏知道那親王斗的伸出臂來。將吾攔住。沒有刺着。只把

手兒打了他一下。吾憤火中燒，出其不意，拔起刀來，對着親王心窩刺去。親王立時跌倒，一縷幽魂早歸太虛天了。接着又低聲說道：「後來吾便靠着那落斯克度日。昨天纔到這裏來充密司格萊苟的使女。赫克門道：你當時既恨着密司格萊苟，如今怎麼肯做他的使女？」那婦人聽了，呵呵大笑起來，看他樣兒好像已發了狂的一般。哀特娜面上微現憐憫之色，又向梅白爾道：「殿下須知這婦人也着實可憐。從那夜直到如今，一言一行都失了常度，活像是個狂人。所以吾須得將護他，纔是吾道。這事真巧，不可階那落斯克和甘區古洛夫百計想謀殺那親王，不道會逢其適，却有一個婦人替他們下手。」哀特娜又道：「那文件原是一張借契，那夜他們既請親王簽了字，便向倫敦和巴黎的大資本家借起款來。後來忽聽得各處喧傳亞歷山大親王失蹤，那些資本家頓時束手，這借契就作爲廢紙。他們倆錢兒沒有到手，無法可想，只得慫恿吾到倫敦來向密司脫希頓商借五十萬斯德林赫克門道。現在那落斯克和甘區古洛夫在那裏。」哀特娜道：「昨天他們還在英倫那蒲爾加利亞從亞歷

山大親王失蹤之後。全國震動。政界上也突然一變。內閣同時瓦解。那財政部中。虧空公款的案。因之發覺。警察總監奧斯屈木夫下令逮捕。羅斯克甘區古洛夫兩人。治罪。他們無處立足。倉皇出走。倫敦又不是久居之地。此刻大約往澳洲去了。赫克門道。吾們必須拿住他們。萬不可聽這兩個神奸巨蠹逍遙法外。吾點頭稱是。梅白爾乃落淚盈盈。秋波望着吾面。龐說道。虧得你費了一月精神。盡心偵察。纔使那兇案破露。否則便成一樁千古的疑案呢。說時伸出那羊脂白玉般的柔荑。執着吾的手。似有感激涕零之意。吾不知所答。但低下頭去。在那玉葱上親了一個吻。這時那瘋婦暴厲如虎。只對着吾們戟手大罵。哀特娜緊緊的握住他手腕。竭力阻止。他吾和梅白爾看了這情景。很爲不快。便相將退了出去。聽赫克門去發付那兩個婦人。看官。吾這一部離奇幻怪的小說。已到煞尾了。但有一事須告知看官。一天吾在哈萊街醫學專家亨利白倫。但爾先生寓中講起吾六年裏失去知覺的事。據先生說。這種事醫學界上也時有所聞。可是吾當年瞎眼時被馬車撞倒頭兒。已受了重

傷第二回又在乞爾西亞市赫克門家裏觸在火爐架的角上這小小腦兒禁不起兩度重創那感覺力便好似時辰表般戛然而止不能行動六年以後又在那但白來的客廳裏跌在大理石像上說也奇怪那腦兒受了這反擊忽又活動起來感覺力霎時回復只是六年中的事總記不起所以吾和梅白爾的悲歡離合一些兒也不知道梅白爾和吾訣絕後也不再作客英倫回到故國去過那深宮裏的生活後來他母后不幸被無政府黨人羅企尼所刺撒手賓天梅白爾哀毀之餘只天天度他寂寞無聊的光陰而已這是前事不必煩絮且說數禮拜後那南太利喬利奧脫已送入瘋人院中有時歌有時哭有是狂笑有時悲啼可憐他下半世都在這裏邊消磨過去哀特娜格萊苟無顏再逗遛英倫逃往澳洲不知所終那露斯克和甘區古洛夫却已雙雙拿住引渡到索非去歸案審訊他們的歸宿地不消說自然在那森森鐵窗之中了從此以後吾就賣去了但白來的巨廈再向財政界上討生活過了幾天吾去見吾意中人梅白爾握着他那雙纖纖玉手把吾幾年來的心事向他

細說不道玉人多情。竟不吾却。展他粉藕似的玉臂。抱着吾的頭頸。仰着他嬌滴滴的桃花之面。和吾接了一個香溫玉軟甜甜蜜蜜溫溫和和的吻。這一下子。吾知道他芳心已默許了。不久。吾們便結了婚。鴛鴦牒上好注雙星奧地利亞皇帝陛下。也不以公主下嫁平民爲辱。賜吾一個克拉根蒂伯爵的爵位。吾們兩口兒住在希頓花開並蒂。鳥成同命。說不盡的快樂無事時。或往梯洛爾的瑪海堡中勾留數天。遊山玩水。吟風弄月。吾對着這如花美眷。自然躊躇滿志。得意無極。有時綠窗雙影。情話喁喁。和細君講起了前塵影事。便如同隔世呢。

(完)





A541 212 0010 6443B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出版



霜刃碧血記

(定價大洋四角)

編輯者 時報館

發行者 有正書局

印刷所 有正書局印刷所

分發所
北京廠西門
蘇州都亭橋
南京奇望街
天津東馬路
有正書局

14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

新信箋

每	百	張	為	一	套
貢	川	紙	印	洋	參
角	壹	紙	光	雪	壹

已出三種
 時裝仕女
 甲種滿印式
 乙種角印式
 海上新髻
 滿印式